

禅林僧宝传

（宋）明白庵居沙门惠洪 撰

目录

序.....	001
重刻禅林僧宝传序.....	003
禅林僧宝传引.....	004
卷一.....	005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青原六世.....	005
卷二.....	011
韶州云门大慈云弘明禅师.....	011
卷三.....	016
汝州风穴沼禅师.....	016
汝州首山念禅师.....	018
汾州太子昭禅师.....	021
卷四.....	023
福州玄沙备禅师.....	023
潭州罗汉琛禅师.....	026
金陵清凉益禅师法眼.....	027
卷五.....	030
潭州石霜诸禅师.....	030
邵武龙湖闻禅师.....	031
筠州九峰虔禅师.....	033
吉州禾山殷禅师.....	034

卷六.....	035
云居宏觉膺禅师.....	035
澧州洛浦安禅师.....	038
卷七.....	041
天台韶国师.....	041
筠州九峰玄禅师.....	043
南康云居齐禅师.....	045
瑞鹿先禅师.....	046
卷八.....	048
圆通缘德禅师.....	048
南塔光涌禅师.....	049
洞山守初禅师.....	050
南安岩严尊者.....	051
卷九.....	053
龙牙居遁禅师.....	053
永明智觉禅师.....	054
云居简禅师.....	058
卷十.....	060
重云晖禅师.....	060
瑞龙璋禅师.....	061
林阳端禅师.....	062
双峰钦禅师.....	063
九峰詮禅师.....	063
龟洋忠禅师.....	064
卷十一.....	066
洞山聪禅师.....	066
雪窦显禅师.....	067

天衣怀禅师.....	069
卷十二.....	071
荐福古禅师.....	071
卷十三.....	077
福昌善禅师.....	077
大阳延禅师.....	078
卷十四.....	081
神鼎 禅师.....	081
谷山崇禅师.....	084
慧林圆照本禅师.....	085
卷十五.....	089
衡岳泉禅师.....	089
法华举禅师.....	091
卷十六.....	094
广慧璿禅师.....	094
翠岩芝禅师.....	095
卷十七.....	099
浮山远禅师.....	099
投子青禅师.....	100
天宁楷禅师.....	102
卷十八.....	105
大觉璿禅师.....	105
兴化铤禅师.....	107
卷十九.....	109
馮杭政禅师.....	109
西余端禅师.....	110
卷二十.....	113

言法华.....	113
华严隆禅师.....	114
卷二十一.....	118
慈明禅师.....	118
卷二十二.....	124
黄龙南禅师.....	124
云峰悦禅师.....	127
卷二十三.....	130
黄龙宝觉心禅师.....	130
泐潭真净文禅师.....	133
卷二十四.....	136
仰山伟禅师.....	136
东林照觉总禅师.....	138
卷二十五.....	140
大沩真如 禅师.....	140
云居佑禅师.....	141
隆庆闲禅师.....	142
云盖智禅师.....	144
卷二十六.....	147
圆通讷禅师.....	147
净因臻禅师.....	148
法云圆通秀禅师.....	149
延恩安禅师.....	151
卷二十七.....	153
明教嵩禅师.....	153
蒋山元禅师.....	154
金山达观颖禅师.....	156

卷二十八.....	159
法昌遇禅师.....	159
杨岐会禅师.....	162
白雲端禅师.....	163
卷二十九.....	166
大通本禅师.....	166
报本元禅师.....	167
禾山普禅师.....	169
云居佛印元禅师.....	170
卷三十.....	174
宝峰英禅师.....	174
保宁玃禅师.....	176
黄龙佛寿清禅师.....	177
补禅林僧宝传.....	180
五祖演禅师.....	180
云岩新禅师.....	181

序

禅林僧宝传者。宋宣和初。新昌觉范禅师之所次也。觉范尝读唐宋高僧传。以道宣精於律、而文非所长。赞宁博於学、而识几于暗。其於为书、往往如户昏按捡。不可以属读。乃慨然有志於论述。凡经行诸方。见夫博大秀杰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手录而藏之。後居湘西之谷山、遂尽发所藏。依仿司马迁史传、各为赞辞。合八十有一人、分为三十卷。而题以今名。亦既锓梓以传。积有岁月、二十年来。南北兵兴、在在焚毁。是书之存、十不一二。南宗禅师定公、时住大慈名刹。慨念末学晚辈、不见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体。因取其书、重刊而广布之。且以序文属予、俾书始末、传之永久。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迁盖因之以作史记、而言与事具焉。觉范是书、既编五宗之训言。复著诸老之行事。而於世系入道之由。临终明验之际。无不谨书而备录。盖听言以事观。既书其所言、固当兼录其行事。觉范可谓得迁之矩度矣。而或者则曰：迁盖世间之言。而觉范则出世间者也。出世间之道、以心而传心。彼言语文字、非道之至也。於此而不能以无滞。则自心光明、且因之而壅蔽。其於道乎、何有是大不然。为佛氏之学者。固非即言语文字以为道。而亦非离言语文字以入道。观夫从上西竺东震诸师。固有兼通三藏、力弘心宗者矣。若马鸣龙树、永嘉圭峰是也。学者苟不致力於斯。而徒以

撥去言語文字為禪。冥心默照為妙。則先佛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或幾乎熄矣。覺范為是懼而此書。南宗亦為是懼而布之。欲使天下禪林、咸法前輩之宗綱。而所言所履。與傳八十一人者、同歸於一道。則是書之流傳、豈曰小補之哉。傳曰：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後之覽者勉之哉。

洪武六年臘月八日九靈山人戴良序

重刻禅林僧宝传序

摩竭掩室、毗耶杜口。以真 际离文字故。自曹溪滴水、
派别五家。建立纲宗、开示方便。法源一 、波流益洪。同归
萨婆若海。然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从古明大法人。莫
非瑰玮杰特之材。不受世间绳束。是以披缁祝发、周游参请。
必至於发明已事而後已。盖有或因言而悟入。或目击而道存。
一刹那间、转凡成圣。时节因缘、各自不同。苟非具载本末。
则後学无所考证。此僧宝传之所由作也。是书之传有年矣。白
璧纒藉、见出爱慕。旧藏在庐阜、後失於回禄。钱塘风篁山之
僧广遇、虑其湮没。即旧本校讎锓梓、以与诸方共之。十馀年
而书始成。其用心亦勤矣。魏亭赵元藻、一见遇於湖山之上。
慧炬相烛、袖其书以归。嘱予为一转语。予与遇未覩面。今披
是书、知其志趣、千里同风。且见遇觉范。与八十一人者、把
臂并行。若有因书省发、得意忘言。即同入此道场。则灵山一
会、俨然未散。不为分外。宝庆丁亥中春上浣。

临川张宏敬书

禅林僧宝传引

觉范谓余曰。自达摩之来、六传至夫鉴。鉴之後析为二宗。其一为石头。云门曹洞法眼宗之。其一为马祖。临济沩仰宗之。是为五家宗派。嘉佑中、达观昙颖禅师。尝为之传、载其机缘语句。而略其始终行事之迹。德洪以谓、影由形生、响逐声起。既载其言、则入道之缘、临终之效。有不可唐捐者。遂尽掇遗编别记。苴以诸方宿衲之传。又自嘉佑至政和。取云门临济两家之裔。崭然绝出者、合八十有一人。各为传而系之、以赞、分为三十卷。书成於湘西之南台。目之曰《禅林僧宝传》。幸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索其书而观之。其识达、其学诣。其言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辞精微而华畅。其旨广大空寂、然而深矣。其才则宗门之迂固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册。芒寒色正、烨如五纬之丽天。人皆仰之、或由此书也。夫觉范初阅汾阳昭语、脱然有省。而印可於云庵真净。尝涉患难濒九死。口绝怨言、面无不足之色。其发为文章者。盖其绪馀土苴云。

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长沙侯延庆引。

卷一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青原六世

禅师讳 章、泉州莆田黄氏子。幼而奇逸。为书生不甘处俗。年十九弃家、入福州灵石山。六年乃剃发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谒悟本禅师价公。依止十馀年。价以为类已、堪任大法。於是名冠丛林。将辞去、价曰。三更当来、授汝曲折。时矮师叔者知之。蒲伏绳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云岩所付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毕、再拜趋出。矮师叔引颈呼曰：洞山禅入我手矣。价大惊曰：盗法倒屣无及矣。後皆如所言。宝镜三昧、其词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护。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背触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采、即属染污。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则、用拔诸苦。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必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如 草味、如金刚杵。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涂、挟带挟路。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因缘时节、寂然昭著。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毫忽

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观树。如虎之缺、如马之 。以有下劣、宝几珍御。以有惊异、鬻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直、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儿起舞。非情识到、甯容思虑。臣奉於君、子顺於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若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词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昔日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覩面更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偏中至。两刃交锋要回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气。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终归炭里坐。三种渗漏、其词曰。一见渗漏。谓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情渗漏、谓智常向背、见处偏枯。三语渗漏。谓体妙失宗、机昧终始。学者浊智流转、不出此三种。纲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倡俱行。偈曰：金针双锁备、挟路隐全该。宝印当空妙、重重锦缝开。其二名金锁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齐转觉难。力穷寻进退、金锁网鞵鞵。其三名理事不涉、偈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绝幽微。背风无巧拙、电火烁难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礼祖塔。自螺川还止临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为曹。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後叉手。说什么大话。若转得自己、则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曰既有、达摩又来作么。答曰：只为有、所以

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曰：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曰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 著。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子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著。若脱得、拣什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迴。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著。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 痴。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鬻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辨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辨。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 、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曰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子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今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

荡荡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问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什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香严闲禅师会中有僧。问如何是道。闲曰枯木里龙吟。又问如何是道中人。闲曰髑髅里眼睛。其僧不领、辞至石霜。问诸禅师曰。如何是枯木里龙吟。诸曰犹带喜在。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诸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章曰。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章曰血脉不断。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章曰乾不尽。又问有得闻者否。章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又问未审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乃作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有僧以纸为衣、号为纸衣道者。自洞山来。章问如何是纸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体、万事悉皆如。又问如何是纸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诺即脱去。章笑曰：汝但解怎么去。不解怎么来。僧忽开眼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於堂中而化。章作偈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於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若向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僧问五位君臣旨诀。章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至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当审详辨明。君为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问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问如何是臣。曰灵机宏圣道、真智利群

生。问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问如何是君视臣。曰妙容虽不动、光烛不无偏。问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真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又曰：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者、问曰。披毛戴角是什么堕。章曰是类堕。问不断声色是什么堕。曰是随堕。问不受食是什么堕。曰是尊贵堕。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类堕。知有而不碍六尘是随堕。维摩曰：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门头、见觉闻知。只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也。章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与么道。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偈、又注释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 非我 ，我本不是渠 非渠 。渠无我即死 仰汝取舌 。我无渠即余 不别有 。渠如我是佛 要且不是佛 。我如渠即驴 二俱不立 。不食空王俸 若遇御饭、直须吐却 。何假假传书 不通信 。我说横身唱 为信唱 。君看背上毛 不与你相似 。乍如谣白雪 将谓是白雪 。犹恐是巴歌。南州帅南平锺王。雅闻章有道、尽礼致之不赴。但书偈付使者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寻。天复辛酉夏夜、问知事。今日是几何日月。对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吾行脚去。及时焚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门弟子葬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福圆。

赞曰：宝镜三昧其词要妙。云岩以受洞山、疑药山所作也。

先德惧属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种渗漏之语、见於禅书。大观二年冬。显谟阁待制朱彦世英。赴官钱塘。过信州白华岩、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子往慰之、出以授余曰。子当为发扬之。因疏其沟封、以付同学。使法中龙象、神而明之。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亦世英护法之志也。

卷二

韶州云门大慈云弘明禅师

禅师名文偃、姑苏嘉兴人也。少依兜率院得度。性豪爽、骨面丰颊、精锐绝伦。目纤长、瞳子如点漆。眉秀近睫、视物凝远。博通大小乘。弃之游方、初至睦州。闻有老宿饱参。古寺掩门、织蒲屨养母。往谒之、方扣门。老宿扃甚之曰：道道。偃惊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时 度辄钻。随掩其扉、损偃右足。老宿名扃甚道踪、嗣黄蘗断际禅师。住高安米山寺。以母老东归。丛林号陈尊宿。偃得旨辞去、谒雪峰存。存方堆衲坐、为众说法。偃犯众出、熟视曰：项上三百斤铁枷、何不脱却。存曰因甚到与么。偃以手自拭其目趋去。存心异之。明日升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擗出、又自惊栗。自是辈流改观。又访乾峰。峰示众曰：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时、向上一窍偃乃出。众曰庵内人为什么不见庵外事。於是乾峰大笑曰。犹是学人疑处在。乾峰曰：子是什么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乾峰曰：直须怎么、始得稳坐。偃应喏喏。又访曹山章公问。如何是沙门行。章曰：吃常住苗稼者。曰便与么去时如何。章曰汝还畜得么。曰学人畜得。章曰汝作么畜。曰著衣吃饭、有什么难。章曰何不道、

披毛戴角。偃即礼谢。又访疏山仁。仁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曰请高声问。仁即高声问。偃笑曰：今早吃粥么。仁曰吃粥。曰乱叫唤作么。仁公骇之。又过九江、有陈尚书。饭偃而问曰。儒书即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讲师。如何是衲僧行脚事。曰曾问几人来。曰即今问上座。偃曰即今且置。作么生是教意。曰黄卷赤轴。偃曰此是文字语言。作么生是教意。曰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忘。偃曰：口欲谈而辞丧、为对有言。心欲缘而虑忘、为对妄想。作么生是教意。尚书无以诘州之。偃曰：闻公常看《法华经》、是否。曰不敢。曰经曰：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又无以诘州之。偃呵讥之而去。造曹溪礼塔。访灵树敏公、为第一座。先是敏不请第一座。有劝请者、敏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请、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请、敏曰：吾首座已度岭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迟甚久、何来暮耶。即命之、偃不辞而就职。俄广主刘王、将兴兵。就敏决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奁子、语侍者曰。王来、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没。王果至、闻敏已化、大惊问。何时疾、而遽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奁子。如敏所诫呈之。王发奁得简曰。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刘王命州牧何承范、请偃继其法席。又迎至府开法。俄迁止云门光泰寺。天下学者、望风而至。示众曰：江西即说君臣父子。湖南即说他不与么。我此间即不如此。良久曰：汝还见壁么。又曰：从上来且是个什么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诸人道。尽大地有什么物、与汝为缘为对。若有针锋许、与汝为隔为碍。与我拈将来。唤什么作佛、唤什么作祖。唤什么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将什么为四大五蕴。我与么道、唤作三家村里老婆说话。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汉。闻与么道、把脚拽向阶下、有什么罪过。虽然如是、据个什么道理、便与么。莫趁

口快、向这里乱道。须是个汉始得。忽然被老汉脚跟下寻著、没去处、打脚折。有什么罪过、即与么。如今还有问宗乘中话者么。待老汉答一转了、东行西行。又曰：尽乾坤一时将来、著汝眼睫上。汝诸人闻怎么道。不敢望汝出来、性燥把老僧打一掴。且缓缓、子细看。是有是无、是个什么道理。直饶汝向这里明得。若遇衲僧门下、好槌脚折。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横说竖说。天下老和尚、纵横十字说。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与么道、早是作死马医。虽然如此、且有几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响、句里藏锋。瞬目千差、风恬浪静。又曰：我事不获已、向汝道。直下无事、早是相埋没也。更欲踏步向前。寻言逐句、求觅解会。千差万别、广说问难。赢得一场口滑。去道转远、有什么歇时。此个事、若在言语上。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因什么道、教外别传。若从学解机智得。只如十地圣人、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呵、谓见性如隔罗度。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悬殊。虽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烧口。终日说事、何曾挂著牙齿。何曾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何曾触一粒米、挂一缕丝。然犹是门庭之说。须是实得与么、始得。若约衲僧门下。句里呈机、徒劳伫思。直饶一句下、承当得、犹是瞌睡汉。偃以足跛、尝把拄杖行见众。方普请举拄杖曰。看看北郁单越人。见汝般柴不易。在中庭里、相扑供养汝。更为汝念般若经曰。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众环拥之、久不散。乃曰：汝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老僧只管吃饭屙屎、别解作什么。汝诸方行脚、参禅问道。我且问汝、诸方参得底事。作么生、试举看。於是不得已。自诵三平偈曰。即此见闻非见闻。回视僧曰：唤什么作见闻。又曰：无馀声色可呈君。谓僧曰：有什么口头声色。又曰：个中若了全无事。谓僧曰：有什么事。又曰：体用无妨

分不分。乃曰：语是体、体是语。举拄杖曰：拄杖是体、灯笼是用。是分不分。不见道、一切智智清静。又至僧堂中、僧争起迎。偃立而语曰：石头道、回互不回互。僧便问、作么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这个是板头。又问作么生是回互。曰汝唤什么作板头。永嘉云、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万类悉皆同。汝立不见立、行不见行。四大五蕴、不可得。何处见有山河大地来。是汝每日把钵盂一饭。唤什么作饭。何处更有粒米来。僧问、生法师曰：敲空作响、击木无声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阿耶阿耶。又击板头曰：作声么。僧曰：作声。曰这俗汉。又击板头曰：唤什么作声。偃以乾佑元年七月十五日。赴广主诏、至府留止供养。九月甲子、乃还山。谓众曰：我离山得六十七日。且问汝、六十七日事作么生。众莫能对。偃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吃面多。闻击斋鼓曰：鼓声咬破我七条。乃指僧曰：抱取猫儿来。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众无对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寻常道、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尽大地是个法身。枉作个佛法知见。如今拄杖、但唤作拄杖。见屋但唤作屋。又曰：诸法不异者。不可续鳧截鹤、夷岳盈壑。然後为无异者哉。但长者长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举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击绳床曰。适来许多葛藤、贬向什么处去也。灵利底见、不灵利底著我热谩、偃契悟广大。其游戏三昧、乃如此。而作为偈句、尤不能测。如其纲宗偈曰。康氏圆形滞不明。魔深虚丧击寒冰。凤羽展时超碧汉。晋锋八博拟何凭。又曰：是机是对对机迷。辟机尘远远尘栖。夕日日中谁有挂。因底底事隔尘迷。又曰：丧时光、藤林荒。徒人意、滞肌。又曰：咄咄咄、力口希。禅子讶、中眉垂。又曰：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塞却咽喉、何处出气。笑我者多、晒我者少。每顾见僧即曰：鉴咦。而录之

者、曰顾鉴咦。德山密禅师、删去顾字、但曰鉴咦。丛林目以为抽顾颂。北塔祚禅师作偈曰。云门顾鉴笑嘻嘻、拟议遭渠顾鉴咦。任是张良多智巧、到头於是也难施。偃以南汉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而示。即大汉乾佑二年也。以全体葬之。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雄武军节度推官阮绍庄。梦偃以拂子招曰。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我在塔久、可开塔乎。托时奉使韶州、监修营诸寺院。因得绍庄之语、奏闻奉圣旨。同韶州牧梁延鄂至云门山。启塔见偃颜貌如昔。髭发犹生。具表以闻。有旨李托迎至京师。供养月馀、送还山。仍改为大觉禅寺。谥大慈云匡真弘明大师。

赞曰：余读云门语句。惊其辩慧涡旋波险。如河汉之无极也。想见其人、奇伟杰茂、如慈恩大达辈。及见其像、颓然偃坐胡床。广颡平顶、类宣律师。奇智盛德、果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机大用、如月临众水。波波顿见、而月不分。如春行万国。处处同至、而春无迹。盖其妙处、不可得而名状。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呜呼、岂所谓命世亚圣大人者乎。

卷三

汝州风穴沼禅师

师讳延沼。以伪唐乾宁三年十二月、生於馮杭刘氏。少魁、有英气。於书无所不观。然无经世意。父兄强之仕、一至京师。即东归、从开元寺智恭律师。剃发受具、游讲肆。玩法华玄义、修止观定慧。宿师争下之、弃去游名山。谒越州镜清 禅师、机语不契。北游襄沔间、寓止华严。时僧守廓者、自南院 公所来。华严升座曰。若是临济德山、高亭大愚。鸟窠船子下儿孙。不用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廓出众便喝、华严亦喝。廓又喝。华严亦喝、廓礼拜起。指以顾众曰。这老汉一场败缺。喝一喝归众。风穴心奇之、因结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叹曰：临济用处如是耶。廓使更见南院。问曰：入门须辨主、端的请师分。南院左拊其膝。风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风穴亦喝。南院曰：左边一拍且止。右边一拍作么生。风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风穴笑曰：盲枷瞎棒。倒夺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风穴曰：大似持钵不得诈言不饥。南院曰：子到此间乎。曰是何言欤。南院曰好问汝。曰亦不可放过、便礼拜。南院喜赐之坐。问所与游者何人。对曰：襄州与廓侍者同夏。南院曰：亲见作家。风穴於是俯就弟

子之列。从容承禀、日闻智证。南院曰：汝乘愿力。来荷大法、非偶然也。问曰：汝闻临济将终时语不。曰闻之。曰临济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渠平生如师子、见即杀人。及其将死、何故屈膝受尾如此。对曰：密付将终、全主即灭。又问、三圣如何亦无语乎。对曰：亲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门外之游人。南院颌之。又问、汝道四种料简语、料简何法。对曰：凡语不滞凡情、即堕圣解。学者大病、先圣哀之。为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曰新出红炉金弹子。破裂铁面门。又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曰刍草乍分头脑裂。乱云初绽影犹存。又问、如何是人境俱夺。曰蹑足进前须急急。促鞭当鞅莫迟迟。又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曰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又问曰：临济有三句、当日有问。如何是第一句。临济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存。风穴随声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临济曰：妙解岂容无著问。沅和争赴截流机。风穴曰：未问已前错。又问曰：如何是第三句。临济曰：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风穴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为、可以支临济。幸不辜负兴化先师、所以付托之意。风穴依止、六年辞去。後唐长兴二年、至汝水。见草屋数椽依山、如逃亡人家。问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风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岁饥。众弃之而去、馀佛像鼓钟耳。风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风穴入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单丁者七年。檀信为新之、成丛林。伪晋天福二年。州牧闻其风、尽礼致之。上元日开法、嗣南院。伪汉乾佑二年、牧移守郢州。风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馆于郡斋。寇平、汝州有宋太师者。施第为宝坊、号新寺。迎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学者自远而至。升座曰：先师曰。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会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虽然如是、有时问不在答处。答不

在问处。汝若拟议、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参学眼目、直须临机。大用现前、勿自拘於小节。设使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应是向来依他作解。明昧两岐、与汝一切扫却。直教个个如师子儿、吒呀地。对众证据、哮吼一声。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著。觑著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顰眉。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野老安贴。於此明得、梨无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梨。

梨与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识梨么。拊其左膝曰：这里是。欲识老僧么。拊其右膝曰：这里是。於时莫有善其机者。伪周广顺元年、赐寺名广慧。二十有二年。以宋开宝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说偈曰。道在乘时须济物。远方来慕自腾腾。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灯。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书别檀越。阅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禅师。

汝州首山念禅师

禅师讳省念。生狄氏、莱州人也。幼弃家、得度於南禅寺。为人简重、有精识。专修头陀行、诵《法华经》。丛林畏敬之、目以为念法华。至风穴、随众作止、无所参扣。然终疑教外有别传之法、不言也。风穴每念、大仰有讖。临济一宗、至风而止。惧当之、熟视座下。堪任法道、无如念者。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莲目、顾迦叶。正当是时、且道个什么。若言不说、而说又成埋没先圣。语未卒、念便下去。侍者进曰：念法华无所言、而去何也。风穴曰渠会也。明日念与真上座、俱诣方丈。

风穴问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说说。对曰：勃姑树头鸣。风穴曰：汝作许多痴福何用。乃顾念曰：何如。对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风穴谓真曰：何不看渠语。又一日升座、顾视大众。念便下去。风穴即归方丈。自是声名重诸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远处。而念居之将终身焉。登其门者、皆丛林精练衲子。念必勘验之。留者才二十馀辈。然天下称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尝问僧、不从人荐得底事、试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问、恶发作么。僧又喝。念曰：今日放过即不可。僧拟议、念喝之。又问僧、近离何处。曰襄州。曰夏在何处。曰洞山。念曰还我洞山鼻孔来。僧曰不会。念曰却是老僧罪过。又问僧、近离何处。对曰广慧。曰穿云不渡水渡水。不穿云。离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长桥。念曰：与么则合吃首山棒也。曰尚未参堂。曰两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问僧、近离何处。对曰襄州。曰有事相借问、得么。对曰便请。念曰鹞子过新罗。僧入室、念便喝。其僧礼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灭法。曰新罗人吃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谁、僧不对。曰识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别人么。因作偈曰：轻轻踏地恐人知。语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鸡。尝谓众曰：佛法无多子。只是汝辈、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圣出头来、无奈汝何。何故如此。为向汝面、前无开口处。祇为汝自信不及、向外驰求。所以到这里。假如便是释迦佛。也与汝三十棒。然虽如是、初机後学、凭个什么道理。且问汝辈、还得与么也未。良久曰：若得与么、方名无事。又曰：诸上座、不得胡喝乱喝、寻常向汝道、宾即始终宾。主即始终主。宾无二宾、主无二主。若有二宾二主。即是两个瞎汉。又曰：我若立、汝须坐。我若坐、汝须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虽然如是、到这里、著眼始得。若也定动中间、即千里万里。何

故如此。如隔窗见马骑相似。既然如此、直须子细。不得掠虚好。他时後日、赚著汝。有事近前、无事珍重。因举、临济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须单刀直入。还有出来、对众证据者么。时有僧出、礼拜起便喝。临济亦喝、僧又喝。临济亦喝、僧礼拜。临济曰：须是这僧即得。若是别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为这僧会宾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个是宾、那个是主。所以老僧寻常向汝道。这里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时以喝作问行。有时作探竿影草。有时作踞地师子。有时作金刚王宝剑。若作问行来时、须急著眼始得。若作探竿影草时、你诸人合作么生。若作踞地师子时、野干须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刚王宝剑用时、天王也须脑裂。只与么横喝。竖喝总唤作好道理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须亲近上流。博问先知、自己亲证始得。莫与么掠虚、过却平生。他时後日、因果历然。僧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曰 梨在老僧会、多少时。对曰已经冬夏。曰莫错举似人。乃曰：若论此事。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尝作纲宗偈曰。咄哉拙郎君 汾阳注曰：素洁条然 。巧妙无人识 运机非面目 。打破凤林关 荡尽玲珑性 。著靴水上立 尘泥自异 。咄哉巧女儿 汾阳曰：妙智理圆融 。撻梭不解织 无间功不立 。看他斗鸡人 旁观审腾距。争功不自伤 。水牛也不识 全力能负、不露头角 。念道被天下、移宝安山广教院。众不过四十辈。老於宝应。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过岁、作偈曰。吾今年迈六十七。老病相依且过日。今年记取明年事。明年记著今年日。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辞众曰：诸子谩波波、过却几恒河。观音指弥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银世界金色身。情与无情共一真。明暗尽时都不照。日轮午後示全身。午後泊然而化。维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禅师。

汾州太子昭禅师

禅师讳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识沉邃、少缘饰、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师训、自然通晓。年十四、父母相继而亡。孤苦厌世相。剃发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不喜观览。或讥其不韵。昭叹之曰：是何言之陋哉。从上先德行脚、正以圣心未通。驱驰决择耳、不缘山水也。昭历诸方、见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风。尤喜论曹洞。石门彻禅师者、盖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参寻切要知。纤毫才动即差违。金刚透匣谁能晓。唯有那吒第一机。举目便令三界静。振铃还使九天归。正中妙挟通回互。拟议锋 失却威。彻拊手称善。然昭终疑、临济儿孙、别有奇处。最後至首山问。百丈卷簾意旨如何。曰：龙袖拂开全体现。昭曰：师意如何。曰象王行处绝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拜起、而曰。万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捞 鹿始应知。有问者曰：见何道理、便尔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处。服勤甚久。辞去、游湘衡间。长沙太守张公茂宗。以四名刹请昭、择之而居。昭笑、一夕 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马。太守刘公昌言、闻之造谒。以见晚为叹。时洞山谷隐皆虚席、众议归昭。太守请择之。昭以手耶揄曰。我长行粥饭僧。传佛心宗、非细职也。前後八请、坚卧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余人。协削牍、遣沙门契聪。迎请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闭关高枕。聪排闥而入。让之曰：佛法大事、静退小节。风穴惧应讖、忧宗旨坠灭。幸而有先师。先师已弃世。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

哉。昭矍起握聪手曰。非公不闻此语、趋辨严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阃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罢夜参。有异比丘、振锡而至、谓昭曰。会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说法。言讫升空而去。昭密记以偈曰。胡僧金锡光、请法到汾阳。六人成大器、劝请为敷扬。时楚圆守芝号上首、丛林知名。龙德府尹李侯、与昭有旧。虚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罚、复至曰。必欲得师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业已不出院。借往当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师诺、则先後唯所择。昭令设馔、且具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阅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赞曰：风穴倦游。见草屋单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严、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俨临人天。不越阃者三十年。是皆哲人、事业之见於微细者也。然犹卓绝如此。况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观其死生之际。如贾胡传吏、留即留、去即去。呜呼是其所以起临济也。

卷四

福州玄沙备禅师

禅师名师备。福州闽县谢氏子。少渔於南台江上。及壮忽弃舟。从芙蓉山灵训禅师断发。诣南昌开元道玄律师所、受具足戒。芒鞋布衲、食才接气。宴坐终日、众异之。兄视雪峰、而师承之。雪峰呼为头陀。每见之曰：再来人也、何不遍参去。对曰：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峰然之。备结屋玄沙。众相寻而至、遂成丛林。说法与契经冥合。诸方有未明要义、皆从决之。备曰：佛道闲旷、无有涂程。无门为解脱之门、无见作道人之见。不在三际、岂有升沉。建立乖真、不属造作。动即涉尘劳之境。静则沉昏醉之乡。动静双泯、即落空亡。动静双收、即漫汗佛性。必须对其尘境、如枯木寒灰。但临时应用、不失其宜。如镜照像、不乱光辉。如鸟飞空、不杂空色。所以十方无影像、三界绝行踪。不堕往来机、不住中间相。钟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钟鼓不交参、句句无前後。如壮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师子游行、岂求伴侣。九霄绝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到这里、体寂寂、常皎皎。赤赫焰。无边表、圆觉空中。不动摇、吞烁乾坤。迥然照出世者、元无出入。盖名相无体。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因修证、只要虚闲。

不昧作用、不涉尘泥。若纤毫不尽、即落魔界。且句前句後、是学人难处。所以云、一句当机。八万法门、生死路绝。直似秋潭月影、静夜钟声。随扣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道人行处、如火销冰。箭既离弦、无反回势。所以牢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古圣不安排。至今无处所。步步登玄、不属邪正。识不能识、智不能知。动便失宗、觉即迷旨。二乘胆战、十地魂惊。语路处绝、心行处灭。直得释迦掩室於摩竭。净名杜口於毗耶。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释迦绝视听而雨华。与么、现行无疑、此外更疑何事。勿栖泊处、离去来今。限约不得、寻思路绝。不因庄严、本来清净。动用语笑、随处明了、更无少欠。时人不悟、妄自涉尘。处处染著、头头系绊。纵悟则尘境纷纷、名相不实。更拟凝心敛念、摄事归空。随有念起、旋旋破除。细想才生、即便遏捺。如此见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入。冥冥冥冥、无觉无知。塞耳偷铃、徒自欺诳。我这里则不然也。更不限门旁户。分明句句现前。不属商量、不涉文字。权名出家儿、毕竟无踪迹。真如凡圣、地狱天堂。皆是疗狂子之方、都无实事。虚空尚无改变、大道岂有升沉。悟则纵横不离本际。到这里凡圣也无立处。若向句中作意、则没溺汝。学人若向外驰求。又属魔王眷属。如如不动、没可安排。恰似焰炉、不藏蚊蚋。本来平坦、何用除动转。施为是真解脱。纤毫不受、措意便差。借使千圣出头来。也安排他、一字不得。又曰：仁者如今事不获已。教我抑下多少威光。苦口相劝、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知闻。尽成颠倒知见。将此喉咽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业。慢汝我、还肯么。只如今有过无过。唯我自知、汝又争得会。若是恁么人出头来、甘伏呵责。夫为人师匠、大不容易。须是善知识始得。我如今恁么道、方便助汝。犹尚不能觌得。可中浑举宗乘。是

汝向什么处措手、还会么。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灵山会上、有百千众。唯有迦叶一人亲闻、馀皆不闻。汝道、闻底事作么生。不可道、如来无说说。迦叶不闻闻、便当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庄严底事。知么、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嘱大迦叶、我道犹如话月。曹 竖拂、还同指月。所以道、大唐国内宗乘。未有一人举唱。设有一人举唱。尽大地人失却性命。无孔铁锤相似、一时亡锋结舌去。汝诸人赖我不惜身命。共汝颠倒知见、随汝狂意。方有申问处。我若不共汝与么知闻去。汝向什么处得见我。会么、大难大难。备疾大法难举、罕遇上根。学者依语生解、随照失宗。乃示纲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当、现成具足。尽十方世界、更无他故。只是仁者、更教谁见谁闻。都来是汝心王所为。全成不动智、只欠自承当。唤作开方便门。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犹是明前、不明後。号为一味平实。分证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转换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堕平怀之见。是谓第一句纲宗也。第二句、回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唤作转位投机。生杀自在、纵夺随宜。出生入死、广利一切。迴脱色欲、爱见之境。方便唤作顿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双明、二义齐照。不被二边之所动、妙用现前。是谓第二句纲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过量之见、明阴洞阳。廓周沙界、一真体性。大用现前、应化无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唤作慈定之门。是谓第三句纲宗也。因见亡僧、谓众曰。亡僧面前、正是触目菩提。万里神光顶後相。学者多溟、幸其语。梁开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阅世七十有四。

坐四十四夏。备状短小、然精神可掬。与闽帅王审知、为内外护。审知尽礼、延至安国禅院。众盈七百。石头之宗、至是遂中兴之。有得法上首罗汉琛禅师。

潭州罗汉琛禅师

禅师名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绝酒。见万寿寺无相律师、即前作礼。无相拊其首曰：若从我乎。乃欣然依随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馀、即剃发为大僧。无相使习毗尼。一日为众升堂。宣戒本布萨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依文作解、岂发圣乎。一众愕然。琛顾笑、为无相。作礼辞去、无相不强。初谒雪峰存公、不大发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奥。与慧球者齐名、号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韬晦。然丛林指目、以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请住城西石山。十馀年、迁止罗汉。破垣败簣、人不堪其忧。非忘身为法者、不至。僧问、如何是罗汉一句。曰我若向汝道、却成两句。又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曰：汝不识此字耶。曰不识。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尝垂头、颓然坐折木床。见僧来、即举拂子曰：会么。对曰：谢和尚指示学人。琛曰：见我竖起拂子。便道指示学人。汝每日见山见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见僧来、举拂子。其僧礼拜称赞。琛曰：见我竖起拂子、便礼拜赞叹。那里扫地、竖起扫帚、为甚不赞叹。有僧来报、保福迁化也。琛曰保福迁化、地藏入塔。琛时住地藏、乃石山也。于时学者莫测其旨。琛悯之为作明道偈。其词曰：至道渊旷、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触处皆渠、岂喻

真虚。真虚设辨、如镜中现。有无虽彰、在处无伤。无伤无在、何拘何碍。不假功成、将何法尔。法尔不尔、俱为唇舌。若以斯陈、埋没宗旨。宗非意陈、无以见闻。见闻不脱、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峥嵘。我宗奇特、当阳显赫。佛及众生、皆承恩力。不在低头、思量难得。拶破面门、盖覆乾坤。快须荐取、脱却根尘。其如不晓、谩说而今。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复至闽城旧止。遍游近城诸刹。乃还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阅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维收舍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清凉益禅师。

金陵清凉益禅师法眼

禅师讳文益、馮杭鲁氏子。七龄秀发。依新定全伟律师落发。诣越州开元希觉律师、受具足戒。及觉公盛化四明。益往习比尼、工文章。觉大奇之、俄辞去。初谒长庆棱道者、无所契悟。与善修洪进、自漳州抵湖外。将发而雨、 壮不可济。顾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门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炉。见益而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问如何是行脚事。对曰不知。曰不知最亲、益疑之。三人者附火、举肇公语。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老僧又曰：山河大地与自已、是同是别。益曰同、琛竖两指。熟视曰：两个、即起去。益大惊、周行廊庑。读字额曰石山地藏。顾语修辈曰：此老琛禅师也。意欲留止。语未卒、琛又至。雨已止、业已成行。琛送之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内、在心外。益曰在心内。琛笑曰：行脚人著甚来由。安块石在心头耶。益无以对之、乃

俱求决择。寻皆出世、益住临川崇寿。僧子方者问曰。公久亲长庆、乃嗣地藏、何意哉。益曰：以不解长庆说。万象之中独露身故。子方举拂子示之。益曰：拨万象、不拨万象。子方曰：不拨万象。益曰：独露身尔。子方曰：拨万象。益云、万象之中尔。子方於是悟旨。叹曰：我几枉度此生。益谓门弟子曰。赵州曰：莫费力也。大好言语、何不仍旧去。世间法尚有门、佛法岂无门。自是不仍旧故。诸佛诸祖、只於仍旧中得。如初夜钟、不见有丝毫异。得与么恰好、闻时无一声子闹。何以故、为及时节。无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只为不仍旧。忽然非次闻时。诸人尽惊愕道、钟子怪鸣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渐热、则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赚。须知校丝发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时、盖为赚。所以不仍旧。宝公曰：暂时自肯不追寻。历劫何曾异今日。还会么、今日只是尘劫。但著衣吃饭、行住坐卧。晨参暮请、一切仍旧。便为无事人也。又曰：见道为本、明道为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爱底事、直教去尽。才有纤毫、还应未可。只如汝辈睡时、不 便喜。此是三界昏乱、习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乱。盖缘汝辈杂乱所致。古人谓之夹幻金。即是真、其如矿何。若觑得彻骨彻髓、是汝辈力。脱未能如是。观察他什么、楼台殿阁。诸圣未必长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又曰：出家儿、但随时及节便得。寒即寒、热即热。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石头初看肇论。至会万物为已者、其唯圣人乎。则曰：圣人无已、靡所不已。乃作参同契。首言竺土大已心、无过此语也。中间亦只寻常说话。夫欲会万物为自仙去。盖尽大地无一法可见。已而又囑曰：光阴莫虚度。所以告汝辈、但随时及节、便得。若也移时失候、即虚度光阴。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

即是移时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得否。若与么会、便是没交涉。正是痴狂两头走、有什么用处。但守分过时好。尝指竹问僧曰：还见么。曰见。益曰：竹来眼里、眼到竹边。曰总不与么。益笑曰：死急作么。有偈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色不到耳、声何触眼。眼色耳声、万法成辨。万法匪缘、岂观如幻。大地山河、谁坚谁变。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国主驾至、慰问甚勤。闰月、剃发沐浴。辞众讫、跏趺而化。颜貌久而如生。阅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卿李建勋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丹阳乡建塔。谥大法眼禅师。

赞曰：玄沙论三句。初无金银铜轮之语。不然、殆与教乘何异哉。琛公精深广大。唯以直下便见、拟成剩法为要。非三句所能管摄也。益以仍旧自处。以绝渗漏句为物、颇事边幅。而永明乃其的孙。岂所谓深山大泽、龙蛇所由生者耶。

卷五

潭州石霜诸禅师

禅师名庆诸、庐陵新淦陈氏子也。生而神俊、标致闲暇。年十三、独游南昌。爱西山、往游览忘返。沙门绍銮与语奇之。谓人曰：此儿自奋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纳之。诸事之、十年如一日。乃剃发、诣嵩岳受具。时洛下毗尼之学盛。诸睨视讲席、良久而去。有劝之者、诸不答。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时佑禅师、席下万指。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最久。佑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曰不敢。佑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抛撒者耶。诸拟对之。佑曰：勿轻此一粒。百千粒从此粒生。曰即如是、此粒从何生乎。佑为大笑。明日升座曰：大众米里有虫。然诸疑终不决。至道吾智禅师所依止。问曰：和尚百年後。有人问极则事、如何向伊道。智唤沙弥、沙弥至。智曰添净瓶水著。却问诸曰：汝适何所问。诸理前语、智即起去。诸於是悟其旨。时方为二夏僧。去隐於浏阳之陶家坊、人无知者。有僧自洞山来。诸问、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然对之者、多不契。诸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洞山旋闻其语、惊曰。浏阳乃有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号霜华山。山去道吾密迩。

智公将化、以诸为正传、弃其众从诸。诸迎居正寝。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歿时、众已辐凑如云。谓众曰：一代时教。整理时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时。直至法身非身、名为极致。而我辈沙门、全无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说见闻。僧问、如何是西来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礼拜、曰会么。曰不会、诸曰：赖汝不会。汝若会打破汝头。诸坐室中、僧窗外问。咫尺之间、为什么不见师颜。诸曰：我道遍界不曾藏。僧至雪峰、举似存禅师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么处不是石霜。後传此语至诸。诸笑曰：老汉有什么死急。诸不出霜华二十年。学者刻意、师慕至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天下谓之枯木众。唐僖宗闻其名。遣使赍赐紫伽梨、诸不受。光启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巳亥。安坐而化。阅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葬全身於寺之西北隅。谥普会、塔曰无相。有得法上首两人。龙湖闻禅师。九峰虔禅师。

邵武龙湖闻禅师

禅师名普闻。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风骨。清真如画、不茹荤。僖宗鍾爱之。然以其无经世意。百计陶写之终不回。闻霜华之风、梦寐想见。中和元年、天下大乱、僖宗幸蜀。亲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闻断发逸游、人无知者。造石霜、诸与语叹异曰。汝乘愿力而来乃生帝王家。脱身从我、火中芙蓉也。闻夜入室、恳曰。祖师别传事、肯以相付乎。诸曰：勿谤祖师。曰天下宗旨盛大、岂妄为之耶。诸曰是实事。曰师意如何。诸曰待案山点头、即向汝说破。闻俯而惟曰：大奇。汗

下再拜、即日辞去。至邵武城外、见山郁然深秀。问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行、隐其中。闻拨草、望烟起处独进。苦行见至、欣然让其庐曰。上人当兴此。长揖而去、不知所之。闻饭木实饮谷而住十馀年。一日有老人来拜谒。闻曰：丈夫家何许、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此山、有求於师。然我非人龙也。以疲堕行雨不职。上天有罚、当死。赖道力可脱。闻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虽然汝当易形来。俄失老人所在。视座榻旁、有小蛇尺许。延缘入袖中屈蟠。暮夜风雷挟坐榻。电雷砰雨射、山岳为摇振。而闻危坐不倾。达旦晴霁、垂袖蛇堕地而去。顷有老人至、泣泪曰。自非大士之力。为血腥秽此山矣。念何以报厚德。即穴岩下为泉曰。他日众多无水、何以成丛林。此泉所以延师也。泉今为湖、在半山、号龙湖。邦人闻其事、富者施财、贫者施力。翕然而成楼观。游僧至如归。湖之侧有神、极灵祸福。此邦民俗畏敬之。四时以牲飧祭。闻杖策至庙、与之约曰。能食素持不杀、戒乃可为邻。不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梦神告语曰。闻禅师为我受戒、我不复血食。祭我当如比丘饭足矣。自是神显异迹、护持此山。闻将化、令击钟集众、跏趺而坐。说偈、我逃世难来出家。宗师指示个歇处。住山聚众三十年。对人不欲轻分付。今日分明说似君。我敛目时齐听取。於是敛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于本山、谥圆觉禅师。史不书名、但书僖宗二子。建王宸、益王升。然亦失其母氏位、及薨年月。传不书、闻受业受具所。读偈曰：我逃世难来出家。疑石霜亦其落发师与。

筠州九峰虔禅师

禅师名道虔、刘氏。福州侯官人也。容姿开豁明济、气压丛林。至霜华、诸禅师见之。谓人曰：此道人从上宗门爪牙也。诸殁时、虔作侍者。众请堂中第一座、嗣诸住持。方议次、虔犯众曰。未可、须明先师意旨、乃可耳。众曰：先师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庙香炉、一条白练如何会。第一座曰：是明一色边事。虔曰：果不会先师意。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会先师意。香烟灭则我脱去。不然烟灭不能脱。言卒而脱去。虔拊其背曰：坐脱立亡不无。首座会先师意、即未也。庐于普会塔之旁。三年而去。经行於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问无间中人、行什么行。曰：畜生行。曰：畜生复行什么行。曰：无间行。曰：此犹是长生路上人。曰：汝须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么命。曰长生气不常。复曰：大众还得命么。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贤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话月。从上宗门中事、如节度使符信。且如诸先德。未建许多名目、指陈已前。诸人约什么体格商量。这里不假三寸、试话会看。不假耳根试采听看。不假两眼试辨白看。所以道、声前抛不出。句後不藏形。尽乾坤都来、是汝当人个自体。向什么处、安眼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图度作解。尽未来际、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拟将心意学玄宗。大似西行却向东。先是马大师、殁於豫章开元寺。门弟子怀海智藏辈。葬舍利於海昏石门。海亦庐塔十馀年。乃浴冯川上车轮峰。逢司马头陀劝海留止。因不复还。

石门。虔自九峰往游焉、遂成法席。为泐潭第一世、继海遗踪也。吴顺义初、告众安坐而化。塔于寺之西。号圆寂、谥大觉禅师。得法上首殷禅师。

吉州禾山殷禅师

禅师名无、殷生吴氏、福州人也。七龄雪峰存禅师见之。爱其纯粹、化其亲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辞游方至九峰虔公。问汝远来何所见。当由何路、出生死。对曰重昏廓辟、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挥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悻、请曰：岂无方便。曰汝问我。殷理前语、问之。曰奴见婢殷勤。殷於是依止十馀年。虔移居石门、亦从之。及虔歿、去游庐陵。至永新、见东南山奇胜。乃寻水而往、有故寺基。盖文德中、异僧达奚道场。遂定居学者云集。唐後主闻其名、诏至金陵。问佛法大意、久之有旨、延居扬州祥光寺。恳辞归西山。诏住翠岩、又住上蓝寺。赐号澄源禅师。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开方丈。集大众曰：後来学者、未识禾山、即今识取。於是泊然而化。阅世七十、坐夏五十。谥法性禅师、塔曰妙相。

赞曰：石霜言、遍界不曾藏。而其子闻公、临化曰。今日分明识似君。我敛目时齐听取。九峰言、尽乾坤是汝当人自体。何处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临化曰。後来学者、未识禾山、即今识取。予观其父子兄弟。语言行履、如形著影出、声呼谷应。而近世禅者、尚伫思、可悲怜也。

卷六

云居宏觉膺禅师

禅师名道膺、幽州玉田人也。生于王氏。儿稚中、骨气深稳、言少理多。十岁出家於范阳延寿寺。又十五年、乃成大僧。其师使习毗尼、非其好。弃之游方、至翠微会。有僧自豫章来、夜语及洞上法席。於是一钵南来、造新丰。谒悟本价禅师。价问、汝名什么。对曰：道膺。价曰：何不向上更道。对曰：向上即不名道膺。价喜以谓、类其初见云岩时只对。容以为入室。膺深入、留云峰之後。结庵而居。月一来谒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为杂。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欧阜欧阜。庐山西北崦、冠世绝境也。就树缚屋而居、号云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处。山间树下、久成苦架。说法其下曰：佛法有什么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语。欲得如是事、还须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个什么。若云如是事即难。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来无巧设。有人问、如何是道。或时答瓦砖木头、作么。皆重元来他根本、脚下实有力。即是不思议人、握土成金。若无如是事、饶汝说得、簇华簇锦相似。直道我放光动地、世间更无过也。尽说了合杀头、人总不信受。元来自家、脚下虚无力。汝等譬如猎狗、但寻得有踪迹底。若遇羚羊挂角时。非但不

踪迹、气息也不识。僧便问、羚羊挂角时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会么。僧曰：不会。曰：不见道无踪迹。又问、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语。膺呼问者名曰：会么。曰：不会。曰：汝若不会、世尊有密语。汝若会、迦叶不覆藏。乃曰：僧家发言吐气。须有来由、莫当等闲。这里是什么所在、争受容易。凡问个事、也须识好恶。若不识尊卑良贱、不知触犯。信口乱道、也无利益。并音旁、家行脚、到处觅相似语。所以寻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学多去。第一莫将来。将来不相似言语、也须看他。前头八十老人、出场屋。不是小儿戏、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参差、即千里万里、难为收摄。盖为学处容易、不着力。敲骨打髓、须有来由。言语如钳如夹、如钩如锁。须教相续不断、始得。头头上具、物物上明。岂不是得妙底事。一种学、大须子细研究。直须谛当、的的无差。到这里、有什么迹踈处。有什么拟议处。向去底人、须常惨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护惜、终不取次。十度发言、九度休去。为什么如此、恐怕无利益。体得底人、心若猎月扇、口边直得醖出。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欲得与么事、须是与么人。既是与么人、不愁恁么事。恁么事即难得。又曰：汝等直饶学得佛边事。早是错用心了也。不见古人、讲得天花落、石点头。尚不干自己事。自馀是什么闲。如今拟将有限身心、向无限中用。有什么交涉。如将方木逗圆孔中、多少聱讹。若无与么事。饶汝说得、簇花簇锦、也无用处。未离情识在。若一切事、须向这里及尽。始得无过、方得出身。若有一毫发去不尽。即被尘累、岂况更多。差之毫厘、过犯山岳。不见古人道。学处不玄、尽是流俗。闺阁中物、舍不得、俱为渗漏。直须向这里、及取去、及去及来。并尽一切事、始得无过。如人头头上了、物物上通。只唤作了事人、终不唤作尊贵。

将知、尊贵一路自别。便是世间极重极贵物。不得将来、向尊贵边。须知不可思议、不当好心。所以古人道、犹如双镜、光光相对。光明相照、更无亏盈。岂不是一般、犹唤作影像边事。如日出时、光照世间、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唤作什么。如今人未认得、光影门头户底。粗浅底事、将作屋里事、又争得。又曰：得者不轻微、明者不贱用。识者不咨嗟、解者无厌恶。从天降下、即贫穷。从地涌出、即富贵。门里出身则易、身里出门则难。动则埋身千尺、不动则当处生苗。一言迴脱独拔当时语言不要多、多则无用处。僧问、如何是从天降下、即贫穷。曰不贵得。又问、如何是从地涌出、即富贵。曰无中或有。又曰：了无所有、得无所图。言无所是、行无所依。心无所托、及尽始得无过。在众如无众、无众如在众。在身如无身、处世如无世。岂不是无饶其德、超於万类。脱一切羁锁、千人万人得。尚道不当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体得那边事、却来这边行李。那边有什么事、这边又作么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将来、无也莫将去。现在底、是谁家事。又曰：欲体此事、直似一息不来底人。方与那个人相应。若体得这个人意。方有少许说话分。方有少许行李分。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岂况如今、论年轮月。不在、如人长在。愁什么家事不辨。欲知久远事、只在如今。如今若得、久远亦得。如人千乡万里归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总是。不是即一切总不是。直得顶上光焰生、亦不是。能为一切、一切不为道。终日贪前头事、失却背後事。若见背後事、失却前头事。如人不前、後有什么事。僧问、有人衣锦绣入来。见和尚後、为甚寸丝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扑倒、也须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许、去及不尽。即被尘累、岂况更多。不见寻常道、升天底事、须对众掉却。十成底事、须对众去却。掷地作金声、不须回头顾著。

自馀有什么用处。不见二祖当时、诗书博览。三藏圣教、如观掌中。因什么、更求达摩安心。将知此门中事、不是等闲。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岂向说中求。不是异於常徒、息一切万累道。暂时不在涂路、便有来由。非但恶眷属、善眷属、也觅不得。甚处去、通身去、归家去、省覲去。始脱得诸有门去。去得牢笼、脱险难、异常徒。又曰：如掌中观物决定。决定方可随缘。若一如此、千万亦然。千万之中、难为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见道、显照底人即易得。显己底人即难得。不道全无、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强为。强为即生恼、生恼即退道。退道则罪来加身。即见不得、说什么大话。汝既出家、如囚免狱。少欲知足、莫贪世荣。忍饥忍渴、志存无为。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抛出。生入死、莫违佛法。斩钉截铁、莫负如来。事宜无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无事莫立。膺住持三十年、道遍天下。众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师尊之、愿以为世世师。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为大众开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众皆怆然。越明年正月三日。问侍者、今日是几。对云、初三。师云、三十年後、但云只这是。乃端然告寂。

澧州洛浦安禅师

禅师名元安、生淡氏。凤翔南游人也。幼依怀恩寺佑律师、剃发受具。既长通经论。初造翠微、无所契悟。北至临济、临济称其俊爽可教。安自负辞去、至夹山、庵于冢巔。夹山诒之、以书抵安、诚使者曰。此僧得书不发、明日当来。发之不来也。

安得书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夹山。夹山曰：旦暮必至矣。俄报安至。夹山望见呵曰。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安乃问曰：自远趋风、请师一接。夹山曰：目前无 梨、此间无老僧。安曰：错。夹山曰：住住、且莫草草 。云月是同、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则不无。 梨争教无舌人解语乎。安茫然不知答。夹山以杖击之。夹山歿、众以安次补。住持久移居洛浦。谓众曰：末後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欲知上流之士、不将佛祖言教。贴在额上、如龟负图。自取丧身之祸。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学道先须识得自己宗旨。方可临机、不失其宜。只如锋 未兆已前。都无是个非个。瞥尔暂起见闻、便有张三李四。胡来汉去、四姓杂居。不亲而亲、是非互起。致使元关固蔽、识锁难开。疑网罗笼、智刀劣剪。若不当阳晓示、迷子何以知归。欲得大用现前、但可顿忘诸见。诸见若尽、昏雾不生。智照洞然、更无他物。以今学人触目有滞。盖为因他数量作解。被他数量该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听不出声、见不超色。假饶并当门头、净洁自己。未能通明、还同不了。若也单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只具一支眼。所以是非欣厌贯系、不得脱垢自由。谓之深可愍伤、各自努力。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诚门弟子曰。出家之法、长物不留、况其他哉。切须在念、时不待人。至十二月一日、又曰：吾旦夕行矣。有问问诸人、若对得、分付钵袋子。曰若道这个是、即是头上安头。若道不是、即斩头觅活。堂中第一座对曰。青山不举足、日下不挑灯。安曰：去、汝扶吾宗不起。有彦从上座曰。去此二途、请和尚不问。安曰：未在、更道。彦从曰：彦从道不尽。安曰：我不管汝道不尽。曰彦从无侍者、只对和尚。安乃归方丈、中夜唤彦从至曰。汝今日只对老僧、甚有道理。据汝合体得先师意旨。先师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

法、非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宾、那句是主。彦从茫然不知。安曰：苦苦。二更时、众请安代答。安曰：慈舟不泛沧波上。剑峡徒劳放木鹅。泊然而化。阅世六十有五、坐四十六夏。

赞曰：洞山价、夹山会。皆药山的骨孙。其锻链钳锤、可谓妙密。然价之宗至膺。才有同安察、後云居简而已。会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庄子曰：北溟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鹏、九万里风、斯在下。然听其自化、也使之化、则非能鹏也。膺安似之、其绝也理之固然。

卷七

天台韶国师

天台国师名德韶。处州龙泉人、生陈氏。母叶、梦白光触体。觉而娠、生而杰异。年十五、有梵僧见之。拊其背曰：汝当出家。尘中无置汝所也。乃往依龙归寺剃发。十八诣信州开元寺受满分戒。後唐同光中、谒舒州投子庵主不契。造龙牙禅师问。雄雄之尊、因什么亲近不得。曰：如火与火。曰忽语水来、又作么生。曰：汝不会我语。又问、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要为说。曰：道者汝向後自会去。时疏山有矮师叔者。精峭号能啮镞机。韶问、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绳缚鬼子。曰不落古今请师说。矮曰不说。曰为什么不说。矮曰：个中不辨有无。韶曰师今善说。矮骇之。久而辞去、所至少留。见知识五十四人、括磨搜剥。穷极隐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随众而已、无所咨参。有僧问、法眼禅师曰。十二时中、如何得顿息万缘去。法眼曰：空与汝为缘耶。色与汝为缘耶。言空为缘、则空本无缘。言色为缘则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为汝缘乎。韶闻悚然异之。又有问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凝滞、涣若冰释、感涕沾

衣。法眼曰：汝当大宏吾宗。行矣、无自滞於是。游天台、观智夕禅师遗踪、如故居。卷然有终焉之心。初寓止白沙时。吴越忠懿王、以国子刺台州。雅闻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日夕问道。韶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汉乾佑元年戊申、王嗣国位。遣使迎至尊、事之以为国师焉。韶说法简而要、拨去枝叶。曰古圣方便、犹如河沙。六祖曰：非风幡动、仁者心动。是为无上心印、至妙法门。我辈称祖师门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风幡不动、汝心妄动。若言不拨风幡、就风幡处通取。若言风幡动处、是什么。若言附物明心不须认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风幡动。应须妙会、与祖师意旨了没交涉。既非种种解会、合如何知悉。若真见去、何法门不明。虽百千诸佛方便、一时洞了。或问如何是古佛心。答曰此问不弱。又问亡僧迁化、向何处去。曰终不向汝道。曰为什么不道。曰恐汝不会。问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後化生於莲花之上、为父母说法。未审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见。上座问。故每曰：大凡言句、应须绝渗漏乃可。僧随问、如何是绝渗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无色识。色中无眼识。眼识二俱空、何能令见色。是眼则不能自见其己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馀物。古圣方便、皆为说破。若於此明得寂静法、不寂静法也收尽。明得远离法、不远离法亦收尽。未来现在、亦无遗馀。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义寂者、谓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寝远、必多散失。唯新罗国有善本。愿藉禅师慈力、致之使再开、东土人天眼目。於是韶以闻忠懿王。遣使航海、传写以还。而韶适与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开宝四年辛未。华顶西峰忽摧、声震山谷。六月有星、陨于峰顶、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众告别而化。阅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赞曰：闻僧问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

曹源一滴水。韶乃开悟。夫问词答语、无所增损。所谓悟者、何自而发之。及观韶所对问者。如问古佛心、对曰此问不弱。如问如何是太子身、对曰大家见上座问。则问答之间、不令意根椿立。盖尝曰：大凡言句、须绝渗漏。而学者方争趋微妙之域。欲见祖师之心、譬如趋越而首燕也与。

筠州九峰玄禅师

禅师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郢州长寿人也。幼依郢之仁王寺沙门惠超。超阴察之、外纯深、中颖悟。超奇之、为落发受具。即游洛中、听毗尼部。弃去至武陵、谒德山鉴禅师。鉴时已腊高、门风益峻。门下未有遘之者。而鉴独以玄为奇。然玄不大彻透。辞去至高安、谒价禅师。价与语喜、抚之曰。掌有神珠、白昼示人。人且按剑、况玄夜乎、子可贵也。玄曰：但不识珠者耳。倘识之亦无昼夜。价称之以为俊士。价歿庐于塔旁三年。而学者来、依从日盛。玄曰：太平时世。饥餐困卧复有何事。吾本无事、汝与么来相寻。是无事生事、无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拜辞其塔。北游久之、南还寓止豫章。南平锺王执弟子礼。北面而师事之。玄厌城居、思超放山林。王为买末山、建精舍。号隆济、以延之。学者风靡而至。或问、自心他心、得相见否。玄曰：自己尚不见、他人何可观。又问、罪福之性。如何了达、得无同异。玄曰：

不御寒。又尝问僧、近自何处来。曰闽岭。玄曰远涉不易。曰不难、动步便到。玄曰：有不动步者么。僧云有。玄曰争得到此间。其僧不能对。玄以杖逐之。玄谓门弟子曰。佛意祖意、

如手展握。先师安立五位、发明云岩宗旨。譬如神医治病。其药只是寻常用者。语忌十成、不欲断绝。机忌触犯、不欲染污。但学者机思不妙。唯寻九转灵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华经》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说、熟读分明。大通智胜佛。寿五百四十万亿那由他劫。其坐道场、破魔军已。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结跏趺坐、身心不动。而诸佛法犹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污是断绝。又曰：尔时忉利诸天。先为彼佛、於菩提树下。敷师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适坐此座时。诸梵天王、雨众天花。面百由旬、香风时来。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绝、满十小劫。供养於佛、常击天鼓。其馀诸天、作天伎乐、常雨此华。四王诸天、为供养佛、常击天鼓。其馀诸天、作天伎乐、满十小劫。至於灭度、亦复如是。诸比丘、大通智胜佛。过十小劫、诸佛之法、乃现在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过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师曰：藉教悟宗者。夫岂不然哉。伪唐乾宁三年二月十七日。晨兴诫其徒曰。无虚度光阴、无虚消信施。既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阅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赞曰：岩头曰：但识纲宗、本无法。玄言语、忌十成。不欲断绝、机忌触犯。不欲染污者纲宗。也至引法华以证成。明佛祖之密说、泮然无疑。藉教以悟宗、夫岂虚语哉。余至九峰、拜其塔。碑已断坏、不可识。有木碑书、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枝、皆不及玄所示纲宗、何也。

南康云居齐禅师

禅师名道齐、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禅师得度。种性猛利、经行燕坐。以未明己事为忧。持一钵遍历丛林、学心不息。时法灯禅师、住南昌上蓝。齐往依之。法灯使知藏司。法灯偶见齐呼曰。每见举祖师西来意话。藏主如何商略。齐曰：不东不西。法灯曰：若与么会、了无交涉。曰未审尊意如何。法灯良久曰。西来有甚意便去。齐於是顿悟其旨。初住高安大愚。有搜玄拈古代别之语。盛行诸方、号东禅。尝谓门弟子曰。达摩言、此方经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读此经、偈曰。诸法无法体、而说唯是心。不见於自心、而起於分别。可谓大慈悲父、如实极谈。我辈自不领受、背负恩德、如恒河沙。或问曰：然则见自心、遂断分别乎。齐曰非然也。譬如调马、马自见其影而不惊。何以故、以自知其影、从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断分别、亦舍心相也。只今目前、如实而观、不见纤毫。祖师曰：若见现在、过去未来亦应见。若不见过去未来、现在亦不应见。此语分明、人自迷昧。或又问龙济曰。一切钟鼓本无声。如何信之无声齐。曰祖师曰：如鼓声无有作者。无有住处。毕竟空故、但诳凡夫耳。若鼓声是实有。钟声俱击、应不相参。所以玄沙曰。钟中无鼓响、鼓中无钟声。钟鼓不交参、句句无前後。若不当体寂灭。如何得句句无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双林禅院。又迁住云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时令击钟集众。维那白众已集。齐笑叙出家本末。揖谢辅弼丛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风火相逼。特与诸人相见。且向什么

处见。向四大五阴处见耶。六入十二处见耶。是种种处不可见。则只今相问者是谁。若真见得可谓後学有赖。良久曰：吾化後、当以院事累契瑰、乃化。阅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

赞曰：余读大愚东禅碑。碑载齐悟契之缘。法灯曰：西来有甚意。以校传灯曰。他家自有儿孙在、之语误也。昔有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曰庭前柏树子。又随而诫之曰。汝若肯我与么道、我则辜负汝。汝若不肯我与么道、我则不辜负汝。而昧者剿之。使古人之意不完、为害甚矣。故并录之。

瑞鹿先禅师

祖师名本先、生郑氏、温州永嘉人也。儿稚不甘处俗。去依集庆院沙门某。年二十五、为沙弥。诣天台国清寺、受满分戒。即造韶国师、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历城邑。手不度财帛。不设卧具、不衣茧丝。卯斋终日、宴坐申旦。诲诱门弟子、逾三十年。其志弥厉、谓众曰。吾初见天台、言下便荐。然千日之内、四威仪之中。似物碍膺、如雠同处。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风幡动仁心动。自古相传直至今。今後水云人欲晓。祖师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见色便见心。人来问著方难答。若求道理说多般。辜负平生三事衲。又曰：旷大劫来只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么形。作么形兮无不是。乃又曰：花严称。佛身充满於法界。是真个也无。且如佛身、既以充满法界。菩萨界、缘觉声闻界。人天修罗界。饿鬼畜生地獄界。应无处蹲。如是理论、大煞聱讹。寻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且道即今五根、所对六境。

与汝是同耶是别耶。同则何不作一块。别则如何说唯是一心。大须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闲。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谓门弟子如昼曰。为我造个卵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毕工。远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时、安坐方丈、手结宝印。谓如昼曰：古人曰。骑虎头撩虎尾、中央事作么生。如昼曰：也只是如昼。先曰：汝问我。如昼乃问。骑虎头撩虎尾、中央事作么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开一目、微视而寂。阅世六十有七、坐四十有二夏。长吏以其事闻。有诏本州常加检视。如昼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诗辞千馀首。诣阙上进、诏藏秘阁。如昼特赐紫衣。

赞曰：读先传。校传灯语句、详略少异耳。夫自心非外有、妄尽而自返。则於生死之际、超然自得如此。然余每怪。前圣平日机辩、皆不可犯。至临终之日、皆弭光泯气。洞山曰：吾闲名已谢。临济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呜呼其有旨要乎。

卷八

圆通缘德禅师

禅师名缘德、生杭州临安黄氏。年十七、师事东山老宿勤公、剃发受具。神观靖深、中空外夷。以精进为佛事。年二十四遍游诸方。烂熳丛席。至襄州清、谒进禅师。栖迟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国日。德混迹南昌之上蓝寺。楚国宋公齐丘、至於经堂。僧众趋迎。德阅经自若。宋公傍立睨之。德不甚顾答。宋公问、上座看甚经。德举示之。宋公异焉。力请住舍利幽谷双岭诸刹。德无所事去留。所至颓然默坐而已。而学徒自成规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绳贯其褶处。夜申其裙、以当被。後主闻其名、致至金陵。问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创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施钱建寺、於庐山之阴。石耳峰之下。开基日、得金像观世音於地中。赐名圆通焉。本朝遣使、问罪江南後主、纳土矣。而胡则者据守九江不降。大将军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禅者惊走。德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德熟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禅者何为而散。德曰：击鼓自集。翰遣裨校击之、禅无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杀心故尔。德自起击之、禅者乃集。翰再拜、问决胜之策。

德曰：非禅者所知也。太平兴国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脱离世缘、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门人累青石为塔。曰他日塔作红色。吾再至也、乃化。阅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谥曰道济禅师。

南塔光涌禅师

禅师名光涌、豫章丰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马皆惊、因以光涌名之。七岁诵诗礼、晓大义。十三学经论、辄能讲解。开元寺有尊宿。史忘其名、有异能解。见涌叹曰：法中俊人也。以维摩经旨决授之。时仰山寂禅师、住南昌之石亭寺。涌父事之得度。十九诣襄州、寿山寺戴律师受满分戒。北游谒临济。临济曰：汝师明眼。乃不事之、远游何为。涌因南归、执勤累岁。先是石亭见来参者。必问曰：来作么。曰礼觐和尚。又问还见和尚么、曰见。又问和尚何似驴。参者无能对、脱对亦不契。忽问涌、涌对曰。光涌见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个什么。涌曰：若更有所似、与驴何别。石亭大惊曰：凡圣两忘、情尽体露。吾以此语验人。已二十年、无决了者。噫子真利根、当自保任。吾不能尽、子异日当自知耳。指以谓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石亭歿、涌然第三指、以报法。又然第二指、以报亲。伪唐天佑元年。南昌帅南平王锺传。尽礼迎至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县尹至不起。道俗顿集亦不起。乃共诉之曰。师不起、貽群县之咎。於是不得已从之。遂嗣石亭法席。学者归之如云。十四年秋还仰山。伪唐升元二年夏、无疾而化。阅世八十有九坐七十夏。

洞山守初禅师

禅师名守初、出於傅氏。凤翔良原人也。儿时、闻钟梵声。辄不食危坐终日。母吕试之、不喂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吕许之。依渭州崆峒沙门志谏剃发。诣泾州舍利、律师净圆受具足戒。始游律肆、执卷坐睡。弃去历咸秦。自襄汉南、至长沙坐夏。夏休诣云门偃禅师。偃问近离何处。对曰查渡。又问夏在何处。对曰湖南报慈。又问几时离。对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顿棒。初罔然良久。又申问曰：适来只对、不见有过。乃蒙赐棒、实所不晓。偃呵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尔商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当、於无人烟处。不畜粒米、饭十方僧。即日辞去、北抵襄汉伪汉。乾佑元年。众请住洞山、禅其律居。谓学者曰：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到此实难得人。但爱不动一尘、不拨一境、见事便道。若此辈东西南北、不知其数。要得脱略窠臼。白活人眼目。不道都无、但可言少。皆坐不达根原。落在阴界、妄以为安不。知陷在死水、弄个无尾胡孙。腊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孙走却。手脚忙乱、悔无所及。若是衲僧、冻杀饥杀。终不著渠鹞臭布衫。本朝太平兴国六年。尚书石公襄帅赵公。交章奏初有道行。化于此邦、补助圣化。有旨赐徽号、紫伽梨、旌异之。住山四十年、道遍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无疾跏趺而化。阅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安岩严尊者

禅师讳自严、生郑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弃家。依建兴卧像寺沙门契缘为童子。十七为大僧、游方至庐陵。谒西峰耆宿云豁。豁者清凉智明禅师高弟、云门嫡孙也。太宗皇帝、尝诏至阙。馆於北御园舍中。习定久之、恳之还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辞去渡怀仁。江有蛟、每为行人害。公为说偈诫之、而蛟辄去。过黄杨峡。渴欲饮、会溪涸。公以杖掷之、而水得。父老来聚观、合爪以为神。公遁、去武平南黄石、岩多蛇虎。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远闻之大惊、争敬事之。民以雨 男女祷者。随其欲应念而获。家画其像、饮食必祭。邻寺僧死。公不知法当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问状不答、索纸作偈曰。云外野僧死、云外野僧烧。二法无差互、菩提路不遥。而字画险劲、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为、狂且慢已。去僧伽梨、曝日中。既得释、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说法、听者疑信半。因不语者六年。岩寺当输布、而民岁代输之。公不忍折、简置布束中祈免。吏张晔欧阳程者、相顾怒甚。追至问状不答、以为妖。火所著帽明鲜。又索纸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时亦语。去游南康 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经始。讖曰：却後当有白衣菩萨、来兴此山。公住三年、而成丛林。乃还南安。江南眠槎、为行舟碍。公舟过焉、摩挲之曰。去去莫与人为害槎。一夕荡除之。有僧自惠州来。曰河源有巨舟著沙。万牛挽不可动。愿得以载砖、建塔于南海。为众生福田。公曰此

阴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阴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纳福荫菩提。僧即舟倡偈、而舟为动。万众欢呼、至五羊。有巨商、从借以载。僧许之、方解索。俄风作、失舟所在。有沙弥无多闻性。而事公谨愿。公怜之、作偈、使诵、久当聪明。偈曰：大智发於心、於心何处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於是世间章句、吾伊上口。公示人多以偈。然题赠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识其旨者、异迹甚著。所属状以闻诏佳之。宰相王钦若。大参赵安仁已下、皆献诗。公未尝视、置承尘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众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时。遂右肋卧而化。阅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谥曰定光圆应禅师。

赞曰：圆通谏曹将军、而不屈。问军旅事而不答。此其识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请。及闻移祸及人、因屑就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学者囿於法爱。故初公语分生死、所以发其机。至於定应、则全提大用。於其化时曰。吾此日生、於化时而曰生。最後之训也。临祸福死生之际。能如彼四老人。则正宗已坠之纲、尚可理也。

卷九

龙牙居遁禅师

禅师名居遁、生於郭氏、抚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满田寺剃落。又六年诣嵩岳受具。遁风骨癯、甚视瞻凝。远性夷粹语论英发。初谒翠微不契。至临济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告汝道。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证。价称其能。马氏方据有长沙、兴崇梵坊。闻遁名请、说法于龙牙法济禅寺。僧问、如何是道遁曰无异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劝谕之词、接引之语。从上已来、无法与人。只是相承种种方便。为说出意旨、令识自心。究竟无法可得、无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轨持之名。道是众生体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唤作随流之性、常无变易。作么生可持以与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遁曰：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进曰：石龟语也。曰：向汝道什么。其僧亦悟。又僧问、大庾岭提不起时如何。遁曰：六祖为什么将得去。又问、维摩掌擎世界。未审维摩在什么处立。遁曰：汝道维摩掌擎世界。其对机峻峭无渗漏类如此。伪梁龙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

有大星殒于方丈前。诘旦加趺而化。阅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赞曰：予观龙牙偈曰。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赢来方始休。君若随缘得似风。吹沙走石不劳功。但於事上通无事。见色闻声不用聋。皆清深精密、如其为人。疑问翠微临济祖意、度禅板蒲团。机语在已见洞山之後。雪窦以瞎龙死水罪之。龙牙闻之必大笑。

永明智觉禅师

智觉禅师者、讳延寿、馀杭王氏子。自其儿稚、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诵《法华经》。五行俱下、诵六十日而毕。有羊群跪而听。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尝舟而归钱塘。见渔船万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钱易之、放于江。裂缝掖、投翠 永明禅师岑公、学出世法。会岑迁止龙册寺。吴越文穆王、闻其风悦慕。听其弃家、为剃发。自受具、衣不缁纁。食无重味、持头陀行。尝习定天台天柱峰之下。有鸟类尺 巢衣褶中。时韶国师眼目世间。北面而师事之。韶曰：汝与元帅有缘。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见耳。初说法於雪窦山。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灵隐新寺、为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为第二世。众至二千人、时号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语为铨准。曰迦叶波初闻偈曰。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师大沙门、尝作如是说。此佛祖骨髓也。龙胜曰：无物从缘生、无物从缘灭。起唯诸缘起、灭唯诸缘灭。乃知色生时但是空生。色灭时但是空灭。譬如风性本不动、以缘起故动。傥风本性动、则宁

有静时哉。密室中若有风、风何不动。若无风遇缘即起。非特风为然、一切法皆然。维摩谓文殊师利曰。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此缘起无生之旨也。僧问、长沙偈曰。学道之人未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岂离识性别有真心耶。智觉曰：如来世尊於首楞严会上。为阿难拣别详矣。而汝犹故不信。阿难以推穷、寻逐者为心。遭佛呵之。推穷寻逐者识也。若以识法随相、行则烦恼。名识不名心也。意者忆也。忆想前境、起於妄。并是妄识、不干心事。心非有无、有无不染、心非垢净。垢净不污、乃至迷悟凡圣。行住坐卧、并是妄识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灭。若知自心如此、於诸佛亦然。故维摩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智觉以一代时教、流传此土、不见大全。而天台贤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为重阁、馆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设难、至波险处。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经六十部。西天此土、圣贤之语三百家。以佐三宗之义。为一百卷、号宗镜录。天下学者传诵焉。僧问、如和尚所论宗镜。唯立一心之旨、能摄无量法门。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欤。从他而生欤、共生无因而生欤。答曰：此心不纵不横、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即是横。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纵。若言自生、则心岂复生心乎。若言他生、即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则自他尚无有。以何为共哉。若言无因而生者。当思有因、尚不许言生。况曰无因哉。僧曰：审非四性所生。则世尊云何说、意根生意识。心如世画师、无不从心造。然则岂非自生乎。又说心不孤起、必藉缘而起。有缘思生、无缘思不生。则岂非他生乎。又说、所言六触。因缘生六受、得一切法。

然则岂非共生乎。又说、十二因缘。非佛天人修罗作、性自尔故。然则岂非无因而生乎。智觉笑曰：诸佛随缘差别、俯应群机。生善破恶、令入第一义谛。是四种悉檀、方便之语。如以空拳示小儿耳。岂有实法哉。僧曰：然则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僧曰：审尔则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岂不闻首楞严曰。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於中实无是非二相。僧曰：既无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还背圆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称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说契。僧曰：如是则言思道断、心智路绝矣。曰此亦强言、随他意转。虽欲隐形、而未忘迹。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无朕迹、云何说忘。僧曰：我知之矣。要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大悟时节、神而明之。曰我此门中、亦无迷悟。明与不明之理。撒手似君无一物。徒劳辛苦说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担。先德曰：尽十方世界。觅一人为伴、无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绍祖位。终无第二人。若未亲到、谩疲神思。偈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门中、旁赞助入之语。於自己分上、亲照之时。反视之、皆为魔说。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时。皆是执方便门、迷真实道。要须如百尺竿头、放身乃可耳。僧曰：愿乞最後一言。曰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欲达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尝谓门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则真唯识。才有信处、皆可为人。若论修证之门、则诸方皆云。功未齐於诸圣、且教中所。许初心菩萨、皆可比知。亦许约教而会。先以闻解信入。後以无思契同。若入信门、便登祖位。且约现今世间之事。众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现知、第三约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梦、梦中所见。好恶境界、忧喜宛然。觉来床上安眠、何曾是实。并是梦

中意识、思想所为。则可比知、觉时之事。皆如梦中无实。夫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赖耶识亲相分。唯是本识所变。若现在之境、是明了意识分别。若过去未来之境是独散意识、思惟梦觉之境虽殊、俱不出於意识。则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现知者。即是对事分明、不待立况。且如现见青白等物时。物本自虚、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识分、与同时意识。计度分别、为青为白。以意辨为色、以言说为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尘钝故。体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万法咸尔。皆无自性、悉是意言。故曰：万法本闲而人自闹。是以若有心起时、万境皆有。若空心起处、万境皆空。则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自不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则唯识唯心。若无於心、万法安寄。又如过去之境、何曾是有。随念起处、忽然现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现。此皆是众生日用、可以现知。不待功成、岂假修得。凡有心者、并可证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识者、恒观自心、意言为境。此初观时、虽未成圣。分知意言、则是菩萨。第三约教而知者。大经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是所现本理、能诠正宗也。智觉乘大愿力。为震旦法施主、声被异国。高丽遣僧、航海问道。其国王投书、叙门弟子之礼。奉金丝织成伽梨。水精数珠、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相继归本国、各化一方。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众、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阅世七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

赞曰：予初读自行录。录其行事、日百八件。计其貌状、必枯悴 劣。及见其画像。凜然丰硕、眉目秀拔、气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说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孙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呜呼、真乘悲愿而至者也。

云居简禅师

禅师名道简、其先范阳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闲静寡言。童子剃落、受满分戒。遍游丛席、造云居、谒膺禅师。膺与语连三日、大奇之。而诫令、刻苦事众。於是简躬探井臼、司樵爨。遍掌寺务、不妨商略古今。众莫有知者、以腊高为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灵甚。膺公住三峰时受服役。既来云居、神亦从至。舍於枯树之下、而树茂、号安乐树神。属膺将顺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讳、谁可继者。曰堂中简。主事僧意不在简。谓令拣选、可当说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摄礼、先请简。简岂敢当也。既申请、简无所辞让。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摄众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简知之、一夕遁去。安乐树神者号泣。诘旦众追至麦庄、悔过迎归。闻空中连呼、曰和尚来也。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曰随处得自在。问维摩岂不是金粟如来。曰是。曰为什么却在释迦会下听法。曰他不争人我。问如何是朱顶王菩萨。曰问这赤头汉作么。问横身盖覆时如何。曰还盖得么。问蛇子为什么吞却蛇。师曰：在理何伤。问诸佛道不得处、和尚还道得么。曰汝道、什么处诸圣道不得。问路逢猛虎时如何。曰千人万人不逢、偏汝便逢。问独宿孤峰时如何。曰闲著七间僧堂不宿。阿谁教汝孤峰独宿。问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里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迥绝孤危。似汝闺阁中软暖么。又问、丛林多好论、尊贵边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书断、会么。简契悟精深、履践明验。而对机应物、度越格量。天下宗之。

师寿八十馀、无疾而化。庐州帅张崇为建塔于本山。

赞曰：大阳明安、尝疏药山之语曰。高高山上标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没。其儿孙遵承之、以为妙得其旨。及闻云居之言。则如真虎踞地而吼、百兽震恐。乃悟明安所示、盖裴 之虎也。予为作偈曰。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处、尘世有谁争。无间功不立、渠侬尊贵生。酬君颠倒欲、枯木一枝荣。

卷十

重云晖禅师

禅师名智晖、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时、至精舍、辄留止如家。圭峰温禅师、见而异之、为剃发。年二十、受满足戒。师事高安白水本仁禅师。十年而还洛京。爱中滩佳山水。创屋以居、号温室院。日以施水给药为事。人莫能浅深之。梁开平五年、忽欲还圭峰。山行 然深往、坐岩石间、如常寝处。顾见磨衲数珠、铜瓶棕笠、藏石壁间。触之即坏、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处建寺、以酬夙心。方剃草、有祥云出众峰间。遂名曰重云。虎豹引去。有龙湫、险恶不可犯。晖督役、夷塞之、以为路。龙亦移他处、但见云雷随之。後唐明宗闻而佳之。赐额曰长兴。住持馀四十年。节度使王彦超微时。尝从晖游、欲为沙门。晖熟视曰：汝世缘深。当为我家垣墙。彦超後果镇永兴、申弟子之礼。周显德三年夏。诣永兴与彦超别。嘱以护法。彦超泣曰：公遂忍弃弟子乎。晖笑曰：借千年亦一别耳。七月二十四日书偈一首曰。我有一间舍、父母为修盖。住来八十年、近来觉损坏。早拟移别处、事涉有憎爱。待他摧毁时、彼此无妨碍。乃跏趺而化。阅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晖居中滩、有病比丘。为众恶弃之。比丘哀曰：我

以夙业白癞。师能为我洗摩。晖为之无难色。俄有神光异香。方讶之、忽失所在。归视疮痂、亦皆异香也。

瑞龙璋禅师

禅师名幼璋、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镇广陵。璋方七岁、游慧照寺。闻诵《妙法莲华经》。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难之、璋因不饮食。不得已许之。依慧远禅师剃发。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见白水、又谒署山。二大老皆器许焉。咸通十三年、见腾腾和尚者、於江陵。腾腾嘱曰：汝往天台。寻静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见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萨、王於江南。于时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静安乡建福唐院。已符腾腾之言。又住隐龙院。中和四年、浙东饥疫。璋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遗骸数千。时谓悲增大士。乾宁中、雪峰尝见之。以棕榈拂子授璋而去。天佑三年、钱尚父遣使童建。赍衣服香药、入山致请至府。署志德大师。馆于功臣院、日夕问道。辞还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龙寺於城中、以延之。禅者云趋而集。又契憨憨之语。尝谓门弟子曰。老僧顷年、游历江外、岭南荆湖。但有知识丛林、无不参问来。盖为今日与诸人聚会。各要知个去处。然诸方终无异说。只教诸人歇却狂心、休从他觅。但随方任真、亦无真可任。随时受用、亦无时可用。设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昼作夜。更饶善巧、终不能指东为西。脱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学语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里采花、波中取月。还著得心力么。

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龙老汉、事不获已。迂迴太甚、还肯么。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从尚父乞坟。尚父笑曰：师便尔乎。遣陆仁璋者、择地於西关建塔。塔毕、璋往辞尚父、嘱以护法恤民。还安坐而化。阅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诏改天台隐龙、为隐迹云。

林阳端禅师

禅师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业於南涧寺。年二十四、谒安国弘 舀禅师。有僧问、万象之中、如何独露身。 舀举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启 舀曰。今日见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处。 舀曰：汝见何道理。端亦举一指。 舀笑令去。寻住林阳。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木马走似烟、石人趁不及。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竹箸一文一双。有僧夜至方丈。端以衲蒙首。僧忽褫衲。问谁、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糖、舶上槟榔。僧不解、端瞠目。曰会么。曰不会、曰汝若会即廓清五蕴、吞尽十方。又谓门弟子曰：佛法无许多般。但凡圣一真、犹存见隔。见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谓之称性缘起。则俯仰进止、屈伸谦敬。无一法可转变、有生住异灭相。况我祖师门下、合作何理论。开宝元年八月作偈曰。来年二月二、与汝暂相弃。 灰散长江、勿占檀那地。道俗皆写记之。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竟入山。二月一日、太守亦至。从官骆史侦伺、信宿如市。二日饭罢。端升座叙行脚本末、辞众。有长老圆应者、出众问曰。云愁雾惨、大众呜咽。未当告别、愿赐一言。端垂一足。进曰：法镜不临於此土。宝月又照於何方。

端曰：非汝境界、曰恁么、则沤生沤灭、还归水。师去师来、是本常。端作嘘声、复与数僧酬答罢、归方丈。至亥时问众曰。世尊灭度时节是何日。对曰二月十五日子时。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阅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双峰钦禅师

禅师名竟钦、益州人、生郑氏。少为大僧、於峨眉 山黑水寺。出蜀南抵韶石云门、得心法。即就双峰之下。创精舍以居、号兴福。开堂之日、匡真禅师躬临证明。僧问、宾头卢应供四天下、还遍也无。钦曰如月入水。又问、如何是用而不杂。钦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里撒真珠。於是匡真以谓、类已加敬焉。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谓门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个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毕。钦曰：後日子时行矣。及期适云门爽禅师。温门舜峰诸老夜话。侍者报三更。钦索香焚之、合掌而化。阅世六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峰诠禅师

禅师名道诠、生刘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弃家。师事思禅师。思为剃落、受具足戒。闻长沙慧轮禅师道价、思一见之。时马氏窃据荆楚、与建康接壤。诠年二十馀。结友冒险造焉。会马氏灭、刘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刘言领其事。逵见诠辈、

疑以为江表谍者。捕缚欲投江中。诤怡然无怖。逵异之、以问轮曰。此道人视死如见鼻端。何种人乃能尔。轮曰彼盖为法忘躯之人。闻老僧虚名、故来决择耳。逵释之加敬、诤傲然而去。依延寿十年。轮歿诤还庐山。乾德初、庵於东南牛首峰之下。开宝五年、洪州林仁肇。请住九峰、赐大沙门。僧问、承闻和尚、亲见延寿来、是否。诤曰：山前麦熟也未。问九峰山中还有佛法也无。诤曰有。曰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诤曰石头大底大、小底小。问如何是学人自己。诤曰床窄先卧、粥稀後坐。问古人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如何。诤曰明日路口有市。太平兴国元年。南康牧张南金、迁以居归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跏趺辞众而化。阅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龟洋忠禅师

禅师名慧忠、泉州人、生陈氏。幼依龟洋山得度。游方至华州。谒草庵法义道人、留十馀年。南还旧山、痛自韬晦。会昌初、诏天下废释氏教。及宣宗即位、诏重兴之。而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成佛者未必须僧。遂过中不食、不宇而禅。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见。曰雪後始知松柏操。云收方见济淮分。不因世主令还俗。那辨鸡群与鹤群。多年尘土自腾腾。虽著伽梨未是僧。今日归来酬本志。不妨留发候然灯。形容虽变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试读善财巡礼偈。当时岂例是沙门。谓门弟子曰。众生不能解脱者、情累耳。悟道易、明道难。问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脱情见、其道自明矣。夫明之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药力。以蛇绾弄、揣怀袖中

无难。未知咒药等力者、怖骇弃去。但谛见自心、情见便破。今千疑万虑、不得用者。是未见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罢、安坐而化。全身葬於无了禅师塔之东。後数年塔忽自坼裂、连阶丈馀。寺将发僧视之。是夜宴寂中、见无了禅师曰。不必更发也。今为沈陈二真身。无了生沈氏、见马祖云。

赞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数老者鲜矣。予观其言、皆约而明。校其履践、诚而不杂。故能於死生之际、明验昭著。然初不闻俨临万众、四事供养者也。

卷十一

洞山聪禅师

禅师名晓聪、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云门寺得度。头骨 然、一帔阅寒暑。周游荆楚、饫厌保社。与众作息、无有识之者。在云居时、传僧伽在维扬。於是禅者立问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么扬州出现。聪婆娑从旁来。众戏使对之。聪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众目笑之。莲花峰祥庵主、闻此语惊曰。云门儿孙犹在耶。夜敷坐具、望云居拜之。丛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诠禅师。大中祥符二年。诠移住栖贤、以聪继席。果嗣文殊应真禅师。真见圆明密、云门四世孙也。聪见僧来有所问。辄 目视之曰。我击虎术汝不会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问曰。山上住、为什么山下担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烧。云居舜老夫、时年少。聪使乞食鄂渚。有居士问、古镜未磨时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来耶。舜默惭、驰归举似聪。聪代前语曰：此去汉阳不远。代後语曰：黄鹤楼前鹦鹉洲。舜因悟其旨。聪示众曰。一大藏教是个之字。祖师西来是右字 或作手 。作么生是正义。良久曰：天晴盖却屋、趁闲打却禾。输纳王租了、鼓腹自高歌。手植万松於东岭、而诵金刚般若经。山中人名其岭、曰金刚。

方植松、而宝禅师至。时亲自五祖来。聪问、上岭一句作么生道。宝曰：气急杀人。聪拄 呵曰。从何得此随语生解阿师。见问上岭、便言气急。佛法却成流布。宝请代语。聪曰：何不道、气喘杀人。逍遥问、岭在此。金刚在什么处。聪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亲栽。初比部郎中许公式、出守南昌。过莲华峰、闻祥公曰。聪道者在江西、试寻访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许公既至。闻聪住山家风、作诗寄之曰。语言浑不滞、高蹶祖师踪。夜坐连云石、春栽带雨松。镜分金殿烛、山答月楼钟。有问西来意、虚堂对远峰。天圣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当令自宝住持。因与门人叙透法身说偈曰。参禅学道莫忙忙。问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 羸甚。见人无力得商量。唯有锄头知我道。种松时复上金刚。言卒而化。又七日 维。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赞曰：聪答所问两句耳。而莲华祥公、便知是云门儿孙。古人验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聪语要一卷。载云水僧楚圆请益。杨亿大年百问语。皆赴来机、而意在句语之外。圆即慈明也。初受汾阳、祝令更见聪。故慈明参扣馀论、尚获见之。呜呼、聪为莲华峰汾阳所知。则其人品要。当从玄沙、棱道者辈中求也。

雪窦显禅师

禅师名重显、字隐之、遂州人。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生於李氏。幼精锐、读书知要、下笔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夺。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门仁铎为师、落发受具。出蜀浮

沈、荆渚间历年。尝典客大阳、与客论赵州宗旨。客曰：法眼禅师。昔解后觉铁 者、於金陵。觉赵州侍者也、号称明眼。问曰：赵州柏树子因缘、记得否。觉曰：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师子窟中来。觉公言无此语、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显曰：宗门抑扬、那有规辙乎。时有苦行、名韩大伯者。貌寒寝侍其旁、辄匿笑而去。客退、显数之曰。我偶客语、尔乃敢慢笑、笑何事。对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择法不明。显曰岂有说乎。对以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後來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椿旧处寻。显阴异之、结以为友。显盛年工翰墨、作为法句。追慕禅月休公。尝游庐山接贤时、是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邈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师子峰在栖贤之後。曰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显与齐岳者为侣。同谒五祖戒禅师。显休於山前庄、遣岳先往。机语不契、显亦竟不见。北游至复州。北塔祚禅师者、香林远公嫡子。云门之孙也。祚远皆蜀人。知见高、学者莫能觐其机。显俊迈、祚爱之。遂留止五年、尽得其道。显与学士曾公会厚善。相值淮上、问显何之。曰将游钱塘绝西兴。登天台雁荡。曾公曰：灵隐天下胜处。珊禅师吾故人、以书荐显。显至灵隐、三年、陆沈众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访显於灵隐、无识之者。时堂中僧千馀。使吏捡床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问、向所附书。显袖纳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邮也。 一本曰：然行脚人。於世无求、敢希荐达哉。 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吴江翠峰虚席、举显出世。开法日、顾视大众曰。若论本分相见、不必高升此座。乃以手指曰：诸人随山僧手看。无量佛土一时现前。各各子细观瞻。其或涯际未知、不免拖泥带水。於是登坐。又环顾大众曰。人天普集合、发明何事。岂可互分宾主、驰骋问答。

便当宗乘去。广大门风、威德自在。辉腾今古、把定乾坤。千圣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声前悟旨、犹迷顾鉴之端。言下知归、尚昧识情之表。诸人要识真实相为么。但以上无攀仰、下绝已躬。自然常光现前、个个壁立千仞。还辩明得也无。未辩辩取、未明明取。既辩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圆超悟。正在兹时、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後住明州雪窦。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座下、号云门中兴。显尝经行植杖、众衲环之。忽问曰：有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曰体露金风。云门答遮僧耶、为解说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汉有悟处、即说。显熟视、惊曰：非韩大伯乎。曰老汉瞥地也。於是令挝鼓众集。显曰：大众今日、雪窦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阳韩大伯。具大知见、晦迹韬光。欲得发扬宗风。幸愿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问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僧退、宗乃曰。宝剑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虽易得、一将实难求。便下座、一众大惊。暮年悲学者寻流失源。作为道日损偈曰。三分光阴二早过。灵台一点不揩磨。贪生逐日区区去。唤不回头争奈何。馀敷扬宗旨、妙语、遍丛林。皇佑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罢、整衣侧卧而化。阅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义怀禅师。

天衣怀禅师

禅师名义怀、生陈氏、温州乐清人也。世以渔为业。母梦星殒於屋除。而光照户、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儿稚坐父船

尾、渔得鱼付怀。怀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诟、甘甜之、不以介意。长游京师、依景德寺。天圣中试经得度。怀清癯、行步迟缓。众中望见、如鹤在鸡群。时有言法华者、不测人也、行市井。拊怀背曰：临济德山去。怀初未喻、问耆宿。耆宿曰：汝其当宏禅宗乎。行矣、勿滞於此。怀初谒荆州金銮善禅师、不契。後谒叶县省禅师、又不契。东游至翠峰、翠峰众盛。怀当营炊、自汲涧、折担悟旨。显公印可、以为奇。辞去久无耗。有僧自淮上来、曰怀出世铁佛矣。显使诵提倡之语。曰譬如雁过长空、影沈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显激赏以为类已。先使慰抚之。怀乃敢通门人之礼。然诸方服其精识。自铁佛至天衣。五迁法席、皆荒凉处。怀至必幻出楼观、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门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归养侍剂药。才如姑苏未还、怀促其归。至门而怀已别众。才问、卵塔已毕、如何是毕竟事。怀竖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阅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宁中、敕谥振宗大师。

赞曰：予观雪窦天衣、父子提倡之语。其指示心法、广大分晓、如云廓天布。而後之学者、失其旨的。争以识情数量、义学品目、缁秽之。譬如燧人氏钻火。将以烹饪飧上帝。而秦始皇用之、以烹儒焚书、岂不误哉。然余闻、菩萨宏法。为内外护、皆本愿力故。曾集贤之知雪窦、言法华之识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卷十二

荐福古禅师

禅师名承古、西州人、传失其氏。少为书生、博学有声。及壮、以乡选至礼部、议论不合。有司怒裂其冠。从山水中来、客潭州了山。见敬玄禅师、断发从之游。已而又谒南岳雅禅师。雅洞山之子、知见甚高、容以入室。後游庐山、经欧峰。爱宏觉塔院闲寂、求居之。清规凜然、过者肃恭。时丛林号古塔主。初说法於芝山、嗣云门。景佑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饶。四年十月、迎以住荐福示众曰：众生久流转者、为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时自己。有今时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带。今时日用自己是枝叶。又曰：一夏将末、空劫已前事、还得相应也未。若未得相应、争奈永劫轮回何有。什么心情、学佛法、广求知解。被知解风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诸人过去生中、总曾学来。多知多解、说得慧辩过人。机锋迅疾、只是心不息。与空劫已前事、不相应。因兹恶道轮回。动经尘劫、不复人身。如今生出头来、得个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广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轮回。何不歇心去、如痴如迷去。不语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句语之中、须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门、是佛知见。诸佛以此

法门。度脱法界众生、众生皆令成佛。今人却言、三玄是临济门风、误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古注曰：此句总颂三玄也。下三句别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亲。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玄也。一句明明该万象。古注曰：此体中玄。重阳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问、三玄三要之名。愿为各各标出。古曰：三玄者一体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门、是佛祖正见。学道人、但随入得一玄。已具正见、入得诸佛阃域。僧问、依何圣教参、详悟得中玄。古曰：如肇法师云、会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又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又曰：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世间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六祖云、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万种法。又云、於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如此等、方是正见。才缺纤毫、即成邪见。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问、如何等语句。及时节因缘、是体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处宜建梵刹。天帝释将一茎草、插其处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马祖一脚踏倒。起曰万象森罗、百千妙义。只向一毫上、便识得根源。僧问赵州、如何是学人自己。州对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谓合头语、直明体中玄。正是泼恶水、自无出身之路。所以云门诫曰：大凡下语如当门剑。一句之下、须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僧进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问石室、曾到五台不。对曰曾到。曰见文殊不。对曰见。又问文殊、向汝道什么。对曰：道和尚父母、抛在荒草里。僧问甘泉。维摩以手、掷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填沟塞壑。僧曰：一句道尽时如何。答曰：百杂碎。云门问僧、甚处来。曰南岳来。又问、让和尚为甚入洞庭湖里。僧无对、云门代云。谢和

尚降尊就卑。此等语、虽赴来机。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脱洒洁净。更须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体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备、何须句中玄。古曰：体中玄临机须看、时节分宾主。又认法身法性、能卷舒万象、纵夺圣凡。被此解见所缠、不得脱洒。所以须明句中玄。若明得、谓之透脱一路、向上关捩。又谓之本分事、只对更不答话。僧曰：何等语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比丘问佛、说甚法。佛云、说定法又问、明日说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为甚定、明日为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问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庐陵米作么价。又僧问赵州。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来、是否。答曰：镇州出大萝卜头。又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答曰：糊饼。如何是向上关捩。曰东山西岭青。又问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总通。所以体中玄见解、一时净尽。从此已後、总无佛法知见。便能与人去钉楔、脱笼头。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脱得知见见解。犹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为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谓之不答话。今世以此为极则、天下大行、祖风歇灭。为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须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语句、时节因缘、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又僧问马大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西来意。答曰：我今日无心情、但问取智藏。僧问藏。藏曰：我今日头痛、问取海兄。又问海。海曰：我到遮里却不会。又临济问黄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三问三被打。此等因缘、方便门中、以为玄极。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僧曰：三玄须得一时圆备、若未见圆备有何过。古曰：但得悟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见。所出言语、一一要合三乘。对答句中、须依时节。具理

事、分宾主、方谓之圆。不然、谓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见、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须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返为此知见奴使。并无实行、有憎爱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体中玄也。云门临济下儿孙、多如此。凡学道人、纵悟得一种玄门。又须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脱洒路上。始得平稳、脚踏实地。僧曰：既云於祖佛言句、棒喝中学。何故有尽善不尽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为则。但学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见、知见是学成非悟也。所以认言句作无事。作点语、作纵语、作夺语。作照作用、作同时不同时语。此皆邪师过谬、非众生咎。学者本意、只欲悟道见性。为其师不达道、只将知见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师故邪。僧曰：师论三玄法门。名既有三、法门亦有三。而语句各各不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须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无为。随缘应现、无所不为。所以虚空世界、万象森罗。四时阴阳、否泰八节。草木荣枯、人天七趣。圣贤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间、皆从此出。故云、无不从此法界流。究竟还归此法界。经云、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楞严曰：於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维摩曰：或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时作地水、或时作火风。李长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鱼龙。处涅槃之大宅、现阴阳而化物。真觉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万法本无、揽真成立。真性无量、理不可分。故知、无边法界之理。全体遍在、一法一尘之中。华严曰：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及国土、三世悉在无有馀。亦无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尘、一色一声。皆具周遍含容四义。理性无边、事相无边。参而不杂、混而不一。何疑一语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进曰：古人何故

须要。一语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盖缘三世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体中玄。三世祖师、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与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门中。没量大人、容易领解。且如亲见云门尊宿、具大声价。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门宽、巴陵鉴。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见性。何以知之。如僧问巴陵、提婆宗。答曰银碗里盛雪。问吹毛剑。答曰珊瑚枝枝撑著月。问佛教祖意是同别。答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云我此三转语、足报云门恩了也。更不为作忌斋。大众、云门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岂无言句。岂可以三转语、便报师恩乎。古临终写偈、辞众曰。天地本同根、鸟飞空有迹。雪伴老僧行、须弥撼金锡。乙酉冬至四、灵光一点赤。珍重会中人、般若波罗蜜。

赞曰：古说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为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语、不识活句。其三分两种自己、不知圣人立言之难。何谓三玄三要、为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临济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黄蘗、但名大机大用。在岩头雪峰、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触之为烧、背之非火。古谓非是临济门风。则必有据、而言有据。何不明书、以绝学者之疑。不然则是臆说。肆为臆说、则非天下之达道也。见立三玄、则分以为体中。为句中、为玄中。至言三要则独不分辩乎。方讥呵学者、溺於知见、不能悟道。及释一句之中、具三要。则反引金刚首楞严维摩等义。证成曰：性理无边、事相无边。参而不杂、混而不一。何疑一语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岂非知见乎。且教乘既具此意。则安用复立宗门。古以气盖人、则毁教乘为知见。自宗不通、则又引知见、以为证、此一失也。何谓罪巴陵三语、不识活句耶。曰巴陵真得云门之旨。夫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

名为活句。使问提婆宗、答曰外道是。问吹毛剑、答曰利刃是。问祖教同异、答曰不同。则鉴作死语、堕言句中。今观所答三语、谓之语则无理。谓之非语、则皆赴来机活句也。古非毁之过矣、二失也。何谓分二种自己。不知圣人立言之难耶。曰世尊偈曰。陀那微细识、习气如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开演。以第八识、言其为真也耶。则虑迷无自性。言其非真也耶、则虑迷为断灭。故曰我常不开演、立言之难也。为阿难指示、即妄即真之旨。但曰二种错乱修习。一者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识精圆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然犹不欲间隔其辞。虑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创建两种自己、疑误後学三失也。

卷十三

福昌善禅师

禅师名惟善、不知何许人。住荆南福昌寺。嗣明教宽禅师。为人敬严、秘重法道。初住持时、屋庐十馀间。残僧数辈。善晨香夕灯、升座说法、如临千众。禅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备之。客至肃然加敬。十馀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许人。善见来者、必勘验之。有僧才入方丈、画有圆相呈善。善喝曰：遮野狐精。其僧便作掷势、以脚撈之三。善曰蒿箭子。其僧礼拜、善便打。又问僧、近离甚么处。对曰：大别。曰：在大别、多少时。对曰：三年。曰：水牯使什么人作对。曰：不曾触他一粒米。曰：二时吃个什么。僧无语、善便打。又问僧、近离甚么处。对曰：安州。曰：什么物与么来也。对曰：请师辩著。曰：驴前马後汉。僧喝之。曰：驴前马後汉、又恶发作么。僧又喝。善便打、僧无语。善喝云、遮瞎驴。打杀一万个、有甚罪过、参堂去。有僧自号映达摩。才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即遍周法界、不展即宾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善曰：汝平地吃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夺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里瞠眼汉、且坐吃茶。茶罢映前白曰。适来容易触忤和尚。善曰：两重公案。罪不重

科、便喝去之。又问僧、近离什么处。对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将一句来。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べ势。善笑曰：丧车後掉药囊。又问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减一是多少。其人无对、善便打。乃自代云适来犹记得。问超山主、名什么。对曰：与和尚回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对曰：不回互。善便打。又问僧、什么处来。对曰：远离两浙、近离鼎州。曰夏在什么处。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将一句来。僧无语。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又问僧、什么处来。对曰：复州。曰什么物与么来。对曰：请和尚试辩看。曰礼拜著。僧曰喏。善曰自领出去。三门外与汝二十棒。善机锋峻、不可婴、诸方畏服法席。追还云门之风。南禅师尝曰：我与翠岩悦、在福昌时。适病寒、服药出汗。悦从禅侣遍借被、咸无焉。有纸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数。悦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赞曰：明教在云门。一日闻白槌曰。请师宽充典座。明教翻筋斗出众。曰：云门禅属我矣。及住持、尝自外归。首座问曰：游山不易。明教举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夺之、即随倒卧。首座掖起度与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余尝想见其人。今观善公施为、真克家子也。

大阳延禅师

禅师名警玄。祥符中、避国讳易为警延。江夏张氏子也。其先盖金陵人。仲父为沙门、号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为师。年十九、为大僧。听圆觉了义经。问讲者、何名圆觉。讲者曰：圆以圆融有漏为义。觉以觉尽无馀为义。延笑曰

：空诸有无、何名圆觉。讲者叹曰：是儿齿少而识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秽食置宝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游方。初谒鼎州梁山观禅师。问如何是无相道场。观指壁间观音像、曰此是吴处士画。延拟进语。观急索曰：遮个是有相。如何是无相底。於是延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观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辞、恐上纸墨。观笑曰：他日此语上碑去在。延献偈曰：我昔初机学道迷。万水千山觅见知。明今辩古终难会。直说无心转更疑。蒙师点出秦时镜。照见父母未生时。如今觉了何所得。夜放乌鸡带雪飞。观称以为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负、侪辈莫敢攀奉。一时声价藉甚。观歿、辞塔出山。至大阳、谒坚禅师。坚欣然让法席使主之、退处偏室。延乃受之。咸平庚子岁也。谓众曰：廓然去、肯重去。无所得心去、平常心去。离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牵牛向溪东放、不免纳官家徭税。牵牛向溪西放、不免纳官家徭税。不如随分纳些些。渠总不妨、免致捞扰。作么生是随分、纳些些底道理。但截断两头、有无诸法。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无依。平等大道、万有不系。随处转辘轳地、更有何事。僧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延曰：亡僧几时迁化。僧曰：争奈相送何。延曰：红炉焰上条丝缕。云中不点头。见僧种瓜、问曰。甜瓜何时可熟。对曰：即今熟烂也。曰拣甜底摘来。对曰：什么人吃。曰不入园者。对曰：未审不入园者、还吃也无。曰汝还识他么。对曰：虽然不识、不得不与。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寿堂看之。问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无个泡幻、大事无因辨。若要大事辨、识取个泡幻、作么生。对曰：遮个犹是遮边事。延曰：那边事作么生。对曰：匝地红轮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尔惺惺耶。僧喝曰：遮老汉、将谓我忘却。 即兴阳剖

禅师。延神观奇伟、有威重。从儿稚中、即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叹无可以继其法者。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使为求法器、传续之。延尝注释曹山三种语。须明得转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随类堕。注曰：是沙门转身语、是异类中事。若不晓此意、即有所滞。直是要伊一念无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贵堕。注曰：须知那边了、却来遮边行李。若不虚此位、即坐在尊贵。三曰：不断声色是随处堕。注曰：以不明声色、故随处堕。须向声色里、有出身之路。作么生是声色外一句。答曰：声不自声、色不自色、故云不断。指掌当指何掌也。予尝作随类堕偈曰。纷然作息同、银碗里盛雪。若欲异牯牛、与牯牛何别。作尊贵堕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复有尊贵。自应著珍御、顾见何惊异。作随处堕偈曰。有闻皆无闻、有见元无物。若断声色求、木偶当成佛。今并系於此。延以天圣五年七月十六日、升座辞众。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停笔而化。

赞曰：延嗣梁山观。观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嗣云居膺。膺於洞山之门、为高弟也。余观大阳盛时。有承剖两衲子、号称奇杰。卒至於不振、惜哉。微远录公、则洞上正脉、几於不续矣。呜呼延之知人、可以无愧也。

卷十四

神鼎 禅师

禅师洪 者、襄水人也。传失其氏、 或云生於扈氏。隐于衡岳之三生藏。有湘阴男子、邦称右族。来游福严、即室。见 气貌闲靖、一钵挂壁。莫能亲疏之、倾爱之忘去。谓曰：师宁甘长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邻寺吾世植福之地。久无住持者、可俱往。 笑曰诺。乃以已马驮 还。湮至、设鱼鼓粥饭、如诸方。一年而成丛席。十年而有众三十辈。僧契嵩少时游焉。 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两小瓮、吒曰。汝来乃其时寺、今年始有酱食矣。明日将粥、一力挟筐、取物投僧钵中。嵩睨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观皆碎饼饵。问诸耆老、曰此寺自来不煮粥。脱有檀越请应供。 次第拨僧赴之。祝令携乾残者、归纳库下。碎焙之、均而分 、以当面也。堂头言、汝来适丁其时、良然。嵩大惊。有木床一。夜则 坐其上。三十辈者环之、听其诲语。 曰：洞山颂曰。贪 痴、太无知。果赖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心王子细推。无量劫来不解脱。问汝三人知不知。古人与么道、神鼎即不然。贪 痴、实无知。十二时中任从伊。行即往、坐即随。分付心王无可为。无量劫来元解脱。何须更

问知不知。又尝曰：无量劫来赁屋住。至今不识主人公。借问诸人还识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问神鼎。向伊道作么作么。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话会参。智度寺沙门本延、谒夜语。还谓郡将曰。公所谓、本色老宿。惜陆沈山中。郡以礼请开法。辞免不得已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无正意参禅。只欲往东京、听一两本经论、以答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风发吹上首山。见个老和尚、劈头槌一槌。当时浹背汗流、礼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当初、束缚送去首山後。却归乡井、古寺闲房、任运过时、岂不快哉。虽然如是、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今日有一炷香。也要对众烧却、供养此老。只是汝州土宜。乃升座问答罢。又曰：斋会已具、僧俗已集。问答已毕、佛法成辨。只将此善、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疆、便下座。道俗欢呼、以为未始见也。於是湮声名普闻。僧问、鸟巢侍者、欲往诸方。学习佛法去。鸟巢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曰：此事即知、此人久积净业。旷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举似。复吹之曰：会么。不得辜负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与汾阳师兄、曾如此说。汾阳作偈曰。侍者初心慕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巢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得心安。看他吐露、终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条拄杖刺蛄、劲直螺纹爆节。寻常肩上横担、大地乾坤挑斡。<翟支>开懵钝顽痴、打破伶俐尖黠。如今卓在面前、诸方作么拈掇。我即不与么道。僧曰：愿闻和尚偈。偈曰：得处不在高峰、亦非浅深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为依托。僧问、有问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将小意对梨。曰：若有问神鼎。但向道、此一问岂是小意。会么、首山大似担水河头卖。神鼎只解就窝里打。良久曰：相见不扬眉、君东我亦西。有时示众曰。雨下阶头湿、晴乾又没泥。姨姨娘姊妹、嫂嫂阿哥妻。若与么会得、犹是长连床

上粥饭僧。作么生道得一句。作个出格道人、有么。良久云、适来有一人、为蛇画足。踣跳上梵天、{祝土}著帝释鼻孔。帝释恶发、雨似盆倾。诸人还觉袈裟湿么。有僧自汾州来 传是举道者。倚拄杖曰。一朵峰峦上、独树不成林时如何。僧曰：水分江树浅、远涧碧泉深。又问、作么生是回互之机。僧曰：盲人无眼。又问曰：我在众时、不会汾阳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请和尚举看。曰：鹅王飞鸟去。马头岭上住。天高盖不得、大家总上路作么。僧举起坐具曰。万年松在祝融峰。曰：不要上座答话、试说看。僧曰：忽忆少年曾览照。十分光彩脸边红。即拂衣去。曰：弄巧成拙。僧请益首山答佛法。作偈曰：新妇骑驴阿家牵。谁後复谁先。张三与李四。拱手贺尧年。从上诸圣、总皆然。起坐恁诸没两般。有问又须向伊道。新妇骑驴阿家牵。乃又曰：虽然如此、犹未尽首山大意。进曰：如何尽首山大意。曰：天长地久、日月齐明。又作偈曰：长安甚乐到人稀、千圣同源。到者方知不是归 方可较些子。直道迥超凡圣外、有人不肯在。犹是曹 第二机 青霄有路。郴州道俗、即山迎请、住王莽山、不赴。僧问、佛不违众生之愿。为甚有请不赴。曰：莫错怪老僧好。有偈曰：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若人解了如斯意。大地众生无不彻。德腊俱高、丛林尊仰之。如古赵州、同曰神鼎。闲书壁作偈曰：寿报七十六、千足与万足。若问西来意、彼此莫相触。莫相触何付嘱。报你张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绿。歿时年八十馀。少年时、与耆宿数人、游湘中。一僧举论宗乘、颇博敏。会野饭山店供辨、而僧论说不已。曰：上人言三界惟心万法惟识。惟识惟心、眼声耳色、何人之语。僧曰：法眼大师偈也。曰：其义如何。对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识故声色然。曰：舌味是根境否。对

曰是。以箸挟菜置口中、含糊而言。曰何谓相入耶。坐者相顾大惊、莫能加答。曰：路途之乐、终未到家。见解入微、不名见道。参须实参、悟须实悟。阎罗大王、不怕多语。

赞曰：不欲争虚气於形迹之间。唯务收实效於言意之表者、蠢叟论也。予观神鼎、殆庶几、无愧此言。得道时未壮、隐于南岳二十年。乃领住持事、又二十年。方开堂说法。然皆缘起於他、非己意。譬如夜月行空、任运而去至。於甘枯淡、以遂夙志。依林樾以终天年。可以追媲其师也。

谷山崇禅师

禅师名行崇、不知何许人也。初住福州报恩寺。後住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禅师。雪峰之的孙也。崇谓门弟子曰。吾虽不在、未尝不为诸兄弟。若委悉报恩尝为人处。许汝出意想知解、五阴身田。若委不得、犹待报恩、开两片皮。方为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唤作鬼家活计、虾蟆衣下客。欲得速疾相应、即如今立地、便证。验取识取、有什么罪过。不然、根思迟回。且以日及夜、究寻将去。忽然一日觑见、更莫以少为足。更能研究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若触若净、若好若恶。以汝所见事觑教。尽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见一法、如丝发许。不见此个事。我说为无明翳障。直须不见有法、是别底法、方得圆备。到遮里、更能翻掷自由、开合不成痕缝。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风入风、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剑、刺断天下人疑网。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兴大用、举必全真。若有个汉、到与么境界。谁敢向前说是说

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汉。超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处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须好与。莫取次发言吐气、沉坠却汝无量劫。莫到与么时、便道报恩不道。

赞曰：洞山清稟禅师、作澄心堂录。录崇语句。细味之、骨气不减岩头。恨不能多见。崇宁之初、冲虎至谷山。塔冢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偈曰。行尽湘西十里松。到门却立数诸峰。崇公事迹无寻处。庭下春泥见虎踪。

慧林圆照本禅师

圆照禅师、讳宗本、出於管氏。常州无锡人也。性质直、少缘饰。貌丰硕、言无枝叶。年十九、师事苏州承天永安道升禅师。升方道价重、丛林归之者如云。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供给之。夜则入室参道。升曰：头陀荷众良苦、亦疲劳乎。对曰：若舍一法、不名满足菩提。实欲此生身证、其敢言劳。升阴奇之。又十年、剃发受具。服勤三年、乃辞升。游方遍参。初至池州景德。谒义怀禅师、言下契悟。众未有知者。尝为侍者、而喜寝、鼻息呼呼。闻者厌之、言於怀。怀笑曰：此子吾家精进幢也。汝辈他日、当依赖之。无多谈、众乃惊。及怀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荐福。本皆从之。治平初、怀公退居吴江之圣寿院。部使者李公复圭、过怀公、夜语曰。瑞光法席虚、愿得有道衲子主之。怀指本曰：无逾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众击鼓、鼓辄堕。圆转震响、众惊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

众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陈公襄。以承天兴教、二刹坚请。欲往而苏人留之益甚。又以净慈恳请之曰：借师三年。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啧啧曰：谁不欲作福。苏人识其意、听赴之。学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苏人、以万寿龙华二刹、请择居之。迎者千余人。曰：始借吾师三年、今九载矣。义当见还、欲夺以归。杭州守使、县尉持卒徒护之。乃不敢夺。元丰五年、以道场付其门人善本。而居於瑞峰庵。苏人闻之谋夺之。惧力不胜、欲发而未敢也。时会待制曾公孝序、适在苏。盖尝问道於本、而得其至要。因谒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辞去、本送之登舟。语笑中载而归。以慰苏人之思。於是归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时年六十三矣。未几神宗皇帝。辟相国寺六十有四院为八。禅二律六。以中贵人梁从政、董其事。驿召本主慧林。既至、遣使问劳三日。诏演法於寺之门。万众拜瞻、法会殊胜。以为弥勒从天而降人间也。翌日召对延和殿。有司使习仪而後引。既对山呼罢、登殿赐坐。即就坐盘足跏趺。侍卫惊相顾、本自若也。赐茶至、举盏长吸、又荡撼之。上问受业何寺。对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兴禅宗、宜善开导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谓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车驾幸相国寺。止禅众无出迎。师奉承睿奖、阐扬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宁殿说法。左右以本尝为先帝所礼敬。见之呜咽、不自胜。哲宗加号禅师。皇叔荆王亲赍敕授之。元佑元年、以老求归。朝廷从其请、敕任便云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辞众曰。本是无家客、那堪任便游。顺风加櫓棹、船子下扬州。既出都城。王公贵人、送者车骑相属。本海之曰：岁月不可把玩。老病不与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为。闻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导、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诉。遂买而畜之。其住净慈、岁大

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涌。得金鳗鱼。因浚为井、投鱼其间。寺众千余人、汲以不竭。民张氏有女子死。梦其母曰：我以罪为蛇。既觉得蛇於棺下、持以诣本。乃为说法、复置故处。俄有黑蝉、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当入笼中。当持汝再诣净慈。如其祝、本复为说法。是夕梦女曰：二报已解脱矣。其显化异类、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尝以辩博为事。至其说法、则虽盛名隆势、无所少假。高丽僧统义天。以王子奉国命、使於我朝。闻本名、请以弟子礼。见问其所得、以《华严经》对。师曰：《华严经》三身佛。报身说耶、化身说耶、法身说耶。义天曰：法身说。本曰法身遍周沙界。当时听众、何处蹲立。义天茫然自失、钦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学自名。本问曰：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既曰无为、作么生学。李公不能答。雪窦道法、至本大盛。老居灵岩、闭门颓然。而四方从者相望、於道不释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将入灭沐浴而卧。门弟子环拥请曰。和尚道遍天下。或一本云、名满天下。今日不可无偈。幸强起安座。本熟视曰：痴子、我寻常尚懒作偈。今日特地图个什么。寻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素笔大书五字曰：後事付守荣。掷笔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门弟子塔师全身於灵岩山。阅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赞曰：富郑公居洛中。见 华严、诵本之语。作偈寄之曰。或一本云、富郑公弼。得心要於 华严、有偈寄本曰。因见 师悟入深。寅缘传得老师心。东南谩说江山远。目对灵光与妙音。王显谟汉之、初见本登座。以目四顾、乃证本心。余闻马鸣云。如来在世、众生色心殊胜。圆音一演、随类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余年。而能使王公贵人、闻风而悟、瞻颜而证。则常随而亲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余人、而本则倍之。

近代授法之盛、无能加者。非愿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一本云、自瞻颜而证之下。但云、则其大愿真慈之力。无愧绍隆之职者 也。

卷十五

衡岳泉禅师

禅师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聪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逊、流俗憎之。去为沙门、拨置戒律。任心而行、眼盖衲子。所至丛林、辄删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阳、谒昭禅师。昭奇之、密受记别。南归放浪湘中。闻慈明住道吾、往省觐。慈明问曰：白云横谷口、道人何处来。泉左右顾曰：夜来何处火、烧出古人坟。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声。慈明以坐具付之。泉接住推置绳床上。慈明亦作虎声、泉大笑。山有湫毒龙所蛰。堕叶触波必雷雨连日。过者不敢喘。泉、慈明暮归。时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径去。於是泉解衣跃入。霹雳随至、腥风吹雨、林木振摇。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须臾晴霁、忽引颈出波间曰咄。後登衡岳之顶灵峰寺。或云、云峰寺。

住懒瓚岩、又移住芭蕉。将移居保真、大书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占堆云处。般般异境未暇数。先看矮松三四树。寒来烧枯杉、饥餐大紫芋。而今弃之去、不知谁来住。住保真庵、盖衡湘至险绝处。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盘绕之。泉解衣带、缚其腰、中夜不见。明日杖策、遍山寻之。衣带缠枯松上、盖松妖也。又自後洞、负一石像、至南台。像无虑数百斤。众僧

惊骇、莫知其来。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传为飞来罗汉。尝过衡山县、见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怜态。指其肉又指其口。屠问曰：汝哑耶、即肯首。屠怜之、割巨脔置钵中。泉喜出望外、发谢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来山中。人问瓢中何物。曰大道浆也。自作偈曰：我又谁管你天、谁管你地。著个破纸袄、一味工打睡。一任金乌东上、玉兔西坠。荣辱何预我、兴亡不相关。一条拄杖一葫芦。闲走南山与北山。醉卧山路间、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纷纷如秋月。文殊不出头、普贤呈丑拙。畜一奴名调古、日令拾薪汲涧。或呼对坐岩石间。赠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调古。不诵经、不礼祖。解般御冬寒。随分衣裳破不补。会栽蔬、能种芋。千山万山去无惧。阿呵呵、有甚讨处。慈明迁住福严。泉又往省之、少留而还。作偈寄之曰。相别而今又半年。不知谁共对谈禅。一般秀色湘山里。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谒泉。泉与语惊曰。五州管内、乃有此匾头道人耶。南公夏於法轮。泉因写偈、招之曰。一自与师论大道。别来罕有同人到。如今抛却老狂僧。却去勾嵎峰头坐。大雪漫漫、猿声寂寂。独吟咏、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难得。孤云何日却归山。共坐庵前盘陀石。南公讥其坦率。戏酬以偈曰。饮光论劫坐禅。布袋经年落魄。疥狗不愿生天。却笑云中白鹤。云峰悦公访之。泉以偈赠之曰。高才悦禅者、心如孩儿貌山野。特特扶筇远谒予。三年见之如初也。不参禅不问道。寻常只倡渔家傲。禅人见渠冷如灰。渠见禅人淡如卑。有结伴诣常宁。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赠之曰。诸禅结伴游玉塔。灵踪胜境将心扎。归来举似看如何。何似狂僧无缝塔。无缝塔、最难邈。岂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尽云奔。踏破几多鞋共屐。无缝塔、甚在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样看。便与拦腮

鼓一搭。嘉佑中、男子冷清妖言誅。泉坐清曾经由庵中。决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负土经通衢。弛担说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气塞。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狱。言讫微笑、泊然如蝉蛻。维舍利不可胜数。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华举禅师

禅师名全举、汾阳昭公之嗣也。初住龙舒之法华寺。後移居白云之海会寺。为人精严、谅直饱参。汾阳特称之。自出并汾、遍诣名山。初谒荆南福昌善禅师。善问曰：回互不回互。对曰总不与么。曰为什么已吃福昌棒。对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脱空漫语。对曰调琴澄太古、琢句体全真。又谒公安远禅师。远问作么生是伽蓝。对曰深山藏独虎、浅草露群蛇。曰作么生是伽蓝中人。对曰青松盖不匝、黄叶岂能遮。曰道什么。对曰：少年曾决龙蛇阵。老倒还听稚子歌。曰一句两句、云开月露作么生。对曰：照破祖师关。又谒延寿贤禅师。贤问、海竭人亡作么生。对曰毒蛇不咬人。曰为何如此。对曰风引云断、泉冲石径斜。又谒夹山真首座。真曰还见么。对曰万事全无。曰还不见么。对曰千般皆在手。举曰：首座未见澄散圣时如何。曰湖南江西。又问见後如何。曰江西湖南。举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惊。对曰终不捏怪。又谒福严承禅师。承问、作么生是圆融之相。对曰：木人岭上休相觑。石女边更不迷。举却问、如何是福严圆融之相。曰老病寻常事、龙鍾没好时。又问、融即不问、如何是圆。曰法界广无边。承曰：不圆不融时如何。对曰：虚空无对面、鸟道绝东西。又问、狸奴白牯却

知有。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诸佛不知有。曰：只为太惺惺。进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争怪得伊。又谒石霜慈明禅师。慈明问、作么生是向上一窍。对曰二窍俱明。曰还见七十二峰么。对曰有甚掩处。曰道什么。对曰：今日触忤和尚。慈明便打。举曰：作什么。曰将谓是收番猛将。元来是行间小卒。对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喷月华。又谒大愚芝禅师。芝问、古人见桃花、意作么生。对曰：曲不藏直。曰那个且从、这个作么生。对曰：市中拾得宝、比邻那得知。曰上座还知么。对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曰作家诗客。对曰一条红线两人牵。曰玄沙道谛当、又作么生。对曰：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对曰：楼阁凌云势、峰峦叠翠层。又谒玉涧林禅师。林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从此露堂堂。云门赚杀他家子。直至而今乱度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么。对曰：争敢。曰作么生。对曰：清晨升宝座、应不让南能。又谒栖贤讷是禅师。问如何是佛。曰张三李四。进曰意旨如何。曰胡饼有甚汁。又谒五祖戒禅师。戒问、作么生是绝羁绊底人。对曰反手把笼头。曰却是作家。对曰背鞭打不著。曰为什么上来下去。对曰甚处见上来下去。戒便打。举曰：一言无别路、千里不逢人。又谒翠峰素禅师。素曰：风穴道、嘶风木马缘无绊。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对曰：翻身师子生狞甚。谁敢当头露爪牙。曰放汝一线道。对曰七颠八倒。曰收、对曰了。又谒雪窦显禅师。显问、牛吃草、草吃牛。对曰：回头欲就尾、已隔万重关。曰应知无背面、要须常现前。对曰：验在目前。曰自领出去。又谒西湖西峰庵主。主曰：绝顶西峰路、峻机谁敢攀。超然凡圣外、瞥隔两重关。举便问、如何是两重关。曰月从东出、日向西没。对曰：庵主未见明招时如何。曰满盏油难尽。进曰见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举机

辩、如电砰雷射、不可把玩。诸方畏服、号举道者。自住持多夜参曰。诸上座、吾门之事、多少奇特。拥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谓活地、只欠承当在。虽然如此、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么眼目。若於遮里甄别得出。山僧让禅床与上座。若也甄别不出。掷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为本。岂可观州猎县、看山门境致过时。盖为生死事大。所以古人到一处所。见个村院主也须问过。如今兄弟、往往蹉过。不肯递相博问。昔龙牙问德山鉴公。仗剑取师头时如何。鉴便引颈。龙牙曰：头落也。鉴便休去。莫是德山无机锋么。为当别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颈、龙牙献剑。举歿时七十馀、塔於海会。

赞曰无为子曰。生者人之所贵死者人之所畏。耻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贵其贵。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伪。将质之於天地。方是时、丛林以肃严相尚。沙门以修洁相高。一有指目、重为愧耻。故泉有以矫之耳、其号泉大道。若非苟然、举公名著丛林。如薛仁贵著白袍、西平王著锦帽。真勇於道者也。

卷十六

广慧琏禅师

禅师名元琏者闽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禅师。住汝州广慧寺。琏褊颇广颖、瞻视凝远。望见令人意消。尝谓众曰：我在先师会中。见举竹篋子问省驴汉曰。唤作篋子即触。不唤作篋子即背、作么生。省近前掣得。掷地上云。是什么。先师云瞎。省从此悟入。我道省驴汉。悟即大杀悟、要且未尽先师意旨。遮个说话、须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见未忘者、岂免疑谤。又见智门纲宗歌曰。胡蜂不恋旧时窠、猛将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许多气力作么。我寻常说禅、如手中扇子。举起便有风、不举一点也无。既称宗师、却以实法与人。好将一把火照看。与么开口、面皮厚多少。岩头云、若以实法与人。土也消不得。知么、究取好。莫面面相觑、在此作么。内翰秘书监知郡。杨亿大年问曰。承云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劝人疏於财利、况南众生、以财为命。邦国以财聚人。教中有财法二施、何得劝人疏财乎。琏曰：幡竿尖上铁笼头。大年曰：海坛马子似驴大。琏曰：楚鸡不是丹山凤。大年曰：佛灭二千年、比丘少惭愧。大年尝书寄内翰李公维。叙师承本末、其词曰。病夫夙以顽春、获受奖顾。预闻南宗之旨、久陪上国之游。动静咨询、

周旋策发。俾其剝心之有诒、墙面之无慚者。诚出席间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师、每垂诱导。自双林影灭、支履西归。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岁沈痼、神虑迷恍。殆及小间再辩方位。又得云门谅公大士、见顾蒿蓬。谅之旨趣、正与安公同辙。并自庐山归宗云居而来。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兹郡、适会广慧禅伯。实嗣南院念、念嗣风穴。风穴嗣先南院、南院嗣兴化兴化。嗣临济、临济嗣黄蘗。黄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马祖。马祖嗣让和尚、即曹 之长嫡也。斋中务简、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驾从之。请叩无方、蒙滞俱释。半岁之後、旷然弗疑。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平昔碍膺之物、 暴然自落。积劫未明之事、廓尔现前。固亦决择之洞分、应接之无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参寻。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临济得法於大愚、终承黄蘗。云岩蒙道吾训诱、乃为药山之子。丹霞承马祖印可、而作石头之裔。在古多有、于理无嫌。病夫今继绍之缘、实属於广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鳌峰也。忻幸忻幸。大年所叙、详悉如此。岂欲自著於禅林乎。予恨其手编传灯录。至首山之嗣、独载汾阳。而不录广慧机语、何也。

赞曰：广慧机缘语句。虽不多见、然尝一啻知鼎味。大率如刀斫水不、见痕缝。真可谓作家宗师也。平生说法、如云雨。暮年止得一杨大年。鲁国儒生、何其少哉。

翠岩芝禅师

禅师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 或作於 、潞州承天寺。试法花经得度、为大僧。讲金刚般若经、名满三河。

学者追崇之。时昭禅师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观焉。投诚入室、特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座揭香合子曰。明头来明头合、暗头来暗头合。若道得、天下横行。道不得、且合却。僧问、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实事请师举。芝曰：两段不同、向下文长。又问、满身是眼、口在什么处。芝曰：三跳。进曰：不会。芝曰：章底词秋罢、歌韵向春生。大众僧俗中、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杨大年。偈曰：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师子变作狗。拟欲藏身北斗中。应须合掌南辰後。要会么、一偈播诸方、塞断衲僧口。又曰：鲁祖见僧来、便面壁。南泉曰：我寻常向师僧道。未具胞胎已前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大愚即不然。未具胞胎前会得、打折你腰。密谏李公守南昌。请住西山翠岩。开堂祝圣曰。睿算增延、法轮常转。且道法轮如何转。会么、须弥顶上笑翻身。却来堂中叠足坐。阿呵呵、是什么。饭箩里坐却受饿。和泥合水、且与么过。上士闻之熙熙。下士闻之肯可。思量却成口过。要会么、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开、黄昏後日出。芝讥呵学者、寡闻得少为足。曰：汾阳有十智同真法门。锻佛祖钳锤。今时禅者、姿质不妙、莫有成器者。僧问、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师言。夫说法者、须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缁素不分。不能与人为眼目、决断是非。如鸟飞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断弦。弦断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飞。弦壮翼牢、空的俱彻。作么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点出。一同一质。二同大事。三总同参。四同真智 或云志 。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杀。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师又曰。与什么人同得入。与谁同音吼。作么生是同生杀。什么物同得失。阿那个同具足。是什么同遍普。何人同真志 或作智 。孰能总同参。那个同大事。何物同一质。有点得出底么。点得出者、不吝慈悲。点

不出者、未有参学眼在。切须辩取、要识是非、面目见在。芝曰：先师曰。要识是非、面目见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学。刺头向言句里、贪著义味。如驴舐尿处、棒打不回。盖为不广求知识、遍历门风。多是得一言半句。便点头咽唾、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稳当处在。先师有十五家宗风歌、号曰广智。其词曰：大道不说有高低。真空那肯涉离微。大海吞流同增减。妙峰高耸总擎持。万派千 皆渤 。七金五岳尽须弥。玉毫金色传灯後。二三四七普闻知。信衣息、广开机。诸方老宿任施为。识心是本从头说。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纲出後机。旨趣分明明似镜。盲无慧目不能窥。明眼士、见精微。不言胜负坠愚痴。物物会同流智水。门风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历世明明无别物。即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犹是机权出。芝曰：此叙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设施随根巧回互。不触当今是本宗。展手通玄无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圆无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贤豪明渐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时敲、有时唱。随根问答谈谛当。应接何曾失礼仪。浅解之流却生谤。或双明、或单说。只要当锋利禅悦。开权不为斗聪明。舒光只要辩贤哲。有圆相、有默论。千里持来目视瞬。万般巧妙一圆空。烁迦罗眼通的信。芝曰：此叙沩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万象森罗实不共。青山不碍白云飞。隐隐当台透金凤。芝曰：此叙石头药山宗派也。象骨镜、地藏月。元沙崇寿照无阙。因公致问指归源。旨趣来人明皎洁。芝曰：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或称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长击发。句里明人事最精。好手还同楔出楔。或抬荐、或垂手。切要心空易开口。不识先人出大悲。管烛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云门宗派也。德山棒、临济喝。独出乾坤解横抹。从头谁管乱区分。多

口阿师不能说。临机纵、临机夺。迅速机锋如电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灵脑劈裂。或宾主、或料拣。大展禅宗辩正眼。三玄三要用当机。四句百非一齐铲。劝同袍、莫强会。少俊依前或窒碍。不知宗脉莫漫汗。永劫长沈生死海。难逢难遇又难闻。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临济宗派也。慈明有善侍者。号称明眼悦。闻芝之风、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出履一支。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辄踏倒。芝起面壁、以手点津。连画其壁三。善瞠立其後。芝旋转以履打、至法堂。善曰：与么为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又有僧、称讲金刚经。问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时有狗卧绳床前。芝之、狗起去。问僧解么。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即成法相。作偈曰：沙里无油事可哀。翠岩嚼饭喂婴孩。一朝好恶知端的。始觉从前满面灰。嘉佑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赞曰：大愚翠岩皆余故园。少时往来两山之间。有老衲大父友也。言芝无恙时事曰。众未尝登三十辈。屋老常以木拄将倾处。过者疑将压焉。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传舍。粥饭亦有不继时。追绎其高韵、作偈曰。庐山殿阁如生成。食堂处处禅床折。我此三门如冷灰。尽日长廊卷风叶。

卷十七

浮山远禅师

禅师名法远、郑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见三交嵩禅师、求出世法。嵩曰：汝当剃落。堕三宝数、乃可受法。远曰：法有僧俗乎。嵩曰：与其为俗、曷若为僧。僧则能续佛寿命故也。於是断发、受具足戒。谒汾州昭公。又谒汝海省公。皆受记别。天禧中、游襄汉隋郢。至大阳、机语与明安延公相契。延叹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无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远曰：当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许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为证。偈曰：杨广山前草、凭君待价 享。异苗翻茂处、深密固灵根。其尾云、得法者、潜众十年、方可阐扬。远拜受辞去。依滁州琅琊觉禅师。应舒州太平兴国寺请。说法为省公之嗣。次住姑苏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会圣岩。因阅班固九流、遂拟之作九带。叙佛祖教义、博采先德机语、参同印证。其一曰：佛正法眼带。其二曰：佛法藏带。其三曰：理贯带。其四曰：事贯带。其五曰理事纵横带。其六曰屈曲带。其七曰妙挟兼带。其八曰金针双锁带。其九曰：平怀常实带。学者既已传诵。远曰：若据圆极法门、本具十数。今此九带、已为诸人说了。更有一带、还见得么。

若也见得亲切分明。却请出来、说看。说得分明、许汝通前九带圆明道眼。若见不亲切、说不相应。唯依吾语、而为己解、则名谤法。大众到此如何。众无语、远叱去之。举僧问夹山、如何是夹山境。答曰猿抱子归青嶂後。鸟衔花落碧岩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来、将作境语会。远曰不作境会、作么生会。僧曰：师意如何。曰：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或远云、直饶不作境语会、亦未会在。何谓也云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也。远玉骨插额、目光外射。状如王孙、凛然可畏。初欧阳文忠公、闻远奇逸。造其室、未有以异之。与客棋、远坐其旁。文忠收局、请远因棋说法。乃鸣鼓升座曰。若论此事、如两家著棋相似。何谓也、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闭门作活。不会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後徒劳 斡。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黏。心粗而时时头撞。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著、落在什么处。良久曰：从前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文忠嘉叹久之。远偈语妙密、诸方服其工作。三交嵩公赞曰。黄金打作 石箸。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动。无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延公赞、曰。黑狗烂银蹄、白象昆仑骑。於斯二无碍、木马火中嘶。远雅自称柴石野人。歿时已七十馀。少时与达观颖公。薛大头七八辈游蜀、几遭横逆。远以智脱之。众以其晓吏事、号远录公。

投子青禅师

禅师名义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龄颖异、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试《法华经》、得度为大僧。其师使习百法论。叹曰：三只涂远、自困何益哉。入洛中听华严五年。反观文字、一切如肉受串。处处同其义味。尝讲至诸林 或作楮林 菩萨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离文字、宁可讲乎。即弃去游方、至浮山。时圆鉴远禅师退席、居会圣岩。远梦得俊鹰畜之。既觉而青适至。远以为吉徵。加意延礼之、留止三年。远问曰：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时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会。青拟进语、远蓦以手掩其口。於是青开悟、拜起。远曰：汝妙悟元机耶。对曰：设有妙悟、也须吐却。时有资侍者在旁曰。青华严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顾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便呕。服勤又三年。圆鉴以大阳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续洞上之风。吾住世非久、善自护持、无留此间。青遂辞出山。阅大藏於庐山慧日寺。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计其得法之岁。至此适几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远禅者日增。潜通暗证者比比有之。异苗翻茂、果符前讖。青平生不畜长物。弊衲楮衾而已。初开山慈济有记曰。吾塔若红、是吾再来。邦人偶修饰其塔、作玛瑙色。未几而青领院事。山中素无水、众每以为病。忽有泉出山石间、甘凉清洁。郡守贺公、名为再来泉。元丰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书辞郡官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升座。别众罢、写偈曰。两处住持无可助道。珍重诸人不须寻讨。遂泊然而化。 维收舍利灵骨。以闰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峰庵之後。阅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无为子杨杰、为赞其像曰。一支履、两牛皮。金乌啼处木鸡飞。半夜卖油翁发笑。白头生得黑头儿。 一本云、黑头生得白头儿。 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禅师。

天宁楷禅师

禅师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为人刚劲孤硬。自其少时、即能辟谷学道。隐伊阳山中、後游京师。籍名术台寺、试所习、得度具戒。谒青华严於淮山海会。问、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饭。离此之外、别有人言句也无。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还假禹汤尧舜也无。楷拟酬之、青以拂子拂之。曰：汝发意来、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来。楷亦不顾。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众食。青问、厨务勾当良苦。对曰不敢。曰：汝炊饭耶、煮粥耶。对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饭。曰：汝作什么。对曰：和尚慈悲、放他闲去。又尝从青游园。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与么。对曰：与和尚提鞋挈杖、不为分外。曰：有同行在。对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谓曰：早来说话未尽。对曰：更请举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点灯来曰：上来下去、总不空然。对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儿婢子、谁家屋里无。对曰：和尚尊年、阙他不可。曰与么殷勤。对曰：报恩有分。元丰五年、北还沂。闲居马鞍山。遂出世说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後迁西洛之招提龙门。又迁住郢州之大阳。隋州之大洪。皆一时名公卿、为之劝请。洞上之风大震西北。崇宁三年有诏、住东京十方净因禅院。大观元年冬、移住天宁。差中使押入、不许辞免。俄开封尹李孝寿奏。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以褒显之。即赐紫伽梨、号定照禅师。楷焚香谢恩罢、上表辞之。曰：伏蒙圣慈、特差彰善阁。只候谭祜。赐

臣定照禅师号、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时焚香升座、仰祝圣寿。伏念臣行业迂疏、道力绵薄。常发誓愿、不受利名。坚持此意、积有岁年。庶几如此传道、后来使人专意佛法。今虽蒙异恩、若遂忝冒。则臣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岂能仰称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只受。伏望圣慈察臣微悃。非敢饰词。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上报天恩。上闻之、以付李孝寿。躬往谕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确然不回。开封尹具以闻。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诚 一本知楷疏舛、而适犯天威。问曰：长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实无。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谴。楷曰：岂敢侥幸称疾、而求脱罪谴乎。吏太息、於是受罚。著缝掖编管缙州。都城道俗、见者流涕。楷气色闲暇。至缙州僦屋而居。学者益亲。明年冬敕放令自便。庵于芙蓉湖中。数百人环绕坐卧。楷虑祸 或作患之、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犹百许人。政和七年冬、敕赐所居庵额华严禅寺。明年五月十四日、无疾而歿。先写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初楷在大阳。青华严遣果侍者。以大阳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罢还浙东、歿於双林小寺。今取以还鹿门山。建阁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门风。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刹尘尘处处谭。不劳禅子善财参。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岩前鸟不衔。二曰死蛇惊出草。偈曰日炙风吹草里埋。触他毒气又还乖。暗地若教开死口。长安依旧绝人来。三曰解针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别有长。半夜髑髅吟一曲。冰河红焰却清凉。四曰铁锯和三台。偈曰：不是宫商调、谁人和一场。伯牙何所措、此曲旧来长。五曰古今无间。偈曰：一法元无万法空。个中那许悟圆通。将谓少林消息断。

桃花依旧笑春风。楷旧隐与虎为邻。虎尝乳四子月馀。楷阃其出、往视之。腥臭不可言。窃携其一还。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见脊尾。但见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鸟皆鸣翔其上。楷即放还之。其寄伊阳宰韩承议偈曰。老爱依山人事稀。虎驯庵畔怪来迟。寥寥石室尘埃满。不知何日是归期。又曰：数里无人到、山黄始觉秋。岩间一觉睡、忘却百年忧。

赞曰：宗门尚继嗣。则若依仿世典礼。为之後者、为之子。远使青续洞上已坠之纲、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道远。皆能刻苦、生死以之卒。勃然而兴、贤矣哉。

卷十八

大觉琏禅师

禅师名怀琏、字器之、漳州陈氏子也。初其母祷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远韵、聪慧绝人。长为沙门、工翰墨声称盛著。游方爱衡岳胜绝。馆于三生藏有年。丛林号琏三生。闻南昌石门澄禅师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谒、师事之十馀年。去游庐山圆通。又掌书记於讷禅师所。皇佑二年正月、有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二月十九日、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斋毕传宣、效南方禅林仪范、开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录。慈云大师清满、启白倡曰。帝苑春回、皇家会启。万乘既临於舜殿。两街获奉於尧眉。爰当和煦之辰。正是阐扬之日。宣谈祖道、上副宸衷。问答罢乃曰。古佛堂中曾无异说。流通句内诚有多谈。得之者妙用无亏。失之者触途成滞。所以 山云月、处处同风。水鸟树林、头头显道。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荡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当此之时、纯乐无为之化。焉知有恁么事。皇情大悦、与琏问答诗颂。书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献偈、乞归老山中。偈曰：千簇云山万壑流。归心终老此峰头。余生愿祝无疆寿。一炷清香满石楼。上曰：山即如

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琰答之书。其略曰：妙道之意。圣人尝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坏、礼义亡。然後奇言异术、间出而乱俗。逮我释迦入中土。醇以第一义示人。而始末设为慈悲。以化众生、亦所以趣时也。自生民以来、淳朴未散。则三皇之教简而素春也。及情窦日凿。则五帝之教详而文夏也。时与世异、情随日迁。故三王之教密而严秋也。昔商周之诰誓。後世学者、有所难晓。彼当时人民、听之而不违。则俗与今如何也。及其弊而为秦汉也。则无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愿闻者。於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犹是而已矣。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弊迹也、道则一耳。要当有圣贤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汉至今、千有馀岁。风俗靡靡愈薄。圣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诋訾、不知所从。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叹也。琰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琰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钵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琰居处服玩。可以化宝坊也、而皆不为。独於都城之西、为为精舍。容百许人而已。有晓舜禅师、住栖贤。为郡吏临以事民其衣、走依琰。琰馆于正寝、而处偏室。执弟子礼、甚恭。王公贵人来候者、咸怪之。琰具以实对曰。吾少尝问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闻者叹服。仁庙知之、赐舜再落发。仍居栖贤寺。治平中、琰再乞还山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诏许自便。琰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於四明之育王山广利寺。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诗颂。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学士兼侍读端明殿学士苏轼、为之记。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琰归山二十馀年。年八十二、无疾而化。

赞曰：璘公生长於寒乡。栖迟於荒远。钵饭布衲、若将终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龙脑、让正寝。非其素所畜养、大过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於与士大夫论宗教。则指物连类。折之以至理、使其泮然无疑。则亦知为比丘之大体者欤。

兴化铄禅师

禅师名绍铄、泉州人也。住潭州兴化禅寺。开法嗣北禅贤禅师。铄有度量、牧千众、如数一二三四。长沙俗朴质、初未知饭僧供佛之利。铄作大会以诱之。恣道俗赴、谓之结缘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绝。荆湖之民、向仰之笃、波及蛮俗。章丞相、奉使荆湖、开梅山。与铄偕往。蛮父老闻铄名。钦重爱恋、人人合爪。听其约束、不敢违。梅山平、铄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岁度僧数百。开坛俱集、以未为大僧。禅林皆推挤。铄榜其门曰：应沙弥皆得赴饭。自其始至、以及其终。三十馀年不易。人以为难。时南禅师道价、方增荆湖。衲子奔趋、入江南者。出长沙百里、无托宿所。多为盗劫掠、路因不通。铄半五十为馆。请僧主之以接纳。使得宿食而去。诸方高其为人。晚得风痺疾、左手不仁。然犹领住持事。日同僧众、会粥食不懈。铄以精进为佛事。公卿礼敬、以为古佛。元丰三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右胁累足、以手屈枕而化。

维收舍利。两目睛不坏、肠二亦不坏。益以油火焚之。如铁带屈折、色鲜明、并塔之。阅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号崇辩大师。

赞曰：云门临济两宗。特盛于天下、而湖湘尤多。云门之裔、皆以宗旨自封、互相诋訾。北禅贤公、铄之师也。贤於云门为四世孙。而铄独能以公为心。中涂设馆、以待求道。他宗之辈。非特曠理甚明。亦抑其中、有异於人。故火化之日。二肠双睛、皆不坏。此其验也。

卷十九

馮杭政禅师

政黄牛者、钱塘人。住馮杭功臣山。幼孤为童子、有卓识。词语皆出人意表。其师称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谢而不受。其师问故。曰：恩不可轻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师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终身、能施物不责报乎。如来世尊、大愿度生、则有慈荫。今妙法莲华经是也。当折节诵持、恩并归一。於义为安。其师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其志、为大僧。游方问道三十年乃罢。其居功臣山、尝跨一黄犍。蒋侍郎堂、出守杭州。与政为方外友。每来谒、必军持挂角上。市人争观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犍、而谈笑终日而去。一日郡有贵客至。蒋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饮。师固奉律。能为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话。政诺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标致。又作山中偈曰。桥上山万层、桥下水千里。唯有白鹭鸶、见我尝来此。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冬不拥炉。以荻花作球、纳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盘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达旦、率以为常。工书笔法胜绝。如晋

宋间风流人。尝笑学者临法帖曰。彼皆知翰墨为贵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书画、多纯笔可法也。秦少游见政字画、必收畜之。有问者曰：师以禅师名。乃不谈禅何也。曰徒费言语吾懒、宁假曲折。但日夜烦万象、为敷演耳。言语有间、而此法无尽。所谓造化、无尽藏也。九峰鉴韶禅师、尝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窃笑之。一夕将卧、政使人呼。韶不得已、颦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劳生扰扰、对之者能几人。韶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方饥意作药石。久之、乃橘皮汤一杯。韶匿笑去、曰无乃太清乎。政风调高、老益清。瞿。尝自赞其像曰。貌古形疏倚杖藜。分明画出须菩提。解空不许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禅师

端师子者、吴兴人也。始见弄师子者、发明心要。则以彩帛像其皮。时时著之、因以为号。住西余山、嗣姑苏翠峰月禅师。西余去湖州密迩。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儿争哗逐之。从人乞钱、得即以散饥寒者。钱穆父赴官浙东、见之约明日饭。端黎明独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妇出迎。俄其夫至诟逐。竟为逻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见之问故。曰：烦寄声钱公。本来赴斋中。涂奸情事发、请自饭。穆父闻之惊。且笑顾客曰。此僧胸中无一点疑事。又尝见持死鸡疾行者。挽衣问何之。曰鸡为狸害。法不可食、将弃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观讽。曰：当得偈乃可与。端跪作祭文曰。维灵生有鹰鸦之厄。死有汤镬之灾。生时要汝报晓。死後无人收埋。奉为转化檀越。施肚为

汝作棺材 一本云、 黎无可布施、施肚为汝作棺材 。言卒携鸡去、以施饥者。能诵《法华经》、湖人争延之。必得钱五百乃开帙。目诵数句、即持钱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渔父词、月夕必歌之达旦。有狂僧号回头和尚。以左道鼓动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对丹阳守吕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当与么时、如何是佛。回头不能遽对。端捶其头、推倒乃行。又有妖人号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倾城信敬。端见其甚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拟议。端 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请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头、 翻不托。七轴之莲经未诵。一声之渔父先闻。端听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声吟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大众杂然称善。端顾笑曰：我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饭。端 说偈曰。章个享章个享、请我看坟。我却吃素、汝却吃荤。子厚为大笑。时吕太尉吉甫、亦留丹阳。三人者日过从。吉甫诵禅定功德。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独称、锻可忘忧。嵇康得仙、竟作剑解。端说偈曰。章公好学仙、吕公好坐禅徐六喻担板、各自见一边闻者传以为笑乐元佑初、圆照禅师自京师慧林、退归姑苏见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师子乎曰是圆照戏之曰：村里师子耳端应声曰：村里师子村里弄眉毛与眼一齐动开却口、肚里直个龙个同不爱人取奉直饶弄到帝王宫也是一场乾打哄圆照粹美、不悟其讥也端客无锡、欲归湖旦行江上问、有湖秀便船乎篙师曰：我行常润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邮秦观少游闻其高道、请升座於广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称誉、吐语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谓众曰：明日迁化去。众以为戏语、请说偈。端索笔大书曰。端师子、太慵懶。未死牙齿先坏烂。二时伴众赴堂。粥饭都赶不

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长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吃粥饭。五更遂化。阅世七十二。东吴祠之、以为散圣。

赞曰：予窜海外三年而还。丛林顿衰、耆年物故无馀。所至雏道人成阡陌。皆饱食游谈、无根而已。喟然长想、如政黄牛端师子辈。皆三十年前、少丛林者。然高风逸韵、且尔。况其传法度生者乎。因载两土平生大概。使後之俊流、得以览观焉。

卷二十

言法华

言法华者、莫知其所从来。初见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视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识。相传言、诵法华经、故以为名。时独语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趋。或举手画空、伫立良久。从屠沽游、饮啖无所择。道俗共目为狂僧。丞相吕许公、问佛法大意。对曰：本来无一物、一味总成真。僧问世有佛否。对曰：寺里文殊。有问、师凡耶圣耶。举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谏官范镇首发大义。乞择宗室之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卫尹京邑。以系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马光亦以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书。上夜焚香默祷曰。翌日化成殿具斋。虔请法华大士、俯临无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驰奏、言法华。自右掖门径趋、将至寝殿。侍卫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请而来也。有顷至、辄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讫、将去。上曰：朕以储嗣未立。大臣咸以为言。侵寻晚暮、嗣息有无。法华其一决之。师索笔引纸、连书曰。十三十三。凡数十行、掷笔无他语。皆莫测其意。其後英宗登极。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验前言也。庆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

将化谓人曰。我从无量劫来。成就逝多国土。分身扬化、今南归矣。语毕右胁而寂。

赞曰：如来世尊曰。我灭度後、敕诸婆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末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言法华临终乃曰。我从无量劫来。成就逝多国土。分身扬化是也。

华严隆禅师

禅师名道隆、不知何许人。至和初、游京师、客景德寺。日纵观都市、归尝二鼓。谨门者呵之不悛。一夕还不得入、卧於门之下。仁宗梦至景德寺门。见龙蟠地、惊觉。中夜遣中使、往视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惊矍、问名字归奏。上闻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问宗旨、隆奏对详允。上大悦、有旨馆于大相国寺烧朱院。王公贵人、争先愿见。隆未漱盥、户外之屦满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络绎于道。或入对留宿禁中、礼遇特厚。赐号应制明悟禅师。隆少时师事石门彻禅。师尝问曰：古人云、但得随处安闲。自然合他古辙。虽有此语、疑心未歇如何。彻曰：知有乃可、随处安闲。如人在州县住。或闻或见、千诈百怪。他总将作寻常。不知有而安闲、如人在村落住。有少声色、则惊怪传说。先洞山示众曰。欲知此事、如人家养三儿。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县中。其

一用家中财物。其一用外处钱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钱物用。亦不得外处钱物用。且道那一个、合在州中。那一个合在县中。那一个合在村中。有僧便问、三个莫明轻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处。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处。僧曰：未审此人、从今日去也无。曰亦从今日去。僧曰：恁么则属功也。曰是。僧曰：唤作恁么功。曰：唤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还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么则村中人、全明过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过处。曰：不知有、唤作闲人。是此人过处。不见先师道。今时学道之人、须知有转身处、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里人耶。亦须因奉重而至耶。彻曰：洞山曰：向时作么生。奉时作么生。功时作么生。共功时作么生。功功时作么生。时有僧便问、如何是向。曰：吃饭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奉。曰：背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功。曰：放下 头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问、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勋五位也。譬如初生鸪儿、毛羽可怜生。久久自能高飞远荡。隆亲受洞上旨诀。後谒广慧琏禅师。遂为广慧之嗣。皇佑二年、诏庐山僧怀琏至阙。演法於后苑化成殿。上召隆问话、机锋迅捷。上悦、侍卫皆山呼。隆即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迹市里。夤缘佛法、依近天颜。出入禁廷、恩渥至厚。荐更岁 、衰病相仍。未甘退於山林。坐贪蒙於雨露。因循至此、愧负在颜。恭惟皇帝陛下。天纵圣神、生知妙道。染为词翰、如日昭回下饰万物、而臣蒙许赓和。似雾领略、才见一斑。人虽不言、臣岂无忤。伏见僧怀琏。比自林薮、召至京都。议论得其渊源。词句特出流辈。禁林侍问、秘殿谈禅。臣所不如、举以自代。伏望圣慈。许臣於庐山一小刹、养病待尽。不胜犬马恋轩之情。取进止疏奏不许。有旨於曹门外、护国寺北。建精舍以居、号华严禅院。

隆既得谢事、喜见言色。闲居奇衲、名缁多过从。有乘侍者、来自大阳。乘後住福严。隆问在大阳得力句。对曰：明安尝问曰。有一人遍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火烧周匝。若亲近得此人、禅门大启若。亲近不得、佛法无灵验。时对曰：六根不具、七识不全者、亲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来、我要相见。时又答曰：适来无左右、只对和尚。安曰：相随来也、即礼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细如冰雪。乘曰：禅师亲见石门。如何却嗣广慧。隆曰：我初见广慧。渠方欲剃发、使我擎橙子来。广慧曰：道者我有橙子诗、听取。诗曰：放下便平稳。我时便肯伊。後因叙陈在石门、所悟公案。广慧曰：石门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饱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两头三绪、为伊烧却。乘曰：艺不辜人。有僧诵琰公诗。上问佛偈曰。有节非干竹、三星偃月宫。一人居日下、弗与众人同。隆曰：诸佛说心、为破心相。琰作此偈、虚空钉橛也。乃曰：虚空钉铁橛、平地起骨堆。莫将闲学解、安著佛阶梯。又见达观颖禅师。戏作偈曰：解答诸方语、能吟五字诗。二般俱好艺、只是见钱迟。隆曰：佛法却成戏论。後生无识、递相效学、不可长也。但曰：二般虽杂道、也胜别施为。有僧曰：洞山宝公。讥五祖戒禅师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说偈曰。嗟见世警讹、言清行浊多。若无阎老子、谁人奈你何。隆曰：宝粗行不逊。卖师取名、不可取也。曹 曰：真实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来说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宝暴其师之失、教谁捡点。凡沙门释子、寂默为要。华严论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来之样。不著不恋、是路入法界之辙。宝卖洞山姜、锄双峰地。已为道人取笑也。隆为人宽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时年八十馀。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东。

赞曰：隆夜卧寺阍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让人主、谈出

世法。有补宗教。盖所谓有异能解、一世奇禅衲也。歿未五十年、丛林且不闻其名。况机缘语句乎。可为太息。予少时客华严。及见其檀越岑氏之子孙。家藏隆偈稿、并被遇之迹甚详。今追绎十、才得其一二。著于此、以俟知者耳。

卷二十一

慈明禅师

慈明禅师、出全州清湘李氏、讳楚圆。少为书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隐静寺 或云依金地寺 得度。其母有贤行、使之游方。公连眉秀目、颀然丰硕。然忽绳墨、所至为老宿所呵。以为少丛林。公柴崖而笑曰。龙象蹴踏、非驴所堪。尝囊骨董箱、以竹杖荷之。游襄沔间。与守芝谷泉俱结伴、入洛中。闻汾阳昭禅师。道望为天下第一。决志亲依。时朝廷方问罪河东。潞泽皆屯重兵。多劝其无行。公不顾渡大河、登太行。易衣类厮养、窜名火队中。露眠草宿、至龙州。遂造汾阳。昭公壮之。经二年、未许入室。公诣昭、昭揣其志、必骂詈。使令者或毁诋诸方。及有所训、皆流俗鄙事。一夕诉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念。岁月飘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语未卒、昭公熟视骂曰。是恶知识、敢裨贩我。怒举杖逐之。公拟伸救。昭公掩其口。公大悟曰：乃知临济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辞去。依唐明嵩禅师。嵩谓公曰。杨大年内翰。知见高、入道稳实。子不可不见。公乃往见大年。大年问曰：对面不相识。千里却同风。公曰：近奉山门请。大年曰：真个脱空。公曰：前月离唐明。大年曰：适来悔相问。公曰：

作家。大年喝之。公曰恰是。大年复喝。公以手画一画。大年吐舌曰：真是龙象。公曰：是何言与。大年顾令别点茶曰。元来是家里人。公曰：也不消得。良久又问、如何是圆上座为人句。公曰：切。大年曰：作家作家。公曰：放内翰二十拄杖。大年拊膝曰：这里是什么处所。公拍掌曰：不得放过。大年大笑。又问、记得唐明悟时因缘否。公曰：唐明闻、僧问首山佛法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或有或汝 水东流。大年曰：只如此语意如何。公曰：水上挂灯球。大年曰：与么则辜负古人去。公曰：内翰疑则别参。大年曰：三脚虾蟆跳上天。公曰：一任蹦跳。大年乃又笑。馆于斋中、日夕质疑智证。因闻前言往行、恨见之晚。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师子。李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谒奈何。大年默然、归语公曰。李公佛法中人。闻道风远至。有愿见之心。政以法不得。与侍从过从。公黎明谒李公。李公阅谒、使童子问。道得即与上座相见。公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公曰：不因今日节、馀日定难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公曰：脚头脚底。李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师子、是否。公曰：什么处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曰：野犴鸣。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既辞去、问临行一句。公曰：好将息。李公曰：何异诸方。公曰：都尉又作么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专为流通。李公又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诺诺。自是往来杨李之门。以法为友。久之辞还河东。大年曰：有一语、寄唐明。公曰：明月照见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当。公曰：更深犹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开宝寺前金刚。近日因什么汗出。公曰：知。大年曰上座临行、岂无为人句。公曰：重叠关山路。大年曰：与么则随上座去也。公作嘘声。大

年曰：真狮子儿。公还唐明。李公遣两僧讯公。公於书尾画双足。写来僧名、以寄之李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馀、金椀示双趺。人天浑莫测、珍重赤须胡。公以母老南归。至筠州、首众僧於洞山。时聪禅师居焉。先是汾阳谓公曰。我遍参云门尊宿儿孙。特以未见聪为恨。故公依止。又三年、乃游仰山。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使请公出世说法。守虚南原致公。公不赴、旋特谒候守愿行。守问其故。对曰：始为让、今偶欲之耳。守大贤之。住三年、弃去省母。以白金为寿。母诟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诸地。公色不怍、收之辞去。谒神鼎禅师。首山高弟、望尊一时。衲子非人类精奇、无敢登其门者。住山三十年、门弟子气吞诸方。公发长不剪、弊衣楚音。通谒称法侄、一众大笑。遣童子问、长老谁之嗣。公仰视屋曰：亲见汾阳来。杖而出顾见、顽然问曰。汾州有西河师子、是否。公指其後、绝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回顾相鬻。公地坐脱支履、而视之。老忘所问、又失公所在。公徐起整衣。且行且语曰。见面不如闻名。遂去、遣人追之不可。叹曰：汾州乃有此儿耶。公自是名增重丛林。定林沙门本延有道行。雅为士大夫所信敬。见延称、公知见可兴临济。会道吾席虚。延白郡请以公主之。法令整肃、亡躯为法者集焉。示众曰：先宝应曰。第一句荐得、堪与祖佛为师。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道吾则不然。第一句荐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荐得、无绳自缚。第三句荐得、四棱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无光。汝辈向什么处出气。良久曰：道吾为汝出气。乃噓一声、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州同参。拄杖横也、挑挂乾坤大地。钵盂覆也、盖却恒沙世界。且问、汝辈向何处、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卢州吃粥吃饭。若也不知、长连床上吃

粥吃饭。後住石霜、当解夏谓众曰。昨日作婴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难踏古皇道。手铎黄河乾、脚踢须弥倒。浮生梦幻身、人命久难保。天堂并地狱、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一雨润无边、根苗壮枯槁。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死脱夏天衫、生著冬月袄。分明无事人、特地生烦恼。喝一喝。时真点胸者。为善侍者折难、自金銈还。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坏丛林、有何忙事。真曰：大事未透脱故耳。公曰：汝以何为佛法要切。真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公诟曰：面皱齿豁、犹作此见解。真不敢仰视曰：愿为决之。公曰：汝问我答。真理前语而问之。公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住南岳福严。以大法授南禅师、语在南传。僧问、临济两堂首座。一日相见、同时喝。临济闻之升座曰。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禅客、此意如何。公作偈曰。啐啄之机箭柱锋。瞥然宾主当时分。宗师悯物明缁素。北地黄河彻底浑。又问、赵州勘婆子、师意如何。公亦作偈曰。赵州勘破婆子、叶落便合知秋。天下几多禅客、五湖四海悠悠。明日升座曰。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要会个中意、日午打三更。遂一喝云、且道是宾是主。还有分得者么。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移住兴化、康定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公曰。海内法友、唯师与杨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仆年来顿觉衰落。忍死以一见公。仍以书抵潭帅敦遣之。公恻然、与侍者舟而东下。舟中作偈曰。长江行不尽、帝里到何时。既得凉风便、休将櫓棹施。道过琅琊。觉禅师出迎、大喜曰。有众之累、不得躬造。受曲折而惠然。辱而临之、天赐我也。公为逗留、夜语及并汾旧游。觉曰：近有一老衲至。问其离何所、曰杨州。问船来陆来、曰船来。问船在何处、曰岸下。问、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长

老、如麻似栗。遣人追不及、云是举道者。顷在汾州时尚少。举陆沉众中、不及识之。公笑曰：举见处才能自了。而汝堕负、何以为人。觉屏息汗下。公为作牧童歌。其略曰：回首看、平田阔。四方放去休拦遏。一切无物任意游。要收只把索头拨。小牛儿、顺毛捋。恐上高坡四蹄脱。日已高、休喂草。捏定鼻头无少老。一时牵向圈中眠。和泥看渠东西倒。觉默得其游戏三昧。至京师、与李公会月馀。而李公果歿。临终画一圆相。又作偈献公。偈曰：世界无依、山河匪碍。大海微尘、须弥纳芥。拈起幞头、解下腰带。若觅死生、问取皮袋。公曰：如何是本来佛性。李公曰：今日热如昨日。随声便问、公临行一句作么生。公曰：本来无碍、随处任方圆。李公曰：晚来困倦、更不答话。公曰：无佛处作佛。李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闻李公之化、与圆问答、加叹久之。公哭之恸、临圻而别之。有诏赐官舟。南归中途、谓侍者曰。我忽得风痹疾。视之口吻已斜。侍者以足顿地曰。当奈何平生呵佛骂祖、今乃尔。公曰：无忧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钝置汝。遂以明年至兴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辞众、跏趺而逝。阅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铭志其行於兴化。而藏全身於石霜。公平生以事事无碍行心。凡圣所不能测。室中宴坐、横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来参扣者下语、无有契其机者。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又冬日榜僧堂。作此字口二二三儿口口。其下注云。若人识得、不离四威仪中。有首座者、见之谓曰。和尚今日放参。慈明闻而笑之云。

赞曰：有际天之云涛。乃可容吞舟之鱼。有九万里之风。乃可负垂天之翼。三世如来之法印重任也。岂寻常之材、可荷担乎。余观慈明、以英伟绝人之姿。行不缠凡圣之事。谈笑而

起临济于将仆。叱吒而死黄龙之偷心。视其施为、不见辙迹、未三世而死为绳墨。谚曰：字经三写乌焉成马。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卷二十二

黄龙南禅师

禅师章氏、讳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韶深沉、有大
人相。不茹荤、不嬉戏。年十一弃家、师事怀玉定水院智鑑。
尝随鑑出、道上见祠庙。辄杖击火毁之而去。十九落发、受具
足戒。远游至庐山归宗。老宿自宝集众坐。而公却倚实、时时
旬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视。至栖贤依ì是禅师。ì
是莅众进止有律度。公规摸之三年。辞渡淮、依三角澄禅师。
澄有时名、一见器许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与俱。澄使分座
接纳矣。而南昌文悦见之、每归卧叹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
受本色钳锤耳。会同游西山、夜语及云门法道。悦曰：澄公虽
云门之後、然法道异耳。公问所以异。悦曰：云门如九转丹沙、
点铁作金。澄公药汞银、徒可玩。入锻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
明日悦谢过、又曰。云门气宇如王、甘死语下乎。澄公有法、
受人死语也。死语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
谁可汝意者。悦曰：石霜楚圆手段、出诸方。子欲见之、不宜
後也。公默计之曰。此行脚大事也。悦师翠岩、而使我见石霜。
见之有得、於悦何有哉。即日辨装。中涂闻慈明不事事、慢侮
少丛林。乃悔欲无行、留萍乡累日。结伴自攸县登衡岳、寓止

福严。老宿号贤叉手者、大阳明安之嗣。命公掌书记。泐潭法侶、闻公不入石霜、遣使来讯。俄贤卒、郡以慈明领福严。公心喜之、且欲观其人、以验悦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见之。心容俱肃、闻其论、多贬剥诸方。而件件数、以为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决。气索而归。念悦平日之语、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间。其可自为疑碍乎。趋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句短、望道未见。比闻夜参、如迷行得指南之车。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尽馀疑。慈明笑曰：书记已领徒游方。名闻丛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弃。坐而商略、顾不可哉。呼侍者进榻、且使坐。公固辞、哀恳愈切。慈明曰：书记学云门禅、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顿棒。洞山于时应打、不应打。公曰：应打。慈明色庄而言。闻三顿棒声、便是吃棒。则汝自旦及暮、闻鸟鸣鹊噪。钟鱼鼓板之声、亦应吃棒。吃棒何时当已哉。公瞠而却。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师、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语曰。脱如汝会云门意旨。则赵州尝言、台山婆子、被我勘破。试指其可勘处。公面热汗下、不知答、趋出。明日诣之、又遭诟骂。公惭见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决耳。骂岂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骂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声曰：泐潭果是死语。献偈曰：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勘破没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以路为雠。慈明以手点没字顾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馀辞去。时季三十五。游方广後洞。识泉大道、又同夏。泉凡圣不测、而机辩逸群。拊公背曰：汝脱类汾州、厚自爱。明年游荆州、乃与悦会于金銮。相视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识慈明。是秋北还、独入泐潭。澄公旧好尽矣。自云居游同安。老宿号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谓曰：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将雅知公名、从立之请。不得已受之。泐潭遣僧来、审提唱之语。有曰：智

海无性、因觉妄以成凡。觉妄元虚、即凡心而见佛。便尔休去、谓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归举似澄、澄为不怪。俄闻嗣石霜。泐潭法侣多弃去。住归宗、火一夕而烬。坐抵狱、为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释。吏之横逆、公没齿未尝言。住黄檗结庵於溪上、名曰积翠。既而退居曰：吾将老焉。方是时江湖闽粤之人。闻其风而有在於是者、相与交武。謁蹶于道、唯恐其后。虽优游厌饫、固以为有馀者。至则恍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兴嗣延之、尝问其故。公曰：父严则子孝。今日之训、後来之范也。譬诸地尔、隆者下之、洼者平之。彼将登于千仞之上。吾亦与之俱、困而极于九渊之下。吾亦与之俱、伎之穷。则妄尽而自释也。又曰：句之姬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无言、得乎。以佛手驴脚生缘三语、问学者、莫能契其旨。天下丛林、目为三关。脱有酬者、公无可否。剑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问其故。公曰：已过关者、掉臂径去、安知有关吏。从吏问可否、此未透关者也。住黄龙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马祖、百丈大智。熙宁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两专使。会罢起、跏趺寢室前。大众环拥、良久而化。前一日说偈。又七日 维、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阅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 或云、阅世六十有六、坐三十有七夏。 大观四年春、敕谥普觉。

赞曰：山谷论临济宗旨曰。如汉高之收韩信。附耳语而封王。即卧内而夺印。伪游云梦、而缚以力士。给贺陈 、而斩之钟室。盖汉高无杀人剑、韩信心亦不死。宗师接人、病多如此。临济宗旨、止要直下分明。钳锤付在嫡子亲孙。予观黄龙、以三关语、锻尽圣凡。盖所谓嫡子亲孙、本色钳锤者也。

云峰悦禅师

禅师生徐氏、名文悦、南昌人也。七岁剃发於龙兴寺。短小粹美、有精识。年十九杖策遍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语。疑之曰：吾闻临济、在黄檗三年。黄檗不识也。陈尊宿者教之、令问佛法大意。三问而三被打、未闻谆谆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则为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闻者异耳。时荆州金銮有善、筠州大愚有芝。悦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则诣荆州。至大愚见屋老僧残、荒凉如传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归闭关高枕。悦无留意、欲装包发去。将发而雨、雨止而芝升座。曰：大家相聚吃茎韭。若唤作一茎韭、入地狱如箭射。下座无他语。悦大骇、夜造丈室。芝曰：来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后生趁有色力、何不众乞饭去。我忍饥不暇、暇为汝说法乎。悦不敢违、即请行。及还自冯川、芝移住西山翠岩。悦又往从之、夜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疏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来为众营炭。我忍寒不能、能为汝说法乎。悦又不敢违。入城营炭、还时维那缺。悦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烂却。堂司一职、今以烦汝。悦不得语而出。明日鸣犍椎坚请。悦有难色、拜起欲弃去。业已勤劳、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堕。忽开悟、顿见芝从前用处。走搭伽梨、上寝堂。芝迎笑曰：维那且喜大事了毕。悦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词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东游三吴、所至丛林改观。雪窦显禅师尤敬畏之。每集众茶、横设特榻、示

礼异之。闻南禅师住同安。自三衢入鄱阳。来归谒古塔主。遂首众僧於芝山。南禅师遣使迎之。又首众僧於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请住翠岩。方至首座出迓问曰。德山宗乘即不问。如何是临济大用。悦厉语曰：汝甚处去来。首座拟对、悦掌之。又拟申语。悦喝曰：领众归去。於是一众畏仰。示众曰：昔年曾到、今日复来。非惟人事重荣、抑亦林泉增气。且道如何是不伤物义一句。良久曰：天高东南、地倾西北。问僧曰：汾州言。识得拄杖子、行脚事毕。举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个是行脚事。僧无对。悦荷之曰：直入千峰万峰去。又问僧、盘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如何。僧无对。悦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从何得此消息耶。住山俭约、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窃水。悦遣两力、逻得之。田夫窘推甲堕水、视之已死。乙走白县。吏来验则甲盖诈也。抵狱坐、使之当著缝掖。龙兴一老僧、以医出入府中。夜闻往、恳白府主曰。如悦者佛法龙象也。岂宜使出丛林耶。府主曰：法如是。奈何以度牒付之。悦得以夜驰、依吉州禾山。山中有忌之者、将不利于悦。悦又造南岳、依承天勤禅师。十年不出户。道遂大显著、学者归心焉。乃出住法轮。给舂监刈、皆自董之。见挟幘负包而至者、则容喜之。见荷担者、颦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马行脚也。悦与潭州兴化铎禅师友善。铎住持久、老於迎送。悦屡劝其、弃之归林下。铎不果、一日送客。堕马损臂、以书诉於悦。悦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萨有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兴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铎笑曰：负负无可言。俄迁住云峰。嘉佑七年七月八日。升座辞众、说偈曰。住世六十六年、为僧五十九夏。禅流若问旨归、鼻孔大头向下。遂泊然而化。 维得五色舍利。塔于禹溪之北。

赞曰：黄檗大用如涂毒鼓。尝挝之而死临济。置之二百年。

矣芝公又一挝之而死云峰。余读其语句。如青山白云、开遮自在。碧潭明月、捞漉方知。至其发积翠以见慈明。发晦堂以见积翠。至公法道、则有大愚陈睦州之韵。呜呼丛林方叹、其不肯低手。故嗣之者无闻、是何足以知悦哉。

卷二十三

黄龙宝觉心禅师

禅师出於邬氏、讳祖心、南雄始兴人也。少为书生有声。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许以出家、辄复见物。乃往依龙山寺沙门惠全。明年试经业。而公独献诗、得奏名。剃发继住受业院。不奉戒律、且逢横逆。於是弃之、入丛林。谒云峰悦禅师。留止三年、难其孤硬、告悦将去。悦曰：必往依黄蘗南公。公至黄蘗四年、知有而机不发。又辞而上云峰、会悦谢世。因就止石霜、无所参决。试阅传灯、至僧问多福禅师曰。如何是多福一丛竹。福曰：一茎两茎斜。僧曰不会。福曰：三茎四茎曲。此时顿觉亲见二师。径归黄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踊跃自喜。即应曰：大事本来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话下语、百计搜寻。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寻、到无用心处。自见自肯、吾即埋没汝也。公从容游泳、陆沈众中。时时往决云门语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许多工夫作么。公曰：不然、但有纤疑在、不到无学。安能七纵八横、天回地转哉。南公肯之。已而往翠岩真禅师。真与语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还黄蘗。南公使分座令接纳。後来南公迁住黄龙。公往谒。泐潭月禅师。月以经论精义入神。闻诸方同列笑之。以

谓政不自歇去耳。乃下乔木入幽谷乎。公曰：彼以有得之得、护前遮後。我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中以小疾医寓漳江。转运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禅学。见杨杰次公、而叹曰。吾至江西、恨未识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见南也。公立见公剧谈、神思倾豁。至论肇论会万物为自己者。及情与无情共一体。时有狗卧香卓下。公以压尺击狗、又击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无情自住。情与无情、如何得成一体。公立不能对。公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会万物为自己哉。又尝与僧论维摩曰。三万二千师子宝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碍。为是维摩所现神力耶、为别假异术耶。夫难信之法、故现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来自有之物。何故复令更信。曰：若无信入、小必妨大。虽然既有信法、从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楼阁门前才敛念。不须弹指早开扃。善财一去无消息。门外春来草自青。其指法亲切、方便妙密、多类此。南公入灭、公继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乐从事於务。五求解去、乃得谢事闲居。而学者益亲。谢景温师直、守潭州。虚大洩以致公。三辞不往。又囑江西转运判官彭汝砺器资。请所以不赴长沙之意。公曰：愿见谢公、不愿领大洩也。马祖百丈已前、无住持事。道人相寻、于空闲寂寞之滨而已。其後虽有住持、王臣尊礼、为天入师。今则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户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岂可复为也。师直闻之、不敢以院事屈。愿一见之。公至长沙、师直愿受法训。公为举其纲。其言光明广大、如青天白日之易识。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还同说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说。其食要在自己亲尝。既自亲尝、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复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显、要在自己亲见。若能亲见、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

返观一切语言文字。皆是表显之说、都无实义。如今不了、病在甚处。病在见闻觉知、为不如实知。真际所诣。认此见闻觉知、为自所见。殊不知此见闻觉知。皆因前尘而有分别。若无前尘境界。即此见闻觉知、还同龟毛兔角、并无所归。师直闻所未闻。又答韩侍郎宗古问曰。承谕昔时开悟、旷然无疑。但无始已来习气、未能顿尽。然心外无剩法者。不知烦恼习气是何物、而欲尽之。若起此心、翻成认贼为子也。从上以来、但有言说。乃至随病设药。纵有烦恼习气。但以如来知见治之。皆是善权方便、诱引之说。若是定有习气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尽之。譬如灵龟曳尾于涂、拂迹迹生。可谓将心用心、转见病深。苟能明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法既无、更欲教谁顿尽耶。公以生长极南。少以宏法、栖息山林。方太平时代。欲观光京师。以钱馀年。乃至京师。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尽礼迎之。庵于国门之外。久之南还、再游庐山。彭器资之守九江、公见之。器资从容问公。人临命终时、有旨决乎。公曰：有之。曰：愿闻其说。公曰：待器资死即说。器资起增敬曰。此事须是和尚始得。盖於四方公卿、合则千里应之。不合则数舍亦不往。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岭南能。可以想见公人物。黄龙南公、道貌德威。极难亲附。虽老于丛林者、见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闲暇。终日语笑、师资相忘。四十年间、士大夫闻其风。而开发者众矣。惟其善巧无方、普慈不间。人未之见、或慢谤。承颜接辞、无不服膺。公既腊高、益移庵深入。栈绝学者、又二十馀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阅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赐号宝觉。葬於南公塔之东、号双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传。

赞曰：公於南公圆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时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来。今既不来昔不往。白云流水空徘徊。谁云秤尺平、直中还有曲。谁云物理齐、种麻还得粟。可怜驰逐天下人。六六元来三十六。追玩南公曰。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语。此老为克家之子。呜呼陨此伟人、世间眼灭。惟此未尝不心折。读其陈迹。尚若雨霁之夕、望东南之月。皎然万星之中。忘其身在这雾间也。

泐潭真净文禅师

真净和尚、出於陕府阆乡郑氏。郑族世多名卿。师生而杰异。幼孤、事後母至孝。失爱于母、数困辱之。父老悲之、使游学四方。至复州北塔、闻耆宿广公说法。感泣裂缝掖、而师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试所习。剃发受具足戒。学经论无不臻妙。夺京洛讲席。自为主客、而发奥义者数矣。经行龙门殿庑间。见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师幡然自失、谓其伴曰。我所负者、如吴道子画人物。虽尽妙、然非活者。於是弃去曰：吾将南游观道焉。所至辩论倾其坐。人指目以为饱参。治平二年夏、坐於大沲。夜闻僧诵云门语。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无透路。豁然大悟。时南禅师在积翠、师造焉。南公问、从什么处来。对曰：沲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进曰：未审向什么处去。南曰：天台普请、南岳云游。曰：若然者、学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鞋是何处得来。曰：庐山七百钱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师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骇异之。于时洪英首座。机锋不可触、与师齐名。

英邵武人。众中号英邵武、文关西。久之辞去、寓止翠岩顺禅师。顺曰：子种性迈往、而契悟广大。临济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爱。南公住黄龙、师复往焉。南公曰：适令侍者卷帘。问、渠卷起帘时如何。曰：照见天下。放下帘时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时如何。侍者无语、汝作么生。师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厉曰：关西人果无头脑。乃顾旁僧。师指之曰：只这僧也未梦见。南公大笑。自是门下号伟异博大者、见之 缩。南公入灭。南游衡岳、还首众僧於仰山。熙宁五年、至高安。太守钱公弋、先候之。师复谒、有獒逸出屏间。师方趋逆之、少避乃进。钱公嘲曰。禅者固能教诲蛇虎、乃畏狗乎。师曰：易伏隈岩虎、难降护宅龙。钱公叹曰：人不可虚有名。住洞山圣寿两刹、十有二年。谢事东游三吴、至金陵。时舒王食宫使禄、居定林。闻师至、倒屣出迎。王问、诸经皆首标时处。圆觉经独不然、何也。师曰：顿乘所演、直示众生。日用现前、不属今古。只今老僧与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戏三昧。互为宾主、非干时处。又问、经曰：一切众生皆证圆觉。而圭峰以证为具。谓译者之讹、如何。对曰：圆觉如可改、维摩亦可改也。维摩岂不曰：亦不灭受、而取证。夫不灭受蕴、而取证者。与皆证圆觉之意同。盖众生现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悦、称赏者累日。施其第为寺、以延师为开山第一祖。舒王以师道行、闻神考。诏赐号真净。未几厌烦、还高安。庵於九峰之下、名曰投老。学者自远而至。六年而移住归宗。又二年、张丞相时由左司。谪金陵酒官、起帅南昌。过庐山、见师康强。尽礼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云庵。以崇宁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诸门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众请说法。师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离别。火风既分散、

临行休更说。遗诫皆宗门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又七日
维。五色成焰、白光上腾。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余人、
皆得之。分建塔於泐潭。宝莲峰之下。洞山留云洞之北。

赞曰：云庵以天纵之姿。不由师训、自然得道。特定宗旨
於黄龙而已。其沮坏义学、剖发幽翳。以乐说之辨、洗光佛日。
使舒王敬诚心服。至献名于天子。施第为宝坊、道显著矣。然
犹掉头不顾。甘自放於万壑千岩之间。究观施設、其心不肯。
後 山曹 。盖一代宗师之典型、後來衲子之模楷也。

卷二十四

仰山伟禅师

禅师名行伟、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语、颓然地坐终日。伏犀插额、眉目疏秀、人皆异之。年十九、游京师。闻宝相寺大乘师、方益有鉴裁、谒之。益曰：君风神不凡。然非凌云麒麟所宜置。正当袒肩荷担如来、乃称耳。伟欣然曰：此吾心也。愿执役扫除。益以讲学聚徒。伟甘勤力、挽车运粟。破薪佐炊、无所不为者。十三年、乃剃落受具。辞益经行诸方。益令入洛。遂受贤首教於太三藏。成名继其席常千人、讲无定居。南游门弟子、有愿随者、伟不却。至淮上、所至禅林。盛藉藉闻宗师名、心怪之。馆淮山古寺。见昔同学法亮黻衲勃。高其衣裾、布缠两胫。惊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观太息。亮笑叙寒温而已。伟问曰：汝今称禅者。禅宗奥义语我来。亮曰：待我死後、为汝敷说。伟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炽。即趋去。伟请其属曰。亮闻见淹博、知法解义倍我。今甘尔、禅家、必有长处。乃独行诣黄蘗。谒南禅师。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敛目。良久乃语。伟曰：和尚见行伟、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见良遂来、荷锄锄草。良遂有悟处。我见汝来、但闲闭目。汝虽无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伟滋不晓。

时泐潭月禅师。与南公同坐夏积翠。月以经论有声。伟尝侍座、听其谈论。因读小释迦传曰。韦尚书问仰山寂公。禅师寻常如何接人。寂曰：僧来必问来为何事。曰来亲觐。又问、还见老僧否、曰见。又问、老僧何似驴。僧未有酬者。韦曰：若言见、争奈驴。若言不见、今礼觐谁。以此故难答。寂曰：无人如尚书辩析者耳。月公称善、伟亦以为然。南公独曰。洵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伟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将治行而西、卜庵嵩少之下。为粥饭僧。夜与一僧同侍座。僧问、法华经言。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何等语是陀罗尼。南公顾香炉。僧即引手、候火有无。无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罗尼。伟惊喜、进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帘趋出。南公曰：若不解、争能与么。伟方有省。伟律身甚严、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谢绝交游。有过伟者、虚己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闻之以为。大绝物、非和光同尘之义、面诫之。对曰：道业未辨、岁月如流。大根器、如云门赵州犹曰。我惟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又曰：我岂有工夫闲处用。矧行伟根性、日劫相倍者。甯暇囿世情。事清谈、谀悦人、增我相乎。南公贤之。熙宁二年、南公歿于黄龙。江西使者、檄宜春。厚礼致、以居仰山。未期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参、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谓之後身通智。性刚莅事有法度。俾某人职某事、莫敢违者。尝遣化十二辈。伟以其名付维那。使明日俱来、受曲折。及会茶辄失一人。伟问为谁、曰随州永泰。伟方经营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请以他僧备员、伟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实在。首座匿之、以欺众耳。伟色庄使搜得之。泰自陈、怯弱惧失所受事。首座实不知也。伟令击钟、集众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师所赏识。昧心罔众、他人犹不可为。乃甘自破坏乎。首座屏息受罚、俱永泰者出院。诸方伏其

公。泰後嗣其法、住黄蘗山。首座住汾山、嗣黄龙。伟夏夜坐深林、袒以食蚊蚋。会肠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绝之尺许、血流不止。门人泣曰：师独奈何不少忍。曰：为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无所利於物。得死不愈于生乎。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说偈而化。後三日 维、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连。塔于寺之东。阅世六十三、坐三十三夏。

赞曰：法句经言。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观伟施为、宜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昼夜精勤、恐缘差故。不惜身命、以知恩故。伟方畏缘差、负法道之恩。引云门赵州、以自较渠。恤是真是妄哉。非志列秋霜、何以若此耶。

东林照觉总禅师

禅师名常总、生剑州尤 施氏。母梦男子、颀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馀委地。觉而娠、後诞三子。伯仲皆不育、总其季也。年十一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又八年落发。诣剑州大中寺、契思律师受具。神观秀异、鸾翔虎视。威掩万僧、伟如也。初至吉州禾山、依禅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礼延之不留。闻南禅师之风、辞材至归宗。久之无所得而去。归宗寺火、南公迁石门南塔。又往从之。及南公自石门、而迁黄蘗积翠。自积翠而迁黄龙。总皆在焉。二十年之间、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劳、称于众。总自负密受、大法旨决、志将大掖临济之宗。名声益远、丛林争追崇之。南公歿、哭之不成声。恋恋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荣公修撰、请住泐潭。其徒相语曰：马祖再来也。道俗争愿见。元丰三年诏、革江州东

林律居为禅席。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宝觉禅师心公。宝觉举总自代。总知宵遁、去千馀里。王公檄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新淦殊山穷谷中、遂应命。其徒又相语曰。远公尝有讖记。曰：吾灭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今符其语矣。总之名、遂闻天子。有诏住相国智海禅院。总固称山野老病、不能奉诏。然州郡敦遣急於星火。其徒又相语曰。聪明泉者、适自涸矣。远公所酌之泉、在方丈之西也。凡两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赐紫伽梨、号广惠。其徒又相语曰：聪明泉复涌沸矣。元佑三年、徐国王奏号、照觉禅师。总於衲子有大缘。槌拂之下、众盈七百。总尝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天香郁然。其得众心如此。山门遭化、多边微瘴雾处。有死於其所者。总必泣设位祭奠、尽礼荐拔。以故人人感动。罗汉系南禅师、佑公之子。有禅学、未为丛林所信。至东林、总大钟横撞。万指出迎、於清之上。於是诸方传之、号小南。其成就後学、又如此。总住持十二年。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堕。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罢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於雁门塔之东。阅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赞曰：余尝游东林、览观太息。念其创御名之功、丛林之盛。非愿力大士、莫能为之也。东坡词曰。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是事且止。聊观其一戏、盖将谈笑不起于座。而化庐山之下、为梵释龙天之宫。渠不信夫。

卷二十五

大沲真如 禅师

禅师名慕、出于临川闻氏。闻族寒、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圆觉律师、为童子。试所习、得度具戒。为人刚简有高识。以荷法为志、以精严律身。翠岩真禅师、游方时。能识之。真好暴所长、以盖人、号真点胸。所至犯众怒、非笑之。

与之周旋二十年。虽群居、不敢失礼。真住两刹、阴相之成法席。有来学者、且令见侍者。谓人曰：三十年後、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丧三年。乃去依止黄蘗。遂游湘中。一钵云行、鸟飞去留、为丛林重轻。谢师直守潭州。闻其风而悦之、不可致。会岳麓法席虚。尽礼迎以为出世。累日而後就。俄迁住大沲。众二千指、无所约束、人人自律。唯粥罢、受门弟子问道、谓之入室。斋罢必会大众茶。诸方才月一再、而讲之无虚日。放参罢、自役作使。令者在侧如路人。晨香夕灯、十有四年。夜礼拜持茅、视殿庑灯火。倦则以帔蒙首、假寐三圣堂。初犹浴、至老不浴者十馀年。绍圣元年有诏。住大相国寺智海禅院。京师士大夫、想见风裁。丛林以静退、以畏烦闹、不敢必其来。受诏欣然、俱数衲子至。解包之日、倾都来观、至谓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无以容。则相枕地

卧。有请限之者。曰：僧佛祖所自出。厌僧厌佛祖也。安有名为传法、而厌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言哉。爱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说法少缘饰、贵贱一目。问学者、赵州洗钵话、上人如何会。僧拟对、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纳、至终未尝换机。明年十月初八日。无疾说偈、与众别。良久遂化。维得舍利。大如豆、光洁明彻。目睛齿爪、皆不坏。门弟子分塔为山京师两处。

赞曰：真如平生。以身为舌、说比丘事。及其霜露果熟、则众圣推出。予观其潜行密用、于山间树下。至於死生之际、奇瑞之验。乃在或天子之都。其亦乘愿力、而至者耶。

云居佑禅师

禅师名元佑、王氏、信州上饶人也。年十三、师事博山承天沙门齐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时南禅师在黄檗。即往依之、十馀年。智辩自将、气出流辈。众以是悦之少。然佑不恤也。南公歿、去游湘中。庐於衡岳马祖故基。衲子追随、声重荆楚间。谢师直守潭州。欲禅道林之律居。尽礼致佑、为第一世。佑欣然肯来。道林蜂房蚁穴、间见层出。像设之多、冠於湘西。佑夷廓之、为虚。堂为禅室、以会四海之学者。役夫不敢坏像设。佑自锄弃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坏。吾法尚无、凡情存圣解乎。六年而殿阁崇成。弃之去游庐山。南康太守陆公、请住玉涧寺。徐王闻其名、奏赐紫方袍。佑作偈辞之曰。为僧六十鬓先华。无补空门愧出家。愿乞封回礼部牒。免辜庐老衲袈裟。人问其故。佑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辞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满不受宿请。曰：天下无僧、乃受汝供。满何人哉。王安上者舒王之弟。问法於佑、以云居延之。佑曰：为携此骨、归葬峰顶耳。登輿而去。疾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无穷。它日塔将无所容。於是於开山宏觉塔之东、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坏。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谓之三塔。绍圣二年七月七日。夜集众说偈而化。时秋暑方炽、而颜如生。维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饮映夺、久乃灭。山林忽皆华白。阅世六十六、坐四十有二夏。佑清癯发白不剪、风度英特。说法好讥呵诸方。雅自称王佑上座云。

赞曰：余少时游庐山。谒公于玉涧道林堂。是时公方病起。扶杖出依绳床。瘦骨尽露。神观超诣。如世所画须菩提。所示数语、皆可诵。呜呼今无复见此老矣。其所施为、补丛林甚多。特载其一二。矫蔽彰著者、以激後学云。

隆庆闲禅师

禅师名庆闲、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梦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年十一、事建州升山沙门德圆。十七得度、二十远游。性纯至、无所嗜好。唯道是究。貌丰硕、寡言语。所至自处、罕与人接。有即之者、一举手而去。以父事南禅师、南公钟爱之。时与翠岩顺公、同在黄檗。顺时时诘问闲。闲横机无所让。顺诉于南公曰。闲轻易、且语未辩触净。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闲。乃成是非、其可哉。闲尝问南公、文首座 即云庵也 、何如在黄檗时。南公曰：

渠在黄檗时、如人暴富、用钱如粪土。尔来如数世富人、一钱不虚用。南公尝以事至双岭。闲自翠岩来上谒。南公问、什么处来。对曰：百丈来。又问、几时离。对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三十棒。对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许多时行脚、无点气息。对曰：百千诸佛、亦乃如是。曰：汝与么来。何曾有纤毫、到诸佛境界。对曰：诸佛未必到庆闲境界。又问、如何是汝生缘处。对曰：早晨吃白粥。至今又觉饥。又问、我手何似佛手。对曰：月下弄琵琶。又问、我脚何似驴脚。对曰：鹭鸶立雪非同色。南公咨嗟、而视曰。汝剃除须发、当为何事耶。对曰：只要无事。曰：与么则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也。闲曰：是何言与。曰伶俐衲子。闲曰：也不消得。南公曰：此间有辩上座者、汝著精彩。对曰：他有什么长处。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闲曰作什么。曰：他展两手。闲曰：甚处学得这虚头来。南公大笑、闲却展两手。南公喝之。又问、个龙个龙松松、两人共一碗。作么生会。对曰：百杂碎。曰：尽大地是个须弥山。提来掌中、汝又作么生会。对曰：两重公案。南公曰：这里从汝胡言汉语。若到同安如何过得。时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闲欲往见之。对曰：渠也须到这个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炉曰。这个黑漆火炉。那个黑漆香卓。甚处是不到处。对曰：庆闲面前、且从恁么说话。若是别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闲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对曰：极好工夫。曰：好在甚处。对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处。闲曰：和尚又作么生。南公以手指曰：这柱得与么圆。那枋得与么扁。对曰：人天大善知识。须是和尚始得。即趋去、明日侍立。乃问、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闲曰：遇方即方、遇圆即圆。曰：汝与么说话犹带唇齿在。对曰：庆闲即与么、和尚又作么生。曰：近前来、

为汝说。闲抚掌云、三十年用底、今朝捉败。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灵。南公在时、学者已争归之。及歿、庐陵太守张公鉴、请居隆庆。未期年、钟陵太守王公韶、请居龙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庐陵道俗、闻其弃龙泉也、舟载而归。居隆庆之西堂、事之益笃。元丰四年三月七日。告众将入灭、说偈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变为。著衣手足和柔、发剃而复出。太守来观、愿留全身。而僧利俨曰：遗言令化。维薪尽火灭、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云起风作、飞瓦折木。烟气所至、东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砾之间。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道俗购以金钱。细民拾而鬻之。数日不绝。计其所获、几数斛。阅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初苏辙子由、欲为作记。而疑其事、方卧卧梦有呵者曰。闲师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梦中作数百言、甚俊伟。而其铭略曰。稽首三界尊、闲师不止此。愍世狭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赞曰：潜庵为余言。闲为人气刚而语急。尝同宿见其坐、而假寐。梦语袞袞、而领略识之。皆古衲机缘。初以为适然、已而每每连榻、莫不尔。盖其款诚於道、精一如此。唐道宣讥明皇。曩於般若、闻薰不一。而沉伫想、自起现行。闲之去留、践履之验。非闻熏不一者也。

云盖智禅师

禅师名守智、生於剑州龙津陈氏。幼依剑浦林重院。沙门某、为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於建州开元寺。初出岭、至

豫章。谒大宁宽禅师。时法昌遇公、方韬藏西山。智闻其饱参诣之。至双岭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满庭、山雪未消。智见一室邃僻、试揭帘。闻叱诟曰：谁故出我烟。盖遇方附湿薪火、藉烟为暖耳。智反走、遇呼曰：来汝何所来。对曰大宁。又问、三门夜来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吴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见。智不敢犯其词、知其为遇也。乃敷坐具、愿亲炙之。遇使往谒真点胸。久之无大省发。然勤苦不费剪爪之功。及谒南禅师於积翠、依止五年。又见英邵武於同安。南公歿、南游首众僧於石霜。谢师直闻其名、以书抵智曰。果游岳道由长沙、幸屈临庶款晤。师当恕其方以官。守不当罪其坐致也。智过师直、师直问曰。庞居士问马大师。无弦琴因缘、记得否。智曰记得。师直曰：庞公曰：弄巧成拙。是宾家是主家。智笑指师直曰。弄巧成拙、师直喜之。出世住道吾。俄迁住云盖十年。疾禅林便软暖、道心澹泊。来参者、掉头不纳。元佑六年、退居西堂。闭户三十年。湘中衲子、闻其接纳容入室。则堂室为满。智为人耐枯淡。日犹荷锄理蔬圃。至老不衰、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师周种仁熟。遣长沙令佐诣山请供。智以老辞。令佐固邀曰。太守以职事、不得入山。遣属吏来迎意勤。乃不往贻山门之咎。智登舆而至。入开福斋罢鸣鼓。智问其故。曰：请师住持此院。智心知堕其计、不得辞乃受之。明年三月七日、或云七月七日 升座说偈曰。未出世、头似马杓。出世後、口如驴鬣。百年终须自坏、一任天下卜度归。方丈安坐、良久乃化。 维得五色舍利、经旬。细民拨灰、烬中犹得之。坐六十六夏。

赞曰：余止云盖、依止之二年。详闻黄蘗翠岩故时事。曰：南公住黄龙。天下有志学道者、皆集。南公视之、犹不悻。从容问其意。曰：我见慈明时。座下虽众不多、然皆堂堂龙象。

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云盖今又老矣。丛林去南公已五十年。当时号寒酸者、亦不可见。余因传其平生、感之遂并记。

卷二十六

圆通讷禅师

禅师名居讷、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年十一、去依汉州什邡竹林寺元。十七试法华得度、受具於颖真律师。以讲学冠两川、耆年多下之。会有禅者自南方还、称祖道被天下。马大师什邡人、应般若多罗讖。蜀之豪俊、以经论闻者。如亮公、而亮弃徒隐西山。如鉴公、而鉴焚疏钞。称滴水莫敌巨海。讷恍然良久曰：汝知其说乎。禅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讷於是出蜀、放浪荆楚。屡阅寒暑、迄无所得。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读华严论、至曰须弥在大海中。高八万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挽可及。以明八万四千尘劳山、住烦恼大海。众生有能於一切法、无思无为。即烦恼自然枯竭。尘劳成一切智之山。烦恼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虑、即有攀缘。即尘劳愈高、烦恼愈深。不能以至诸佛智顶也。三复之叹曰。石巩云、无下手处。而马祖曰：旷劫无明。今日一切消灭、非虚语也。後游庐山、道价日增。南康太守程师孟、请住归宗。遂嗣荣禅师、又住圆通。仁宗皇帝闻其名。皇佑初、诏住十方净因禅院。讷称目疾、不能奉诏。有旨令举自代。遂举、僧怀琰禅学精深、在居讷之右。

於是诏璉、璉至引对。问佛法大意、称旨。天下贤讷知人。讷临众简严、不妄言笑。尝习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渐升至膺。侍者每视、以候鸡鸣。其精进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开元两刹。所至丛林、号称第一。既老休居於宝积岩。熙宁四年三月十六日、无疾而化。阅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欧阳文忠公、贬异立教者。独尊敬讷、与贤良苏洵明允游、相好云。

赞曰：法道陵迟、沙门交士大夫。未尝得预下士之礼。津津喜见眉目。讷却万乘之诏、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体、超越两远。观其标致、可讽後学。至于临众、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净因臻禅师

禅师名道臻、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也。幼不茹荤。十四岁去上生院、持头陀行。又六年、为大僧。阅大小经论、置不读。曰：此方便说耳。即持一钵、走江淮。所参知识甚多、而得旨决於浮山远禅师。江州承天、虚席致臻、非所欲。而游丹阳、寓止因圣。一日行江上、顾舟默计曰。当随所往、信吾缘也。问舟师曰：载我船尾可乎。舟师笑曰：师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云、吾行游京师。因载之。而北谒净因大觉璉禅师。璉使首众僧於座下。及璉归吴、众请以臻嗣焉。开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赐紫方袍徽号。京师四方都会、有万好恶。贵人达官日填门、而臻一目之。慈圣上仙、神宗诏至庆寿宫。赐对甚喜。诏设高广座、恣人问答。左右上下、得未曾有。欢声动宫殿、赐与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愍名相之弊。始即相国、

为慧林智海二刹。其命主僧、必自臻择之。宿老皆从风而靡。高丽使三僧来就学。臻随根开悟。神宗上仙、被诏至福宁殿说法。诏道臻素有德行、可赐号净照禅师。臻为人渠渠静退。似不能言者。所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馀辈。颓然不出户、三十年如一日。元佑八年八月十七日歿。前尝语门弟子净圆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说偈已、跏趺而化。阅世八十、坐六十有一夏。臻性慈祥纯至、奉身至约。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才掩胫、不多为丛褶。曰徒费耳、无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请文与可扫墨竹。谓人曰：吾使游人见之、心目清凉。此君盖替我说法也。初说法于庆寿宫。僧问、慈圣仙游、定归何所。臻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上悦以为能加敬焉。

赞曰：余至京师、尚及见之。时年已八十、徧首婆娑。面有孺子之色、取次伽梨。曳履送客、可画也。黄鲁直题其像曰。老虎无齿、卧龙不吟。千林月黑、六合云阴。远山作眉红杏腮。嫁与春风不用媒。老婆三五少年日。也解东涂西抹来。

法云圆通秀禅师

禅师名法秀、秦州陇城人、生辛氏。母梦有僧癯甚、须发尽白。托宿曰：我麦积山僧也。觉而有娠。先是麦积山有僧。亡其名、日诵法华。与应乾寺鲁和尚者善。尝欲从鲁游方。鲁老之既去。绪语曰：他日当寻我。竹铺坡前、铁强岭下。俄有儿生其所。鲁闻之往观焉。儿为一笑。三岁愿随鲁归、遂冒鲁姓。十九通经为大僧。天骨峻拔、轩昂万僧中、凜然如画。讲

大经、章分句折、旁穿直贯。机锋不可触、声著京洛。倚圭峰钞、以诤量众义。然恨圭峰学禅。惟敬北京元华严然、恨元非讲。曰：教尽佛意、则如元公者、不应非教。禅非佛意、则如圭峰者、不应学禅。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别以法私大迦叶。乃罢讲南游、谓同学曰。吾将穷其窟穴、搜取其种类。抹杀之、以报佛恩、乃已耳。初至随州护国、读净果禅师碑。曰：僧问报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谁无。又问净果、果曰：谁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岂佛性敢有无之。一本云、岂佛法有无之 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气拂膺。去至无为铁佛、谒怀禅师。怀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怀收涕问、座主讲何经。秀曰：华严。又问、此经以何为宗。秀曰：以心为宗。又问、心以何为宗、秀不能对。怀曰：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愿留、日夕受法。怀公移池入吴、秀皆从之十年。初说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厌饥寒。秀哀祖道不振。丛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贤、有僧文庆。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桥庄、既辞去。有识者曰：庆出世湘乡寺十馀年。云盖 禅师嗣也。秀遣侍者追谢之。且迎以还山。庆曰：俟稻入 乃还。秀心奇之、称於众。後住栖贤二十年、秀 使之也。蒋山元禅师歿。舒王以礼致秀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谒。而秀方理丛林事、不时见王。以为慢。已遂不合弃去。住真州长芦、众千人。有全椒长老。至登座、众目笑之、无出问者。於是秀出拜趋。问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铁面、乃不识自己乎 丛林号秀为铁面。秀曰：当局者迷。然一众服其荷法心也。冀国大长公主、造法云寺成。有诏秀为开山第一祖。开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传圣语。表朕亲至之礼、皇弟荆王、致敬座下。云门宗风、自是兴於西北。士大夫日夕问道。时司马温公、方登庸。

以吾法太盛、方经营之。秀曰：相公聪明、人类英杰。非因佛法不能尔。遽忘愿力乎。温公不以介意。元佑五年八月卧疾。诏翰林医官视之。医请候脉、秀仰视曰。汝何为者也、吾有疾、当死耳。求治之、是以生为可恋也。平生生死梦。三者无所拣、挥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说偈三句而化。阅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时工画马、不减韩干。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画名。矧又画马期人跨、以为得妙。妙入马腹中、亦足惧。伯时繇是绝笔。秀劝画观音像、以赎其过。黄庭坚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於马腹中耶。秀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候秀。秀方饌客。晋卿为扫墨竹於西轩、以迟之。秀来未及揖、顾见不恚。晋卿去即漫之。赞曰：余至京师、秀化去已逾月。观法云丛林、其遗风馥烈、尚可想见。及拜瞻其像、面目严冷、怒气巽人。平生以骂为佛事。又自谓丛林一害、非虚言哉。

延恩安禅师

禅师名法安、生许氏、临川人也。幼事承天沙门慕闲。年二十、以通经得度。游方谒雪窦显禅师。显歿、依天衣怀禅师。众推其知见。又遍历诸家。耆宿指目、为饱参。来归临川、见黄山如意院。败屋破垣、无以蔽风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弃去、下江汉、航二浙。上天台、溯淮汶、而还。所至接物利生。未尝失言、亦未尝失人。白首怀道、翩然无侣。倚杖于南昌上蓝。又住武宁之延恩寺。寺以父子传器。贫不能

守易、以为十方。草屋数楹、败床不簟、安安乐之。令尹纠豪右、谋为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发心、而强之。是名作业、不名佛事也。栖止十年、而丛林成、僧至如归。安与法云秀公昆弟、且相得。秀所居庄严妙天下。而说法如云雨。其威光可以为弟兄。接羽翼、而天飞也。秀以书招安云云。安读之一笑而已。问其故、曰吾始见秀、有英气、谓可语。乃今而後知其痴。痴人正不可与语也。问者视、久之曰何哉。安曰：比丘法、当一钵行四方。秀既不能尔。又於八达衢头、架大屋。从人乞饭、以养数百闲汉、非痴乎。安每谓人曰。万事随缘、是安乐法。元丰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书、聚火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阅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

赞曰：怀禅师五坐道场。皆衰陋处、而能使之成宝坊。安真能世其家者也。安笑秀公、架大屋养闲汉为痴。正当以漫晋卿墨戏并按也。

卷二十七

明教嵩禅师

禅师名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生藤州镡津李氏。七岁、母钟施以事东山沙门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时宁风有异女子姚。精严而住山。时年百馀岁、面如处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闻池中有如戛铜器声。以问女子。女子曰：噫此龙吟也。闻者瑞徵、子当有大名於世行矣。无滞於是。下沅湘、陟衡岳。谒神鼎 禅师、与语奇之。然无所契悟。游袁筠间、受记别於洞山聪公。嵩夜则顶戴观世音菩萨之像。而诵其号、必满十万、乃寝以为常。自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是时天下之士、学古文。慕韩愈拒我、以遵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鹄隅、李太伯、尤雄杰者。学者宗之。嵩作原教论十馀万言。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读之者畏服。未几复游衡岳。罢归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其志盖愍道法陵迟。博考经典、以佛後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之下至于达摩多罗、为二十八祖。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书成游京师。知开封府龙图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览之加叹。付传法院、编次入藏。下诏褒宠、赐紫方袍、号明教。嵩再表辞让、不许。宰相韩琦大参、欧阳修。皆延见而尊

礼之。留居闵贤寺、不受、再请东还。於是律学者憎疾。相与造说以非之。嵩益著书、援引古今、左证甚明。几数万言、禅者增气。而天下公议、翕然归之。熙宁五年六月四日晨兴。写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独自行。不学大梅老、贪闻鼯鼠声。至中夜而化。 维敛六根之不坏者三。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状如大菽。常所持数珠、亦不坏。道俗合诸不坏。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阅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总百餘卷、六十万言。其甥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嵩居钱塘佛日禅院、 应密学蔡公襄所请也。东坡曰：吾入吴尚及见嵩。其为人常 。盖嵩以 为佛事云。

赞曰：是身聚沫耳。特苦业所持、 本一念。首楞严曰：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然但名为融通妄想。念常清净、正信坚固。则名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闻、好辩而常 。死而火之、目舌耳毫为不坏。非正信坚固功德力乎。余尝论人之精诚不可见。及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平无象。而 枯朽、为菌芝。嵩其尤著闻者。聪公可谓有子矣。

蒋山元禅师

禅师名赞元、字万宗、婺州义乌人。双林传大士之远孙也。三岁出家、七岁为大僧。性重迟、闲靖寡言。视之如鄙朴人。然於传记、无所不窥。吐为词语、多绝尘之韵、特罕作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谒慈明禅师。助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与俱。及歿葬骨石於石霜。植种八年乃去。兄事

蒋山心禅师。心歿、以元继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忧、读经山中。与元游如昆弟。问祖师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更一两生来、恐纯熟。王曰：愿闻其说。元曰：公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世深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於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澹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宁之初、王入对。遂大用至真拜。贵震天下、无月无耗。元未尝发视。客来无贵贱、寒温外无别语。即敛目如入定、客即去。尝饌僧、俄报火厨库、且及潮音堂。众吐饭苍黄、蚁窘蜂闹。而元啜啖自若、高视屋梁。食毕无所问。又尝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杀尸相枕。左右走报、交武於道。自白下门、群从而归。元过尸处、未尝视。登寝堂危坐。职事者侧立、冀元有以处之。而敛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隐去、卒不问。王弟平甫、豪纵於人物、慎许可。见元即悚然加敬。问佛法大意、元复有难色。平甫固请为说。元曰：佛祖无所异于人。所以异者、能自护心念耳。岑楼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滥觞。清净心中、无故动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楼。浩然横肆、甚于滔天。其可动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宁之曰：善自护持。平甫曰：佛法止于此乎。元曰：至美不华、至言不烦。夫华与烦、去道远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论治世之法。犹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间法乎。元丰之初、王罢政府。舟至石头、夜造山拜坟。士大夫车骑、填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东偏、从官宾客满坐。王环视、问元所在。侍者对曰。已寝久矣、王笑之王。结屋定林、往来山中。又十年、稍觉烦动。即造元

相向、默坐终日而去。有诗赠之、其略曰：不与物违真道广。每随缘起自禅深。舌根已净谁能坏。足迹如空我得寻。人以为实录。元佑之初、曰吾欲还东吴。促辨严俄化、王哭之恸。塔於蒋陵之东。平甫状其行碑山中。

赞曰：舒王尝手题其像曰。贤哉人也、行厉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誉荣弗喜、辱毁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称德。有缁有白、来自南北。弗顺弗逆、弗抗弗抑。弗观汝华、唯食已实。孰其嗣之、我有遗则。予读此词。知其为本色住山人也。

金山达观颖禅师

禅师名昙颖、生钱塘丘氏。年十三、依龙兴寺为大僧。神情秀特、於书无所不观。为词章多出尘语。十八九游京师。时欧阳文忠公、在场屋。颖识之、游相乐也。初谒大阳明安禅师。问、洞上特设、偏正君臣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时事。又问、如何体会。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晓不露。颖惘然弃去。至石门、谒聪禅师。理明安之语、曰师意如何。聪曰：大阳不道不是。但口门窄、满口说未尽。老僧即不与么。颖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聪曰：粪壑子。又问、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聪曰：牡丹丛下睡猫儿。颖愈疑骇、日扣之、竟无得益。自奋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终不出山。聪一日见普请。问曰：今日运薪乎。颖曰然运薪。聪曰：云门尝问、人般柴、柴般人、如何会。颖不能对。聪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颖於是默契其旨。良

久曰：如石头曰。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谓非悟。聪曰：汝以此句为药语、为病语。颖曰：是药语。聪呵曰：汝乃以病为药、又可哉。颖曰：事如函得盖、理如箭直锋。妙宁有加者。而犹以为病、兹未喻。聪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事而已。祖师意旨智、识所不能到。矧事理能尽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见。事障能续生死。颖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聪曰语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缠。颖叹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门、终非活路。即日辞去、过京师。寓止驸马都尉李端愿之园。日夕问道。一时公卿多就见。闻其议论、随机开悟。李公问曰：人死识归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则端愿已知。曰：生从何来。李公拟议。颖才甚其胸、曰。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对曰：会也。只知贪程、不觉蹉路。颖拓开曰：百年一梦。又问、地狱毕竟是有是无。答曰：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花。太尉就有中觅无、手扞耒耜水月。堪笑、眼前见牢狱不避。心外见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恶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无惑。进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恶都莫思量。又问、不思量後、心归何所。颖曰：且请太尉归宅。颖东游初、住舒州香炉峰。移住润州因圣。太平隐静、明州雪窦。又移住金山龙游寺。嘉佑四年除夕。遣侍者持书、别扬州刁景纯学士。曰：明旦当行、不暇相见、厚自爱。景纯开书大惊、曰当奈何、复书决别而已。中夜候吏报、扬州驰书、船将及岸、颖欣然遣挝鼓、升座叙出世本末。谢裨赞丛林者、劝修勿怠。曰吾化、当以贤监寺次补。下座、读景纯书毕。大众拥步、上方丈。颖跏趺、挥令各远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阅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颖英气压诸方。荐福怀禅师、诵十玄谈。至祖意、颖曰。当曰十圣未明此旨。特以声律不协、故耳。三贤十圣序、不如是。怀曰：宗门无许事。

颖熟视、以手画按。作十字曰：汝识此字乎。汝以谓甑耳。怀无能言、颖拂衣去。曰：我要与汝斗死。生吾不敌汝也。

赞曰：东坡曰：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至于二乘禅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临死生祸福之际、不容伪矣。吾视颖之谢世。无以异人适城市之易。然真大丈夫也哉。

卷二十八

法昌遇禅师

禅师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为人奇逸、有大志。自剃发受具、即杖策游方。名著丛林。浮山远禅师、尝指以谓人曰。後学行脚样子也。辞远谒南岳芭蕉庵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犹谒之。泉甚之曰：我此间、虎狼纵横。尿床鬼子、三回五度、来觅底物。遇曰：人言庵主见汾州。泉乃解衣抖擞曰。汝谓我见汾州、有多少奇特。遇即礼拜、问曰。审如庵主语、客来将何祇待。泉曰：云门胡饼、赵州茶。遇曰：谢供养。泉曰：我火种也未有。早言谢、谢什么。遇乃去、至北禅贤禅师。问曰：近离什么处。遇曰：福严。曰：思大鼻孔长多少。遇曰：与和尚当时见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见时长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严。贤笑曰：学语之流。又问、来时马大师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么。遇曰：令北禅莫乱统。贤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过和尚、乃罢。遇因倒心师事之。时慈明禅师、住兴化、过贤公室。遇侍立、看其谈笑。贤曰：汾阳师子、可杀威狞。慈明曰：不见道、来者咬杀。贤曰：审如此。汾阳门下、道绝人荒耶。慈明举拂子曰。这个因甚到今日。贤未及对、遇从旁曰。养子不及父、家门一世衰。

贤呵曰：汝具什么眼目、乃敢尔。遇曰：若是咬人师子、终不与么。慈明将去、至龙牙像前。指以问遇曰：谁像。遇曰龙牙。慈明曰：既是龙牙像、何乃在北禅。遇曰：一彩两赛。慈明曰：像在此、龙牙在什么处。遇拟对、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儿见小利。慈明呵逐之。贤公除夕、谓门弟子曰。今夕无可分岁。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围炉、向火、唱村田乐。何也、免更倚他门户、旁它墙。乃下座。有僧从後大呼曰：县有吏至。贤反顾问所以。对曰：和尚杀牛、未纳皮角耳。贤笑掷暖帽与之。僧就拾得、跪进曰。天寒还和尚帽子。贤问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纸贵、一状领过。後还江南、再游庐山、寓止圆通。时大觉琏公、方赴诏。辞众曰：此事分明、须荐取。莫教累劫受轮回。遇问曰：如何是此事。曰荐取。遇曰：头上是天、脚下是地。荐个什么。曰：不是知音者、徒劳话岁寒。遇曰：岂无方便。曰：胡人饮乳、反怪良医。遇曰：暴虎凭河、徒夸好手。拍一拍归众。後游西山、卷双岭深邃、栖息三年。与英邵武、胜上座游。应法昌请、决别曰。三年聚首、无事不知。检点将来、不无渗漏。以拄杖画一画曰。这个且止、宗门事作么生。英曰：须弥安鼻孔。遇曰：临崖看浒眼、特地一场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争奈圣凡无异路。方便有多门。英曰：铁蛇钻不入。遇曰：有甚共语处。英曰：自缘根力浅、莫怨太阳春。却画一画。宗门且止、这个事作么生。遇欲掌之。英约住曰。这漳州子、莫无去就。然也是我致得。法昌在分宁之北。千峰万壑、古屋数间。遇至止安乐之、火种刀耕。衲子时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单丁。开炉日、辄以一力挝鼓。升座曰：法昌今日开炉。行脚僧无一个。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围炉打坐。不是规矩严难。免见诸人话堕。直饶口似秤追、未免灯笼勘破。不知道绝功勋、安用修因证果。

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脱二乘羈锁。大宁宽禅师至。遇画地作此牛相、便曳出。翌日未升座、谓宽曰。昨日公案如何。宽画此牛相、即抹撒之。遇曰：宽禅头、名下无虚人。乃升座曰：忽地晴天霹雳声。禹门三级浪峥嵘。几多头角为龙去。虾蟹依前努眼睛。南禅师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许多松作么。遇曰：临济道底。曰：栽得多少。遇曰：但见猿啼鹤宿、耸汉侵云。南公指石曰：这里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曰：也知无下手处。遇却指石上松曰。从什么处得此来。南公大笑曰：苍天苍天。乃作偈曰。头戴华巾离少室。所携席帽出长安。鹞峰峰下重相见。鼻孔元来总一般。又画此口相示之。遇和曰：葫芦棚上挂冬瓜。麦浪堆中钓得虾。谁在画楼沽酒处。相邀来吃赵州茶。又画此口相答之。南公曰：铁牛对对黄金角。木马双双白玉蹄。为爱雪山香草细。夜深乘月过前溪。又画此口相示之。遇曰：玉麟带月离霄汉。金凤衔花下彩楼。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将携手御街游。又画此口答之。时南公道被天下、丛林宗之。而遇与之酬唱、如交友。一时豪俊多归之。宝觉心禅师问曰。不是风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门斑。夜行人只贪明月。不觉和衣渡水寒。岂不是和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语。宝觉曰：也大奇特。遇曰：汝道、祖师前段为人、後段为人。对曰：祖师终不妄语。遇曰：意作么生。对曰：岂不见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遇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师意如何。遇以拂子摇之。对曰：也是为蛇画足。遇曰：乱统作么。对曰：须是和尚始得。徐德占布衣时、未为人知。遇特先识之、山中往来、为法喜之游。及其将化、前一日、作偈别德占。德占时方丁太夫人忧、居家。偈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须择日。昨夜问龟哥、报道明朝吉。德占大惊、呼灵源叟、俱驰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务什物付监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

十年。以护惜常住故、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辈著精彩。言毕举手中杖子曰。且道这个付与阿谁。德占灵源、屏息无答者。掷于地投床、枕臂而化。

赞曰：予观法昌契悟。稳实宗趣淹博。荷担云门气无丛林。其应机施設、锋不可犯。殆亦明招独眼龙之流亚欤。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挝鼓。为十八泥像说禅。虽不及真单徒之有众。亦差胜生法师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尝不失床顿足、想见标致也。

杨岐会禅师

禅师名方会、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谈剧有味。及冠不喜从事笔砚。窜名商税、务掌课最。坐不职当罚、宵遁去。游筠州九峰、或云潭州道吾。恍然如昔经行处、眷不忍去。遂落发为大僧。阅经闻法、心融神会。能痛自折节、依参老宿。慈明禅师、住南原。会辅佐之、安乐勤苦。及慈明迁道吾石霜。会俱自请领监院事。非慈明之意、而众论杂然称善。挟楮衾入典金。时时蠢语、摩拂慈明。诸方传以为当。慈明饭罢、必山行。禅者问道、多失所在。会阍其出未远、即挝鼓集众。慈明遽还、怒数曰。少丛林、暮而升座。何从得此规绳。会徐对曰。汾州晚参也、何为非规绳乎。慈明无如之何。今丛林三八念诵罢。犹参者、此其原也。慈明迁兴化。因辞之、还九峰。萍实道俗、诣山请住杨岐。时九峰长老勤公、不知会。惊曰：会监寺亦能禅乎。会受帖问答罢、乃曰。更有问话者么、试出相见、杨岐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一任横拖倒拽、为

什么如此。大丈夫儿、须是当众决择。莫背地里、似水底按葫芦相似。当众勘验看、有么。若无、杨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个同参。曰：同参底事作么生。勤曰：杨岐牵犁、九峰拽耙。曰：正当与么时、杨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无语、会托开曰。将会同参、元来不是。自是名闻诸方。会谓众曰：不见一法、是大过患。拈拄杖云、穿过释迦老子鼻孔。作么生道得脱身一句。向水不洗水处、道将一句来。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闻猿叫断肠声。又曰：一切智通无障碍。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掷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岳摇动。会么、不见道、一切智智清净。拍绳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杨岐龙头蛇尾。其提纲振领、大类云门。又问来僧曰。云深路僻、高驾何来。对曰：天无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会曰：一喝两喝後作么生。曰：看这老和尚、著忙。会曰：拄杖不在、且坐吃茶。又问来僧曰。败叶堆云、朝离何处。对曰：观音。曰：观音脚根下一句、作么生道。对曰：适来相见了也。曰：相见底事作么生。其僧无对。会曰：第二上座、代参头道看、亦无对。会曰：彼此相钝置。其验勘锋机、又类南院。庆历六年、移住潭州云盖山。以临济正脉付守端。

白雲端禅师

禅师名守端、生衡州葛氏 或云周氏 。幼工翰墨、不喜处俗。依茶陵郁公剃发。年二十馀、参 禅师。 或鵬禅师 歿、会公嗣居焉。一见端奇之、每与语终夕。一日忽问、上

人受业师。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闻其过 有省。作偈甚奇、能记之否。端即诵曰：我有神珠一颗。日夜被尘羁锁、或云常被尘劳羁锁、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会大笑起去。端愕视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询其事。时方岁旦。会曰：汝见昨日作夜狐者乎。端曰：见之。会曰：汝一筹不及渠。端又大骇、曰何谓也。会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端于是大悟、於言下辞去遍游。庐山圆通讷禅师。见之自以为不及、举住江州承天。名声爆耀。又让圆通以居之、而自处东堂。端时年二十八。自以前辈让善丛林、责已甚重。故敬严临众、以公灭私。於是宗风大振。未几讷公厌闲寂。郡守至、自陈客情。太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禅师、有偈曰。难难难、是遣情难、情尽圆明一颗寒。方便遣情犹不是。更除方便太无端。大众且道、情作么生遣。喝一喝下座、负包去。一众大惊、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闲房。舒州小刹、号法华。住持者如笼中鸟、不忘飞去。舒守闻端高风、欲以观其人。移文请以居之。端欣然杖策来。衲子至无所容。士大夫贤之、迁居白云海会。升座顾视曰：鼓声未击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际、好个古佛样子。若人向此荐得。可谓古释迦不前、今弥勒不後。更听三寸舌头上。带出来底、早已参差。须有辩参差眼、方救得完全、有么。乃曰：更与汝老婆。开口时、未上一句正道著。举步时未上一步、正踏著。为什么鼻孔不正。为寻常见鼻孔顽了、所以不肯发心。今日劝诸人、发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门风峻拔如此。僧请问、慧超问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之曰。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吃放肚里了、当下便不饥。又问、僧问云门。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里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惯。未第贫儒感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贵。等闲无耐幞头何。

赞曰：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遗风。庆历以来、号称宗师。而白云妙年俊辩。胆气精锐、克肖前懿。至于应世、则唾涕名位。说法则荡除知见、乃又逸格。如大沩之有寂子。玄沙之有琛公。临济法道未甚寂寥也。

卷二十九

大通本禅师

禅师名善本、生董氏、汉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温、皆官于颖、遂为颖人。初母无子、祷於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异、方一而孤。母育于叔祖之家。既长博学、操履清修。母亡哀毁过礼、无仕宦意。辟谷学道、隐于笔工。然气刚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佑八年、与弟善思、俱至京师。藉名显圣地藏院。试所习为大僧。其师圆成律师惠楫者、谓人曰。本它日当有海内名、乃生我法中乎。圆成使听习毗尼。随喜杂花、夜梦见童子。如世所画善财、合掌导而南。既觉曰：诸佛菩萨、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询诸友乎。时圆照禅师、道振吴中。本径造姑苏、谒於瑞光。圆照坐定、特顾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尽得其要。其整顿提撕之纲。研练差别之智。纵横舒卷、度越前规。一时辈流、无出其右。圆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圆通秀公。秀住庐山栖贤。出入卧内、如寂子之於东寺。元丰七年春。绝九江游淮山、遍礼祖塔。眷浮山岩丛之胜、有终焉志。遂居太守岩。久之出世、住婺州双林六年。浙东道俗追崇、至谓傅大士复生。移住钱塘净慈、继圆照之後。食堂日千馀口、仰给於

檀施。而供养庄严之盛。游者疑在诸天 或云西天。 时号大小本。神考 或作哲宗 闻其名、有诏住上都法云寺。号大通禅师。又继圆通之後。本玉立孤峻、俨临清众 或云千众 。如万山环天柱、让其高寒。然精粗与众共。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贵人、施舍日填门。厦屋万础、涂金镂碧、如地涌宝坊。住八年、请于朝、愿归老於西湖之上。诏可、遂东还、庵龙山崇德。杜门却扫、与世相忘、又十年。天下愿见、而不可得。独与法子思睿俱。睿与余善。为予言其平生、曰。临众三十年、未尝笑。及闲居时、抵掌笑语。问其故、曰不庄敬、何以率众。吾昔为丛林、故强行之。非性实然也。所至见画佛菩萨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馔、以鱼 、名者不食。其真诚敬事、防心离过、类如此。大观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谓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异禽翔鸣于庭而去。塔全身於上方。阅世七十有五、 或三 坐四十有五夏。

赞曰：本出云门之後。望雪窦为四世嫡孙、平居作止、直视不瞬。及其升堂演唱。则左右顾、如象王回旋。学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将终之夕、越僧梦本归兜率天。味其为人、居处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不置之诸天、尚何之哉。

报本元禅师

禅师名慧元、生倪氏、潮阳人也。垂髫凝然。群儿剧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儿材地如此、宁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闻之、即前拜辞。依城南精舍、诵《法华经》。年十九、剃落受具。游方至京师。华严圆明法师者、见而异之、

曰。上人齿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来。无他求唯求佛法。圆明笑曰：王城利声捷径。酒色樊笼、横目争夺、日有万绪。昔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犹不现前。此中宁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游襄汉、遍历名山。所至亲近知识、然俱无所解悟。治平三年春、至黄龙。时南禅师、来自积翠。龙象如蚁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辄自引手反覆、视之。曰宁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阳、而乃复问、生缘何处乎。久而顿释其疑、即日发去。熙宁元年入吴。住吴江寿圣寺、遣僧造黄龙、投嗣法书。南公视其款识、未发。谓来僧曰：汝亟还、令元自来。僧反命。元辍住持事、策杖而来次南昌。见宝觉禅师出世说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复还吴中。道俗师尊之。又延住昆山慧严院、十年。尝夜舟归自 川、寇劫舟。舟人惊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钱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背去。元佑四年、住承天万寿寺。众益盛、躬自持钵至湖。湖人曰：师到处为家。何苦独爱姑苏乎。固留不使还。苏人闻之、争持耒耜、哗入湖曰。何为夺我邦善知识。政当见还否、则有死而已。元怡然不吝情去留。曰吾任缘耳。相守弥月。苏人食尽乃去、竟为湖人所有。住报本禅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升座说偈曰。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言讫而化、时右司陈公 莹中在湖、亲见其事。元胁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规法南禅师作止者。唯元克肖之。遗言葬于岷山之阳。门弟子元正有才辩。问、何独念岷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元道契太师楚国公。公为请于朝、诏谥证悟禅师、塔曰定应。有旨特建显化寺。岁度僧、以严香火云。

禾山普禅师

禅师名德普、绵州蒲氏子。少尚气节、博观有卓识。见富乐山静禅。师合爪作礼曰：此吾师也。静与语奇之、携归山中。阴察之、其作止类老头陀。静曰：此子赋性豪纵、不受控御。而能折节、杵臼炊爨间。以事众为务、是为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讲席、解唯识起信论。两川无敢难诘者、号义虎。罪圭峰疏义多臆识。了其失处。诚学者不可信。老师皆数之。曰。圭峰清凉国师所印可、汝敢雌黄。蚍蜉撼树之论、汝今是矣。普叹曰：学者以名位惑久矣。清凉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其微矣、此其兆也。时惟胜禅师还自江西。吕大防微仲。由龙图阁直学士、出镇成都。执弟子礼、日夕造谒或室。普衣禅者衣。窃听其议终日、一不能晓。归卧看屋梁、曰。胜昔尝业讲有声。吕公世所谓贤者。相与酬酢、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坐寡闻也。乃出蜀、至荆州金銮。夜与一衲、偶忘其名。衲见丫山情庵主。普闻其饱参、问之曰。经论何负禅宗。而长老多讥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识情义理、思想边量。非能发圣得道。脱有得道发圣者。皆藉之以为缘耳。倘不因自悟、唯经论是仗。则能读能知、能见解者。皆证圣成道去矣。宁尚与仆辈、俯仰耶。唯以死语是所知障。故祖师西来也。一本云、故明祖师西来之意也。如经言、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汝信之乎。对曰：世尊之语、岂敢不信。衲曰：既信矣。则尚何区区远来乎。对曰：吾闻禅宗有别传法、故来耳。衲笑曰：是则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

安在。衲曰：积翠南禅师出世久。子见之、不宜後。见则当使汝疾有廖矣。普即日遂行。以熙宁元年至黄龙。问、阿难问迦叶。世尊付金<衣阑>外、传何法。迦叶呼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问曾挂搭否。曰：一夕便发。南公曰：智者道场、关将军打供。与结缘几时、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问。南公俯首。普趋出大惊曰。两川义虎、不消此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刘公沆、请住慧云禅院七年。迁住禾山十有二年。元佑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谓左右曰：诸方尊宿死、丛林必祭。吾以为徒虚设。吾若死、汝曹当先祭。乃令从今辨祭。众以其老、又好戏语。复曰：和尚几时迁化。曰：汝辈祭绝即行。於是帟寝堂、坐普其中。置祭读文、跪揖上食。普饫餐自如。自门弟子、下及庄力、日次为之。至明年元日祭绝。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时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阅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赞曰：初云庵自九峰至庐山。诸方禅者毕集门下、杂 多英俊。而云庵尝敛眉曰。法道乃今而後、未可知也。有问其意。曰：先师在黄檗、众不满百。而明眼辈几半。今虽三倍当时、然才一两人耳。余时年少、心非其论。观元普两禅师、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已卓绝、且如此。则云庵之言、如百衲帔。天寒岁晚、乃见效哉。

云居佛印元禅师

禅师名了元、字觉老、生饶州浮梁林氏。世业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岁、琅琅诵论语、诸家诗。五岁诵三千首。既长

从师授五经、略通大义去、读首楞严经、于竹林寺。爱之尽捐旧学。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礼宝积寺沙门日用。试法华、受具足戒。游庐山、谒开先暹道者。暹自负其号、海上横行、俯视後进。元与问答捷给。暹大称赏、以为真英灵衲子也。时年十九。已而又谒圆通讷禅师。讷惊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窦、後来之俊也。时书记怀琰、方应诏而西。讷以元嗣琰之职。江州承天法席虚。讷又以元当选。郡将见而少之。讷曰：元齿少而德壮。虽万耆衲、不可折也。於是说法、为开先之嗣。时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庐山之开先归宗。丹阳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云居。四十年之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苏东坡谪黄州、庐山对岸。元居归宗、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及其在金山、则东坡得释还吴中。次丹阳、以书抵元曰。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元得书径来。东坡迎笑问之。元以偈为献 或作戏

曰。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三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东坡抚掌称善。东坡尝访弟子由于高安。将至之夕、子由与洞山真净文禅师。圣寿聪禅师、连床夜语三鼓矣。真净忽惊觉曰。偶梦吾等谒五祖戒禅师。不思而梦、何祥耶。子由撼。聪曰：吾方梦见戒禅师。於是起、品坐笑曰。梦乃有同者乎。俄报东坡已至奉新。子由携两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有顷东坡至、理梦事问。戒公生何所。曰陕右、东坡曰：轼十馀岁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西。又问、戒状奚若。曰：戒失一目。东坡曰：先妣方娠。梦僧至门、瘠而眇。又问戒终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後与真净书。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 或云法器。愿痛加磨励、使还旧观。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赠之。而东坡酬以玉带。有偈曰：病骨难堪玉带围。钝

根仍落箭锋机。会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又曰：此带闻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尤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台。东坡又作诗曰。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云峰自孤起。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儿。玉为骨、凜凜霜入齿。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何须寻德云、只此比丘是。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太子少保张公方平安道、为滁州日。游琅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发之。忽悟前身、盖知藏僧也。写楞伽经、未终而化。安道续书残轴、笔迹宛然如昔。号二生经。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东坡曰：此经在他人、犹为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元请东坡代书之、镂板金山。时士大夫、师欧阳文忠公为古文。公佐韩子、诋我以原性。性者与生俱生之论、为铨量。元故以是劝之。又尝谓众曰。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今室中对机录。皆香林明教以纸为衣。随所闻即书之。後世学者、渔猎文字语言。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时江浙丛林。尚以文字为禅、谓之请益。故元以是讽之。高丽僧统义天、航海至明州。传云、义天弃王者位出家。上疏乞遍历丛林、问法受道、有诏朝奉郎杨杰次公。馆伴所经。吴中诸刹、皆迎饯如王臣礼。至金山、元床坐、纳其大展。次公惊问故。元曰：义天亦异国僧耳。僧至丛林、规绳如是、不可易也。众姓出家、同名释子。自非买崔卢、以门阀相高、安问贵种。次公曰：卑之少徇时宜、求异诸方。亦岂觉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随俗、诸方先失一支眼。何以示华夏师法乎。朝廷闻之、以元为知大体。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帅西塞、滥杀罚。留神空宗、祈妙语、

以澡雪之。而元适至、子淳请说法於上蓝。元炷香曰。此香为杀人不眨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一众哗曰善。子淳亦悠然意消。灵源清禅师在众时、厠云居法席。痛自韬晦、而声名自然在人口。元升座、举以为堂中第一座。丛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铁面 真如。百丈肃、仰山简。皆元所赏识也。李公麟伯时、为元写照。元曰：必为我作笑状。自为赞曰：李公天上石麒麟。传得云居道者真。不为拈花明大事。等闲开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风前嗅。枯木无端雪里春。对现堂堂俱不识。太平时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听客语有会其心者、轩渠一笑而化。其令画笑状、而赞之、非苟然也。阅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骨面秀而清、临事无凝滞。过眼水流云散。其为人服义疾恶。初举感铁面、嗣承天。感曰：使典粥饭、供十方僧、可也。如欲继嗣、则慈感已有师。元奇之。又举宣长老住甘露。宣後卖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杨次公曰。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元不恤。元尝游京师、谒曹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赐磨衲、号佛印。东坡滑稽於翰墨、戏为之赞。世喜传、故并记。

赞曰：佛印种性从横、慧辨敏速。如新生驹、不受控勒。盖其材足以御侮。观其临事、护法之心深矣。

卷三十

宝峰英禅师

禅师名洪英、出於陈氏、邵武人也。幼警敏读书、五行俱下。父母钟爱之、使为书生。英不食、自誓恳、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访道。东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辞去、登云居。眷岩壑胜绝、为终焉之计。阅华严十明论。至为真智慧无体性。不能自知无性、故为无性之性。不能自知无性、故名曰无明。华严第六地、曰不了第一义。故号曰无明。将知真智慧本无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缘而了、则无明灭矣。是谓成佛要门。愿以此、法绍隆佛种。然今诸方、谁可语此。良久喜曰：有积翠老在。即日造黄檗、谒南禅师于积翠。夜语达旦、南公加敬而已。时座下龙象杂。而英议论、尝倾四座、声名籍甚。尝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双岭。居士曰：龙潭见天皇时节、冥合孔子。英惊问何以验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师以为如何。英笑曰：楚人以山鸡为凤。世传以为笑。不意居士、此语相类。汝擎茶来、我为汝接。汝行益来、我为汝受。汝问讯、我起手。若言是说、说个什么。若言不说、龙潭何以便悟。此所谓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以世尊之辩、亦不能加此

两句耳。学者但求解会。譬如以五色、图画虚空。鸟窠无佛法可传授。不可默坐、闲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学者乃曰：拈起布毛、全体发露。似此见解、未出教乘。其可称祖师门下客。哉九峰被人问、深山里有佛法也无。不得已曰有。及被穷诘无可有、乃曰：石头大者大、小者小。学者卜度曰。刹说众生说、三世炽然说。审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问祖师意旨耶。要得脱体明去。譬如眼病人、求医治之。医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与之。居士推床惊曰。吾忧积翠法道、未有继者。今知尽在子、躬厚自爱。双岭顺禅师问。庵中老师、好问学者。并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么。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尝醋三赤喙。新妇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话得腰昆。玄沙开书是白纸。於是顺公屈服、以为名下无虚士。有同参在石门、分座接纳。英作偈寄之曰。万锻炉中铁蒺梨。直须高价莫饶伊。横来竖去呵呵笑。一任旁人鼓是非。熙宁元年、首众僧于庐山圆通寺。学者归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开法於石门。又明年六月、知事纷争、止之不可。初九日谓众曰：领众不肃。正坐无德、吾有愧黄龙。呼维那、鸣钟众集。叙行脚始末曰。吾灭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离清众也。言卒而逝、阅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赞曰：英厌纷争之众、而趋死。又诫以骨石藏普通塔。其以死生为儿戏乎。晋魏舒丧其室、一恸而止。曰：吾不及庄周远甚。桓温殷浩儿时戏。温弃鞭、而浩取之。温後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戏剧之间、自验其材如此。英叹领众不肃。而愧黄龙、自鞭不赦。可以为法哉。

保宁玠禅师

禅师名圆玠、福州林氏。子生方一而孤、舅收育之。年十六、视瞻精彩。福清应天僧传捧见之。异焉曰：若从我游乎。玠仰视欣然、为负杖笠去归。俄试所习得度。游东吴、依天衣怀。怀歿、师事黄檗南禅师。密授记别。玠天姿精勤、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南公称以为本色出家儿。及迁黄龙、携玠与俱。熙宁二年、南公歿。建塔毕、辞去。东林总公、命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龟峰、潭之大沕、争迎致。而玠坚卧不答。宝觉禅师、欲以继黄龙法席。玠掉头掣肘径去。宝觉不强也。人问其故。对曰：先师诫我。未登五十、不可为人。玠客於归宗、时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劝之以应翠岩之命。从南昌帅谢景温师直请也。又十年、移住圆通。从金陵帅朱彦世英请也。崇宁二年、世英复守金陵。会保宁虚席、移玠自近。江淮缙绅、都会休沐。车骑填门、奕棋煮茗。如兰丛、如玉树。而玠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谈剧有味。睢阳许彦周、锐於参道、见玠作礼。玠曰：莫将闲事挂心头。彦周曰：如何是闲事。答曰：参禅学道是。於是彦周开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许多言句葛藤乎。玠呼侍者、理前语问之。侍者瞠而却。玠谓彦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废也。疾学者味著文字。作偈曰：不学文章不读书。颓然终日自如愚。虽然百事不通晓。是马何曾唤作驴。政和五年、易保宁为神霄。即日退庵於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罢、说偈而逝。阅世八十有三、坐六十

三夏。 维有终不坏者二。而糝以五色舍利。塔于雨华台之左。

赞曰：玃雅自号无学老。而书偈於所居之壁、曰。无学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处、至老得为僧。宣和元年正月、诏下。发天下僧尼、为德士女德。而玃化去、已逾年矣。夫岂苟然哉。

黄龙佛寿清禅师

禅师名惟清、字觉天、号灵源叟。生南州武宁陈氏。方垂髻上学。日诵数千言、吾伊上口。有异比丘过书肆、见之。引手熟视之、大惊曰。菰蒲中有此儿耶。告其父母、听出家从之。师事戒律师、年十七为大僧。闻延恩院耆宿法安、见本色人。上谒愿留就学。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寻常沟壑耳、岂能藏哉。黄龙宝觉心禅师、是汝之师。亟行毋後。时公至黄龙、泯泯与众作息。问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诸佛前曰。倘有省发、愿尽形寿、以法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阅玄沙语、倦而倚壁。起经行、步促遗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宝觉。宝觉曰：从缘入者永无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悦致散乱。令就侍者房熟寐。公风神洞冰雪、而趣识卓绝流辈。龙图徐禧德占。太史黄庭坚鲁直、皆师友之。其见宝觉、得记别、乃公为之地。宝觉钟爱、至忘其为师。议论商略、如交友。诸方号清侍者。如赵州文远、南院守廓。张丞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为人、厚礼致。以居洪州观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请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争趋之。其盛不减圆通、在法云长芦时。宝觉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迁公居黄龙。不辞而往。未

几宝觉歿。即移疾居昭默堂。颓然坐一室。天下想其标致、摩云昂霄。余时以法门昆弟、预闻其论。曰：今之学者、未脱生死。病在什么处。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为师者之罪也。如汉高帝、绐韩信而杀之。信虽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学者、言下脱生死。效在什么处。在偷心已死。然非学者自能尔。实为师者、钳锤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见侯景不动声气。而景之心已枯竭、无馀矣。诸方所说、非不美丽。要之如赵昌画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类如此。闲居十五年。天下禅学者、知而亲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争亲近之乎。非雷非霆、而声名常在入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至诚、惻怛于道而已。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罢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叙说决别。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顶。侍者为净发讫、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无生常住真归告铭曰。贤劫第四尊、释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孙惟清。虽从本觉应缘出生。而了缘即空、初无自性。氏族亲里、莫得而详。但以正因一念、为所宗承。是厕释迦之远孙、其号灵源叟。据自了因、所了妙性。无名字中、示称谓耳。亦临济无位真人。傅大士之心王类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证乃知、馀莫能测者欤。所以六祖问让和尚、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兹盖独标清净法身。以遵教外别传之宗。而拣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然非无报化大功大用。谓若解通报化、而不顿见法身。则滞污染缘、乖护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腾後裔。则有云门偃、奋雄音绝唱于国中。临济玄、振大用大机、於天下。皆得正传、世咸宗奉。惟清望临济、九世祖也。今宗教衰丧、其未尽绝灭者。唯二家微派、斑斑有焉。

然名多愧实、顾适当危寄。而朝露身缘、势迫坠。因力病释俗从真。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当用依稟观究。即不违先圣法门、而自见深益。慎勿随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为铭志、张饰说、以浼吾。至嘱至嘱。因自为叙、曰无生常住真归诰。且系之以铭。铭曰：无涯湛海、瞥起一沤。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广莫清汉、生片云。有无起灭、隐显何分。了兹二者、即见实相。十世古今、始终现量。吾铭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长船高。公遗言、藏骨石於海会。示生死不与众隔也。门弟子确诚克奉藏之。而增修其旧、不敢违其诚。公赐号佛寿、从枢密邓公、洵武请也。

赞曰：初灵源讎至、读其自作志铭。叹曰：何疾世、或云何疾法之弊。自珍其道之深乎。收涕为之词曰。今年九月十有八。清净法身忽衰飒。生死鹵仑谁劈破。披露梦中根境法。无生塔成自作铭。人言无亏宁有成。一切法空尚曰座。此塔安得离色声。障云方增佛日晚。长蹉更失人天眼。但馀荷负大法心。乞与丛林照古今。

补禅林僧宝传

舟峰庵沙门庆老撰

五祖演禅师

禅师讳法演、绵州巴西邓氏。少落发受具。预城都讲席、习百法唯识论。窥其奥置之曰：胶柱安能鼓瑟乎。即行游方所至、无足当其意者。抵浮山谒远录公、久之无所发明。远曰：吾老矣。白云端炉鞴、不可失也。演唯诺径造。白云端曰：川{卅磊}苴汝来耶。演拜而就列。一日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语。以问端、端叱之。演领悟、汗流被体。乃献投机颂曰。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端颌之曰：栗棘蓬禅、属子矣。演掌磨、有僧视磨急转、指以问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端尝示众云。古人道、如镜铸像。像成後、镜在什么处。众下语不契。演作街坊、自外来。端举示演、演前问讯曰：也不争多。端笑曰：须是道者始得。初住四面、迁白云。上堂云、汝等诸人、见老和尚。鼓动唇舌、竖起拂子、便作胜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动尾巴。却将作等闲。殊不知檐声不断前旬雨。电影还连後夜雷。

又云、悟了同未悟、归家寻旧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脱空、两岁学移步。湛水生莲花、一年生一度。又云、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百千年滞货、何处浑身。身张丞相谓、其应机接物。孤峭径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演出世四十余年。晚住太平、移东山。崇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辞众。时山门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诫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复来矣。归方丈、净发澡浴。旦日吉祥而逝。维得舍利甚夥。塔于东山之南。盖年八十馀。先是五祖遗记曰。吾灭後可留真身。吾手启而举、吾再出矣。演住山时、塑手泥涑中裂。相去容匕、众咸异之。演尝拜塔、以手指云。当时与么全身去。今日重来记得无。复云、以何为验以此为验、遂作礼。及其将亡也、山摧石陨。四十里内、岩谷震吼。得法子、曰惠勤。曰克勤、曰清远。皆知名当世云。

赞曰：临济七传而得石霜圆。圆之子、一为积翠南。一为杨岐会。南之设施、如坐四达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遗簪堕珥、随所才突焉。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以一二数也。会乃如玉人之治武夫废矣。故其子孙、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无赝本也。

云岩新禅师

禅师讳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壮依佛陀院落发。以气节盖众、好面折人。初谒栖贤秀铁面。秀问、上座甚处人。对曰：广南韶州。又问、曾到云门否。对曰：曾到。又问、曾到灵树否。对曰曾到。秀曰：如何是灵树枝

条。对曰：长底自长、短底自短。秀曰：广南蛮、莫乱说。新曰：向北驴、只恁么、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无留意。乃之黄龙、谒宝觉禅师。谈辩无所抵牾。宝觉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说食耳、渠能饱人乎。新窘无以进。从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尽。愿和尚慈悲、指个安乐处。宝觉曰：一尘飞而翳天。一芥堕而覆地。安乐处、政忌上座许多骨董。直须死却无量劫来偷心、乃可耳。新趋出。一日默坐下板。会知事捶行者。新闻杖声、忽大悟。奋起忘纳其屨。趋方丈见宝觉。自誉曰：天下人总是学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宝觉笑曰：选佛得甲科、何可当也。新自是号为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盖识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时 禅师、领岳麓、新往造焉。问、是凡是圣。对曰：非凡非圣。曰：是什么。对曰：高著眼。曰：恁么、则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对曰：且道是凡是圣。曰：争奈头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嘘声。曰：气急杀人。对曰：恰是。拂袖便出。谒法昌遇禅师。遇问、近离甚处。对曰：某甲自黄龙来。遇云、还见心禅师么。对曰：见。遇曰什么处见。对曰：吃粥吃饭处见。遇插火箸於炉中云。这个又作么生。新拽脱火箸、便行。新初住云岩、已而迁翠岩。翠岩旧有淫祠。乡人禳会、酒 汪秽无虚日。新诚知事毁之。知事辞以不敢掇祸。新怒曰：使能作祸、吾自当之。乃躬自毁拆。俄有巨蟒盘卧内。引首作吞噬之状。新叱之而遁。新安寝无他。未几再领云岩、建经藏。太史黄公庭坚为作记。有以其亲墓志、于碑阴者。新恚骂曰：陵侮不避祸若是。语未卒、电光翻屋、雷击自户入。折其碑阴中分之。视之已成灰烬、而藏记安然无损。晚迁住黄龙、学者云委。属疾退居晦堂。夜参竖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当恁么时。唤作拂子、又是死心。唤作死心、又

是拂子。毕竟唤作什么。良久云、莫把是非来辩我。浮生穿凿不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与偈云、末後一句子、直须心路绝。六根门既空、万法无生灭。于此彻其源、不须求解脱。生平爱骂人、只为长快活。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参说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讣闻诸方、衲子为之呜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阅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赞曰：余阅死心悟门。政所谓渴骥奔泉。怒猊抉石者也。当其凡圣情尽。佛祖在所诋诃、况馀子乎。山谷谓、其雍雍肃肃、观者拱手。此老盖亦惮之矣。

南岳石头志庵主公讳怀志、出于婺州金华吴氏。性夷粹、聪警绝人。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宝称为童子。二十二试所习落发。预讲肆十二年。宿学争下之。尝欲会通诸宗异义、为书传世。以端正一代时教之本意。有禅者问曰。杜顺乃贤首宗祖师也。而谈法身、则曰。怀州牛吃禾、益州马腹胀。此偈合归天台何义耶。志不能对。即行游方。晚至洞山、谒真净文禅师。问、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趋出。文笑呼曰：浙子、斋後游山好。志领悟。久之辞去。真净曰：子禅虽逸格、惜缘不胜耳。志识其意、拜赐而行。至袁州。州人请居杨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湘上。潭牧闻其名、请居上封北禅、皆不受。庵於衡岳二十馀年。士大夫经由、造其居、不甚顾答。人问其故。曰：彼富贵人、辩博多闻。我粥饭僧耳。口吻迟钝、无可说。自然憨痴去。有偈曰：万机俱能付痴憨。踪迹时容野鹿参。不脱麻衣拳作枕。几生梦在绿萝庵。又问曰：师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对曰：山中住、独掩柴门无别趣。三块柴头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宁元年冬。遍辞山中之人、曳杖径去。留之不可。曰：龙安照禅师、吾友也。偶念见之耳。龙安闻其肯、来使人自长沙迎之。居于最乐堂。明年六

月晦、问侍者日早莫。曰：已夕矣。笑曰：梦境相逢、我睡已觉。汝但莫负丛林、即是报佛恩德。言讫而寂。荼毗收骨石、塔于乳峰之下。阅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夏。

赞曰：石头道人、以夷粹之资、入道稳实。其去新丰、而游湘西也。以水声林影自娱。谨守其师之言、不为世用。譬之云行鸟飞、初无留碍。故当时公卿贵人、莫能亲疏之。岂常人哉。彼视呶呶取容、卖佛祖以渔利者。顾不太息耶。甘露灭、既论撰其出处之详。又列之林间录中。盖有所激云耳。补禅林僧宝传终。